

##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圓悟心要）•佛果击节录

### 目录

#### 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

- 1、示華藏明首座
- 2、寄張宣撫相公(二章)
- 3、示圓首座
- 4、示裕書記
- 5、示隆知藏
- 6、法王冲長老
- 7、示法濟禪師
- 8、示杲書記
- 9、示報寧靜長老
- 10、示開聖隆長老
- 11、示普賢文長老
- 12、示鼎州德山靜長老
- 13、示潭州智度覺長老
- 14、示蜀中鸞峰長老
- 15、示顯上人
- 16、示諫長老
- 17、示元禪客
- 18、示杲禪人
- 19、示蘊初監寺
- 20、示一書記
- 21、跋一書記法語
- 22、示宗覺禪人
- 23、示光禪人
- 24、示民禪人
- 25、示才禪人
- 26、示璨上人
- 27、示璨上人
- 28、示寧副寺
- 29、示詳禪人
- 30、示慧禪人
- 31、示若虛庵主修道者
- 32、示良芦頭禪人
- 33、示許奉議
- 34、示諧知浴
- 35、示印禪人
- 36、示信侍者
- 37、示祖印沙彌
- 38、示民知庫
- 39、送自闡居士出京

- 40、示涌道者
- 41、示实上人
- 42、示枢禅人
- 43、示实禅老
- 44、示瑛上人
- 45、示泉上人
- 46、祖思禅人
- 47、示杰上人
- 48、示成修造
- 49、示逾上人
- 50、示净禅人
- 51、示坚道者
- 52、示尚禅人
- 53、示瑛上人
- 54、示升禅人
- 55、示民上人
- 56、示心道者
- 57、示照道人
- 58、示伦上人
- 59、示正上人
- 60、示性然居士
- 61、示慧空知客
- 62、示张直殿
- 63、示胡尚书悟性劝善文
- 64、示张宣机学士
- 65、示同龢居士傅申之
- 66、示黄声叔
- 67、示曾待制
- 68、示吕学士
- 69、寄蜀守苏仲虎
- 70、示黄太尉钤辖
- 71、送雷公达教授
- 72、巨济了然朝奉
- 73、示张仲友宣教
- 74、示德文居士
- 75、示兴祖居士
- 76、示超然居士
- 77、示魏学士
- 78、示嘉仲贤良
- 79、示方清老
- 80、示李宜父
- 81、示韩通判
- 82、示张国太
- 83、示张子固

- 84、示元宾
- 85、示曾少尹
- 86、示蒋待制
- 87、示宁禅人
- 88、示胜上人
- 89、示琛上人
- 90、示英上人
- 91、示圆上人
- 92、示照禅人
- 93、示鉴上人
- 94、示祖上人
- 95、示宴禅人
- 96、示从大师
- 97、示祖禅人
- 98、示诸上人
- 99、示扬州僧正净慧大师
- 100、示觉禅人
- 101、示自禅人
- 102、示有禅人
- 103、示月禅人
- 104、示本禅人
- 105、示达禅人
- 106、示印禅人
- 107、示妙觉大师
- 108、示仁书记
- 109、答怡然道人
- 110、答黄通判
- 111、示禅人
- 112、示诏副寺
- 113、示灯上人
- 114、示禅人
- 115、示鲁叟
- 116、示禅者
- 117、示禅人
- 118、示远猷奉议
- 119、示严殊二道人
- 120、示道明
- 121、示侍者法荣
- 122、示道人
- 123、示仲宣维那
- 124、示中竦知藏
- 125、示钱次道学士
- 126、示处谦首座
- 127、示悟侍者

- 128、示冯希蒙
- 129、示华严居士
- 130、示无住道人
- 131、示元长禅人
- 132、示丹霞佛智裕禅师
- 133、与耿龙学书批
- 134、示杨无咎居士
- 135、示成都雷公悦居士(二章)
- 136、示张持满朝奉
- 137、示吴教授
- 138、示禅人
- 139、示韩朝议
- 140、示曾待制
- 141、示宗觉大师

## 佛果击节录

重刻圆悟禅师击节录题辞

- 第一则 德山示众
- 第二则 雪峰普请
- 第三则 百丈拂子
- 第四则 崇寿指凳
- 第五则 永嘉遶锡
- 第六则 仰山指雪
- 第七则 香严垂语
- 第八则 鲁祖吃饭
- 第九则 雪峰古涧
- 第十则 西堂烂却
- 第十一则 钦山竖拳
- 第十二则 睦州苕帚
- 第十三则 枣树汉国
- 第十四则 赵州偷笋
- 第十五则 保寿开堂
- 第十六则 无业妄想
- 第十七则 德山作么
- 第十八则 保福签瓜
- 第十九则 南泉示众
- 第二十则 马祖图相
- 第二十一则 兴化罚钱
- 第二十二则 长庆淘金
- 第二十三则 大梅无意
- 第二十四则 临济蒿枝
- 第二十五则 师祖珠藏
- 第二十六则 镜清问僧

第二十七则 云门法身  
第二十八则 三圣金鳞  
第二十九则 伏牛驰书  
第三十则 玄沙过患  
第三十一则 报慈问僧  
第三十二则 船子丝纶  
第三十三则 投子一言  
第三十四则 祖师六尘  
第三十五则 本生拄杖  
第三十六则 安国伊兰  
第三十七则 玄沙见虎  
第三十八则 洞山三顿  
第三十九则 大慈示众  
第四十则 黄蘗闭门  
第四十一则 镜清方便  
第四十二则 香林衲衣  
第四十三则 本仁示众  
第四十四则 国师三唤  
第四十五则 投子抑逼  
第四十六则 云门示众  
第四十七则 智门草鞋  
第四十八则 雪峰五棒  
第四十九则 径山一点  
第五十则 睦州檐板  
第五十一则 巴陵示众  
第五十二则 则川摘茶  
第五十三则 云门裂破  
第五十四则 睦州钵囊  
第五十五则 雪峰三下  
第五十六则 南泉出世  
第五十七则 钦山恁么  
第五十八则 玄沙问僧  
第五十九则 长庆羚羊  
第六十则 圆明示众  
第六十一则 南院诸圣  
第六十二则 雪峰相见  
第六十三则 国师净瓶  
第六十四则 茱萸看箭  
第六十五则 临济赴斋  
第六十六则 三角示众  
第六十七则 岩头跨门  
第六十八则 太原顾视  
第六十九则 云门三病  
第七十则 鼓山示众

第七十一则 睦州毛端  
第七十二则 仰山坐次  
第七十三则 智门般若  
第七十四则 乌臼参堂  
第七十五则 雪峰天使  
第七十六则 大随普贤  
第七十七则 云门新罗  
第七十八则 北禅资福  
第七十九则 睦州示众  
第八十则 玄沙圆相  
第八十一则 南泉卖身  
第八十二则 茱萸一橛  
第八十三则 夹山生死  
第八十四则 保福羚羊  
第八十五则 巴陵祖意  
第八十六则 赵州答话  
第八十七则 耽源辞师  
第八十八则 汾仰田中  
第八十九则 雪峰覆船  
第九十则 保福扶犁  
第九十一则 大梅𪚩鼠  
第九十二则 赵州般若  
第九十三则 德山托钵  
第九十四则 雪峰古镜  
第九十五则 洞山衣钵  
第九十六则 投子三星  
第九十七则 洛浦伏膺  
第九十八则 香严仙陀  
第九十九则 风穴离微  
第一百则 古德沙水

##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

(录自《卮续藏经》第六十九册)

## 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卷上

嗣法 子文 编

### 1、示华藏明首座（住江宁府天宁）

祖师直示，岂有如许蹊径？只贵向上人聊闻举着，剔起便行；明眼觑来，早是钝置。古者道：“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者，吾不与也”。个个须是举一明三、目机铢两、转辘轳地、疏通俊快，始称提持。岂不见良遂见麻谷，第一番见，谷便入方丈，闭却门，渠疑着。及至第二次，谷骤步去菜园里，渠便瞥地，乃谓谷曰：“和尚莫漫良遂；若不来见和尚，泊被十二本经论赚过一生。”看渠恁地，不妨省力。既归，谓徒曰：“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信知渠知处有不通风，诸人卒未荐得，可谓真狮子儿。要作他家种草，直须更出他一头地始得。

达磨游梁入魏，落草寻人，向少林冷坐九年，深雪之中觅得一个。及至最后问：“得个什么？”，却只礼三拜，依位而立，遂有“得髓”之言。至令守株待兔之流，竟以无言、礼拜、依位为得髓深致，殊不知“剑去久矣，尔方刻舟”，岂曾梦见祖师？若是本色真正道流，要须超情离见，别有生涯，终不向死水里作活计，方承绍得他家基业。到个里，直须知有从上来事，所谓“善学柳下惠，终不师其迹”。是故古人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诚哉！

“破有法王”出现世间，随众生欲，种种说法，将知所说皆为方便，只为破执、破疑、破解路、我见。若无许多恶觉恶见，佛亦不必出现，而况说种种法耶！

古人得旨之后，向深山茆茨石室，折脚铛子煮饭吃，十年、二十年，大忘人世，永谢尘寰。今时不敢望如此，但只韬名晦迹，守本分，作个骨律锥老衲，以自所契所证，随己力量受用，消遣旧业，融通宿习；或有余力，推以及人，结般若缘，炼磨自己，脚跟纯熟，譬如闲荒草里，拨剔一个、半个同知有，共脱生死，转益未来，以报佛祖深恩。抑不得已，霜露果熟，推将出世，应缘顺适，开拓人天，终不操心于有求，何况依倚贵势，作流俗阿师举止，欺凡罔圣，苟利图名，作无间业！纵无机缘，只恁度世，亦无业果，真出尘罗汉也。

僧问天皇：“如何是戒定慧？”皇云：“我这里无恁闲家具。”又问德山：“如何是佛？”山云：“佛是西天老比丘。”又问石头：“如何是道？”答云：“木头。”“如何是禅？”云：“碌砖。”僧问云门：“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谭？”答云：“餬饼。”又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云：“庭前柏树子。”又问清平：“如何是有漏？”答云：“策篱。”又问：“无漏？”答云：“木杓。”问三角：“如何是三宝？”答云：“禾粟豆。”是皆前世本分宗师脚踏实地本分垂慈之语。若随他语，即成辜负；若不随他语，又且如何领略？除非具金刚正眼，即知落处耳。

此门瞥脱契证却是。素来未曾经人坏持，拍盲百不知，一旦以利根种性，孟八郎便透，直下承当，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无如许般；心行纯熟，顿放着所在，便得休歇安乐，终日饱齁齁地，不妨真正。最难整理是：“半前落后，认得瞻视光影，听闻不随声，守寂湛之性，便为至宝，怀在胸中，终日昭昭灵灵，杂知杂解，自担负我亦有见处，曾得宗师印证，惟只增长我见，便雌黄古今、印证佛祖、轻毁一切，问着即作伎俩、黏作一堆”，殊不知，末上便错认定盘星子也。及至与渠作方便、解黏去缚，便谓“移换人、捩转人”。作恁么心行，似此有甚救处？除是蓦地自解知非，却将来，须放得下。为善知识遇着此等，须是大手脚与烹炼，救

得一个半个，得彻，不妨翻邪成正，却是个没量大人。何故？只为病多谮药性。

得底人心机泯绝，照体已忘，浑无领览，只守闲闲地，而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深深海底行，漏尽意解，所作平常，似三家村里人无以异，直下放怀，养到恁么处，亦未肯住在。才有纤毫，便觉如泰山似碍塞人，便即摆拨。虽淳是理地，亦无可取；若取着，即是见刺。所以道“道无心合人，人无心合道。”岂肯自衒我是得底人？原他深不欲人知，唤作“绝学无为”、“与古为俦”，真道人也。

德山一日斋晚，老子持钵自方丈下来，雪峰云：“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山低头遂回。岩头闻，云：“大小德山未会末后句在。”德山谓：“汝不肯老僧那？”岩头遂密启其意。山次日升座，与寻常迥殊。岩头拊掌谓大众云：“且喜老汉会末后句。虽然如是，只得三年。”此个公案，丛林解会极多，然少有的确透得者。有以谓真有此句，有以谓父子唱和、实无此句，有以谓此句须密传授——不免只是话会，增长机路，去本分甚远。所以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药。”

他参活句，不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荐得，自救不了。若要与祖佛为师，须明取活句。韶阳出一句，如利刀剪却。临济亦云：“吹毛用了急还磨。”此岂阴界中事？亦非世智辩聪所及。直是深彻渊源，打落从前依他作解、明昧逆顺，以金刚正印印定，麾金刚王宝剑，用本分手段。所以道：“杀人须是杀人刀，活人须是活人剑。”既杀得人，须活得人；既活得人，须杀得人；若只孤单，则偏堕也。垂手之际，却看方便，勿使伤锋犯手，著著有出身之路，八面玲珑，照破他、方与下刃，亦须紧密始得；稍宽缓，即落七落八也。只自己等闲，尚不留毫发许——设有，亦斩作三段；何况此宗门从上牙爪，遇其中人才拈出。若投机则共享，不投机则划却。以是为要，无不了底事。切在力行之。

华藏明首座，自锦官、夹山、钟阜，从余游十余年，其情理胜解悉已拈去，入此门来，照用、机智、解路靡不打拚，惟“向上一着”，室中百煅千炼，比出佐民老，以谓“违去朝夕，欲得笔语”，因条列数章以付之。

---

## 2、寄张宣抚相公

畴昔受知于此道，极深且久，岂假言句可通？然格外超宗，在大达大观，所操持虽千变万化，不出掌握中。世法、佛法曾无以异；唯日用照了，镜心像迹，初不遗鉴，乃大定也。是故维摩取饭香积，借座灯王，转妙喜世界如陶家轮，纳须弥于芥子中，吸劫火于腹内，由反覆掌；盖中既虚而灵、寂而照，此外事物出没、转旋，不假他力。所谓“证不可思议，咸即方寸片田地尔”。矧建功立业，蕴德操诚，左右逢源，秉金刚宝剑，拈杀活杖子，指挥之际，皆此妙也。望期之言表意外，虽千万里犹目击耳。

## 又

自古圣贤以过量杰出，如植大根器，独证此大因缘，以悲愿力发挥、直指“万有同体，至渊至奥”一段事，不立阶梯，顿超独得，从空劫以前湛然不动，印定群灵根脚，亘古今、绝思虑、出圣凡、越知见，初不动摇，净裸裸、活泼泼，见在一切有情、无情，莫不圆具。是故释迦初生，即指天地大哮吼，当头拈出，次以明星，末后拈花，只贵具此正眼底领略。自尔四七、二三密传，不知有者以谓有多少妙用神机，只言随波逐流，初不究其根本；若鞠其至趣，不消一劄。



昔李駉马见石门，门谓曰：“此大丈夫事，非将相所能为。”李即便领，以颂自陈：“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盖上智利根，天机已具，唯务确实透彻，当受用时，握大机、发大用，先机而动、绝物而转。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力在转处。”若能于物上转得疾，则一切立在下风，并归自掌握，擒纵卷舒悉可点化，居常自处泰然安静，不挂纤末于方寸，动而应机，自秉璇玑，回转变通，得大自在，万彙万缘皆迎刃而解，莫不如破竹势、从风而靡，所以“立处既真，用时有力”，况总领英雄、驱貔虎之士，攘巨寇、抚万姓、安社稷、佐中兴之业，皆只仗此一着子，拨转上头关键、万世不拔之功，与古佛同见、同闻、同知、同用。四祖云：“非心不问佛”，德山云：“佛只是个无事人”，永嘉云：“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临济云：“无位真人常从面门出入”，皆此蕴也。今枢密大丞相已领之于言外，透出于声前，而山野剩语切切、纳败缺，猥蒙钧慈见照，以此遂忘老农、老圃、老马之智而献芹焉。

### 3、示圆首座

得道之士，立处既孤危峭绝，不与一法作对，行时不动纤尘，岂止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盖中已虚寂、外绝照功，翛然自得，彻证无心；虽万机顿赴，岂能挠其神、干其虑哉？平时只守闲闲地，如痴似兀；及至临事物，初不作伎俩，准拟剗割，风旋电转，靡不当机，岂非素有所守也？是故古德道：“如人学射，久久方中。”悟则刹那，履践功夫须资长远，如鶺鴒儿出生下来，赤骨[骨]地，养来餒去，日久时深，羽毛既就，便解高飞远举。所以悟明透彻，政要调伏。只如诸尘境界，常流于中窒碍，到得的人分上无不虚通，全是自家大解脱门。终日作为、未尝作为，了无欣厌，亦无倦怠，度尽一切而无能所，况生厌惰耶？苟性质偏枯，尤当增益所不能，放教圆通，以诤和摄化，开权俯仰应接，俾高低远迩，略无差误。行常不轻行，学忍辱仙人，遵先佛轨仪，成就三十七品助道法，坚固四摄行。到大用现前，喧寂一致，如下水船，不劳篙棹，混融含摄，圆证普贤行愿，乃世出世间大善知识也。古德云：“三家村里须自个丛林。”盖无丛林处，虽有志之士，亦喜自便；到恁么，尤宜执守，唯在强勉，以不倦终之。至于喧、静亦复尔：喧处周旋应变，于中虚寂，静处能不被静缚，则随所至处，皆我活业。唯中虚外顺、有根本者能然。

大凡为善知识，当慈悲、柔和、善顺接物，以平等无诤自处。彼以恶来（一作“求”），以恶声名色加我，非理相干；讪谤毁辱，但退步自照，于己无歉，一切勿与较量，亦不动念嗔恨，只与直下坐断，如初不闻不见，久久魔孽自消。尔若与之较，则恶声相反，岂有了期？又不表显自己力量，与常流何以异？切力行之，自然无思不服。

椎拂之下，开发人天，俾透脱生死，岂小因缘？应恬和词色，当机接引。勘对辨其由来，验其存坐，攻其所偏坠，夺其所执著，直截指示，令见佛性，到大休大歇、安乐之场。所谓“抽钉拔楔，解黏去缚。”切不可将实法系缀人，令如是住、如是执。勿受别人移倒，此毒药也；令渠吃着，一生担板、赚误，岂有利益耶？

佛祖出兴，特唱此段大因缘，谓之“单传心印”，不立文字语句，接最上机，只贵一闻千悟，直下承当了修行，不求名闻利养，唯务透脱生死。今既作其子孙，须存它种草。看他古来大有道之士，动是降龙伏虎，神明授戒，攻苦食淡，大忘人世，永谢尘寰，三、二十年折脚铛儿煮饭吃，遁迹埋名，往往坐脱立亡。于中

一个、半个，诸圣推出，建立宗风，无不秉高行，务报佛恩，流通大法；始出一言半句，出于抑不得已，明知是接引入理之门、敲门瓦子，其体裁力用，不妨为后昆模范，当宜师法之，转相勉励，追复古风，切忌希名苟利，兹深祝也。

马祖昔归乡，以簸箕之讥，畏难行道，因再出峡，缘会江西。大隋昔归乡，先于龙怀路口三载茶汤结众缘，遂隐于木庵，道行于蜀。香林昔归乡，潜神隐照于水晶宫，成四十年一片事，拨正智门老祚，寻出雪窦，大云门正宗。或留、再出，皆以缘断。今既万里西归，但存行脚本志，亦不必拘去留也。

慈明昔辞汾阳，祝云：“修造自有人，且与佛法为主。”自尔五据大刹，不动一椽，唯提振临济正宗，遂得杨岐、黄龙、翠岩三大士，而子孙遍寰海，果不辜所付授。盖古人择可以荷担之士，不轻如此，信严饰壮丽梵苑，未足以奇佛法也。

佛道悬旷，久受勤苦，乃可得成。祖师门下，断臂立雪、腰石舂碓、担麦推车、事园作饭、开田畴、施汤茶、般土拽磨，皆抗志绝俗、自强不息、图成功业者乃能之，所谓“未有一法从懒堕懈怠中生”。既已洞达渊源，至难至险，人所不能达者尚能，而于涉世应酬、屈节俯仰而谓不能？此不为，非不能也。当稍按下云头，自警自策，庶几方便门宽旷，不亦善乎？

#### 4、示裕书记（住杭州灵隐佛智禅师）

脚踏实地，到安稳处时，中无虚弃的工夫，绵绵不漏丝毫，湛寂凝然，佛祖莫知，魔外无捉摸，是自住无所住大解脱，虽历无穷劫，亦只如如地，况复诸缘耶？安住是中，方可建立，与人拔楔抽钉，亦只令渠无住着去，此谓之大事因缘。

“如来有密语，迦叶不覆藏”，乃如来真密语也。当不覆藏即密，当密即不覆藏，此岂可与系情量、立得失、存窠臼、作解会者举？要须透脱，到实证之地，向出格超宗顶<sup>〔字〕</sup>上领始得；既已领略，应当将护，遇上根大器方可印授也。

秉拂据位称宗师，无本分作家手段，未免赚误方来，引他入草窠里打骨董去也。若具金刚正眼，须洒洒落落，唯以本分事接之；直饶见与佛齐，犹有佛地障在。是故从上来行棒行喝、一机一境、一言一句，意在鉤头，只贵独脱。切忌依草附木，所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若不如是，尽是弄泥团汉。

方来衲子有夙根、作工夫、蓦地得入者，不遇真正宗师，返引他作露布、堕在机境中，无绳自缚，半前落后，似是不是，难整理！要须识其病脉、辨其落著、征其所偏坠而发起之，俾舍执著、住滞，然后示以本分正宗，使无疑惑，了然得大解脱，居大宝宅，自然趁亦不去，可以洪济大法、传续祖灯、堪报不报之恩也。

黄龙老南禅师昔未见石霜，会一肚皮禅，翠岩悯之，劝谒慈明，只穷究玄沙语灵云未彻处，应时瓦解冰消，遂受印可，三十年只以此印，拈诸方解路。瘥病不假驴驢药，紧要处岂有许多佛法也？大宗师为人，虽不立窠臼、路布，久之，学徒妄认，亦成窠臼、路布也，益以无窠臼为窠臼、无路布作路布也。应须及之令尽，无令守株待兔、认指为月。

鉴在机先，风尘草动亦照其端倪，况应酬扰扰哉？非胸次虚静、无一法当情，安能圆应无差、先机照物耶？此皆那伽在定之效也。

临济金刚王宝剑、德山末后句、药峤一句子、秘魔杖、俱胝指、雪峰辊球、禾山打鼓、赵州吃茶、杨岐栗棘蓬、金刚圈，皆一致耳。契证得，直下省力，一切佛祖言教无不通达，唯在当人善自宏持耳。

#### 5、示隆知藏（住苏州虎丘）

有祖以来，唯务单传直指，不喜带水拖泥、打露布、列窠窟钝置人。盖释迦

老子三百余会，对机设教，立世垂范，大段周遮，是故最后省要，接最上机。虽自迦叶二十八世，少示机关，多显理致；至于付授之际，靡不直面提持，如倒刹竿、钵水投针、示圆相、执赤幡、把明鉴，说如铁橛子传法偈……

达磨破六宗，与外道立义，天下太平，翻转我天尔狗，皆神机迅捷，非拟议思量所测。泊到梁游魏，尤复显言“教外别行，单传心印”，六代传衣，所指显著。逮曹溪大鉴，详示说通、宗通，历涉既久，具正眼大解脱宗匠变格通途，俾不滞名相、不堕理性言说，放出活卓卓地，脱洒自由妙机，遂见行棒行喝、以言遣言、以机夺机、以毒攻毒、以用破用，所以流传七百余年，枝分派列，各擅家风，浩浩轰轰，莫知纪极。鞠其归著，无出直指人心。心地既明，无丝毫隔碍，去胜负、彼我、是非、知见、解会，透到大休大歇安稳之场，岂有二致哉？所谓“百川异流，同归于海。”要须是个向上根器、具高识远见、有绍隆佛祖志气，然后能深入阃奥，彻底信得及、直下把得住，始可印证，堪为种草。舍此切宜宝秘慎词，勿容易放行也。

五祖老人平生孤峻，少许可人，干曝曝地壁立，只靠此一着。常白云：“如倚一座须弥山，岂可落虚弄滑头谩人？”把个没滋味铁酸<sup>跳-兆+翹</sup>（按：一作“馅”）劈头拈与学者，令咬嚼，须到渠桶底子脱，丧却如许恶知恶见，胸次不挂丝毫、透得净尽，始可下手锻炼，方禁得拳踢；然后示以金刚王宝剑，度其果能履践负荷，净然无一事，山是山、水是水，更应转向那边千圣笼罗不住处，便契乃祖以来所证，传持正法眼藏。及至应用为物，仍当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证验得十成无渗漏，即是本分道流也。

摩竭陀国亲行此令，少林面壁全提正宗，而时流错认，遂尚泯默，以为无缝罅、无摸索、壁立万仞，殊不知本分事，恣情识转量便为高见，此大病也。从上来事，本无如是。岩头云：“只露目前些子个，如击石火、闪电光；若明不得，不用疑着，此是向上人行。”除非知有，莫能知之。

赵州吃茶去、秘魔擎杈、雪峰辊球、禾山打鼓、俱胝一指、归宗拽石、玄沙未彻、德山棒、临济喝，并是透顶透底，直截剪断葛藤，大机大用，千差万别会归一源，可以与人解黏去缚。若随语作解，即须与本分草料，譬如十斛驴乳，以一滴狮子乳滴之，悉皆迸散。要脚跟下传持，相继绵远，直须不徇人情，勿使容易，乃端的也。“末后一句，始到牢关”，诚哉是言！透脱死生、提持正印，全是此个时节。惟是踏着向上关捩子者，便谳悉也。

隆公知藏，湖湘投机，还往北山十余年，真探赜精通本色衲子。遂举分席训徒，已三载。予被睿旨，移都下天宁。欲得法语以表道契，因为出此数段。

## 宣和六年十二月中，佛果老僧书

### 6、法王冲长老

从上宗乘，高超直证，师资契会，断不等闲，所以二祖立雪断臂、黄梅负舂；自余服勤三十、二十载，岂容易印可哉？盖观机逗教、百煅千炼，才有偏执疑情，尽为决破，俾彻底放下，得平稳履践，转换到扑不破之地，如皮可漏子相似，禁当得，然后放出接物利生。此非小小因缘，才一不周，即模子不正，脱得出来，七凹八凸，取笑作者。是故古德唯务周正、八面玲珑，内于己行持洁清如冰玉，外则圆通迥和，览群情、善回互如陂泽；立参之际，一一以本分事敲点，待其领略，即放手段与琢磨，譬如一器水传一器，切忌渗漏。其间驱耕、夺饥，神鬼莫测，只凭仗一大解脱，更不生异类相中头角，妥贴无为，真五戒十善出尘阿罗汉

也。达磨有言：“行解相应，名之曰祖。”

行脚超方，本为生死事大，接物利生，为大善知识，止发明大事因缘，此相须、相资之理，自古以然。唯堪任荷负大法器，乃能于壁立万仞、宗师炉鞴钳锤中，锻炼成就，始末真正；除是不出，一出必惊群动众，定也。盖缘承当处既不莽卤，付授时亦不率易，如让师在曹溪八年，马祖之与观音、德峤之与龙潭、仰山之于大圆、临济之于断际，皆不下一、二十载。是故一言一句、一机一境，金声玉振，后世莫能窥觑，惟超证到乎大同之地，自然必其落处。

忆昔马祖为西堂云：“子曾看教么？”藏云：“教岂异耶？”祖云：“不然，子已后为人，若东道西说？”藏云：“某病，须自养，岂敢为人？”祖云：“子末年必大兴于世。”已而果然。细详古人，岂不是大彻大悟向上一段大因缘，绝言像、离分别、硬纠缠处，唯己自知，独乐安闲，休歇去处？然马师尚激励如此，正欲圆通转变，不守一隅、泥着一处，须该括古今、践履融摄、混圆无际，贵利物之时，八面受敌，拨得草窠里一个半个焦尾，堪作种草。岂非方便作报佛祖恩德事业耶？要须打办精神、垂手方便，一著著须有出身之机，免瞎人眼、迷果谬因，却不利益。此最为知识要径也。

黄龙老南大禅师尝有语：“端居丈室，以本分事接方来人，乃长老之职也，其余细事，付之知事，无不办者。”诚哉！然用人之际，必须慎择委任，令不败事始得。大沲真如云：“住山无巧，只贵善用人。”思之、思之！

谚语云：“伎俩不如帐样。”只如百丈大智创立规绳，千古扑它底不破。今时但谨遵守，自己率先，不违他雅范，则众人无有不从去也。

最后折倒衲子、透脱死生，须知有千圣罗笼不住、截断命根底一着始得。古德大有道，能擒纵、善杀活，得大解脱知识无不用之。非知之难，见于行事，当机瞥脱断得，行方始久远得力也。杨岐祖师倡起金刚圈、栗棘蓬，用辨龙蛇、擒虎兕，若本色是他家里人，等闲拈出，便坐断衲子舌头也。

## 7、示法济禅师（住泗洲普照胜长老）

释迦文多子塔前分半座，已密授此印，尔后拈花第二重公案，至于付金襴、鸡足山中候弥勒，是多少节文也。达磨迢迢自西竺游梁历魏，冷坐少林，深雪之中，有个断臂老子解觑破，不免漏泄，分付伊，谓之单传密记。子细推之，一场败阙。自此便喧传西来旨意，世间随流，将错就错，满地流行，分五家七宗，递立门户提唱。就实穷之，端的成得什么边事？

是故从上达人，不吃这般茶饭，且如何却是谛当？将知六合外着得眼，早自别也；况无边香水海浮幢王刹表下视底，乃少知落著实处。所以道，此大丈夫事，扑迭掀豁步骤作略，唯同风契证，始善弘荷，终不掇沙掇土，遂与释迦、金色、碧眼、神光共一坐具地，等闲垂手，杀人、活人初无窠臼，只贵紧峭，万苦千辛，至险至毒，下得断命手脚，然后不虚印授也。白云师公云：“神仙秘诀，父子不传。”

## 8、示杲书记（住杭州径山）

临济正宗，自马师、黄檗阐大机，发大用，脱笼罗，出窠臼，虎骤龙驰，星飞电激，卷舒擒纵，皆据本分，绵绵的的。到风穴、兴化唱愈高、机愈峻，西河弄狮子、霜华奋金刚王，非深入阃奥、亲授印记，莫知端倪，徒自名邈，只益戏论。大抵负冲天气宇，格外提持，不战屈人兵，杀人不眨眼，尚未仿佛其趣向，况移星换斗、转天轮、回地轴耶？

是故示三玄三要、四料简、四宾主、金刚王宝剑、踞地狮子、一喝不作一喝

用、探竿影草、一喝分宾主，照用一时行，许多络索，多少学家转量注解，殊不知我王库中无如是刀。及弄将出来，看底只是眨眼；须是他上流契证验认，正按旁提，还本分种草，岂假梯媒？只如宝寿开堂，三圣推出一僧，寿便打。圣云：“你与么为人，非但瞎却这僧，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寿掷下拄杖，便归方丈。兴化见同参来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复喝。化云：“你看这瞎汉！”直打出法堂。侍僧问：“这僧有何相触悞？”化云：“是他也有权有实，我将手向伊面前横两遭，却不会。似此瞎汉不打，更待何时？”看他本色宗风，迥然超绝，不贵作略，只羨他眼正。要扶荷正宗、提持宗眼，须是透顶透底、彻骨彻髓，不涉廉纤，迥然独脱，然后的的相承，可以起此大法幢、然此大法炬也，继马祖、百丈、首山、杨岐，不为叨窃耳。

### 9、示报宁静长老

灵山单传、少室密付，要卓卓绝类离伦，验风尘草动，眼光睽睽逐青（去上），隔山已识起倒，吞声削迹，不留毫末，而能鼓逆水波，运截流机，上门上户咬人，火急如俊鹰快鹞，迷影捎空，背摩青霄，眨眼便过，点着便来，挨着便去，不妨峭峭，所以流此正宗标准，异世也，个个须是杀人不眨眼，然后入作。只如黄檗老汉，生知此段，才行脚天台，见罗汉凌波绝瀑流，即欲打杀；及抵百丈，闻举“马师一喝，三日耳聋”，乃退身吐舌，知是大机之用，岂单见浅闻所拟议？或其后接临济祖师，全体用此，不惜眉毛，成就克家之子，覆荫天下人。有志之士，应饱谙熟练，使越格超宗，然后所以夺饥人食、驱耕夫牛，绍继先规，不迷向背，细处直是涓滴照透，宽广时千圣亦寻他不着，始是向上种草。祖峰老师常云：“释迦、弥勒犹是他奴。”至竟他是阿谁？那容向此乱下针锥？除非知有，则较些子也。

大凡奋丈夫气概，要超轶上流，合下手便教罗笼不得、呼唤不回，利物应机，莫非洒洒落落，不向草窠里辊、鬼窟里弄精魂，将玄妙理性、扬眉瞬目、举手动脚、下合头语，以实法系缀人家男女，一盲引众盲，成何方便？既已据位称师，固不可容易，只自己分上滴水滴冻，孤迥危峭，如狮子儿遨游，意气惊群，出没纵横，卒难测度，蓦然踞地返掷，百兽奔驰丧胆，岂非殊胜奇特耶？还是与么人，三千里外已审端倪了也。是故岩头道：“如水上按葫芦子相似，等闲荡荡地，拘牵惹绊不得，触着捺着，则盖天盖地。”长养履践得到此地，始可与灵山、少室分一线路，黄檗、临济、岩头、雪峰互为宾主，风行草偃，亦不虚出头播扬三十、二十年，他家自有同流共证明、通人相将护也。谁言卞璧无人鉴，我道骊珠到处晶。

### 10、示开圣隆长老

开圣堂头隆老，政和中相从于湘西道林，胶漆相投，箭锋相直，由是深器之。既而复相聚于钟阜，大炉鞴中禁得钳锤，了此段因缘。日近日亲，向从上来乃佛乃祖越格超宗、万千人罗笼不住处、毛头针窍间，廓彻虚通，包容百千万亿无边香水刹海，拄杖点发列圣命脉，吹毛刃上截断路布，据曲录木床，与人拔楔抽钉、解黏去缚，得大自在。仍来夷门，分座共相扶立久之。况个一着临济正法眼藏绵绵到慈明、杨岐，须风吹不入、水洒不着底伶俐汉，负杀人不眨眼气概，高提正印，骂祖呵佛，犹是余事，直令尽大地人通顶透底、绝死生窠窟，洒洒落落，到无为无事大达之场，乃为种草。

### 11、示普贤文长老

佛祖以心传心，盖彼彼颖悟透脱，如两镜相照，非言象所拘，高超格量，箭

锋相拄，初无异缘，乃受道妙，嗣祖继灯。绝意路、出思惟、脱情识，到荡荡然宽通自在处，逗到择人付嘱，亦要气异，羽毛、头角体裁全具，然后不坠家声，得上爪牙，方相应副；所以数百年绍续，愈久愈光显，所谓源流深长也。今则颇失故步，多擅家风，存窠窟，作路布；自既不出彻，转以为人，则如老鼠入牛角，渐渐尖小，安得宏纲不委于地哉？

老汉昔初见老师，吐呈所得，皆眼里耳里机锋语句上，悉是佛法心性玄妙，只被此老子举干曝曝两句云：“有句无句，如藤倚树。”初则摆撼用伎俩，次则立论说道理，后乃无所不至，拈出悉皆约下，遂不觉泣下，然终莫能入得。再四恳提耳，乃垂示云：“你但尽你见解、作计较，待一时荡尽，自然省也。”随后云：“我早为你说了也，去！去！向衣单下体究，了无缝罅。”因入室，信口胡道，乃责云：“你胡道作么？”即心服，真明眼人！透见我胸中事。然竟未入得。寻下山，越二载回，始于“频呼小玉元无事”处，桶底子脱，才始觑见前时所示真药石也，自是迷时透不得。将知真实谛当处，如良遂道：“诸人知处，良遂总知；良遂知处，诸人不知。”诚哉是言也。

雪峰问德山：“从上宗乘中事，学人还有分也无？”德山以杖击之，云：“你道什么？”峰云：“我在德山棒下，似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临济被黄檗三击之，到大愚，问“有过无过”，愚云：“黄檗与么老婆！你更来觅过在？”济猛省，不觉云：“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此二老皆丛林杰出者，并于棒下发明，后来大振此宗，为世梯航。学者宜回思之，岂是粗浅邪？而近世有谓：“以杖接人，皆堕机境。直须究了心性、谈极玄妙，向时中绵绵密密、有针有线，方可入细。”只如一大藏教、五教三宗，析微发隐，剖露至真实际，彻佛地理性，岂不为细？何假祖师西来？将知“法流既久，多生异见，不得真传，乃将醍醐而作毒药”，岂德山、雪峰、黄檗、临济之咎哉？谚曰：“索短不到深泉。”

鲁祖见僧只面壁，南泉云：“我有时向道：‘直须向父母未生以前究取’，尚不得一个半个，恁么，驴年去！”二老并蹙齐眉，不是不知有，因甚却恁么地说话？还究到鲁祖节文处么？若究到，则见南泉如水入水；若不谙此，乃分疏鲁祖僻执、南泉圆转，随他语脉路布，卒摸索不着在。

石鞞弯弓发箭、秘魔擎杈验人、俱胝只竖一指、无业唯言莫妄想、禾山打鼓、雪峰辊球、赵州吃茶、玄沙蹉过，佛法岂有如许耶？若一一作方便、下合头语，便论劫千生也未梦见在。若真实踏着曹溪正路，则坐观成败，觑见这一队漏逗也。

子文监寺留此轴，今数年矣。近退院稍闲，因为出此所有盖天盖地、绝出圣贤一着子。公久参，自如良遂知之矣。

建炎三年闰八月十一日 云居东堂 书

## 12、示鼎州德山静长老

长老道林相从，乃宿昔有大缘，拨转上头关，一语便契，圆照无遗。从上来莫不皆以是大机大用，“龙象蹴踏，非驴所堪”，若不具此手段，云何与人解黏去缚、抽钉拔楔？此本分事也，但只一向操持，驱耕、夺饥，乃活句也。一切语言、机要、事理、明暗、语默、擒纵、杀活，皆在下文，不消一捏；唯黄檗、临济、睦州、云门、汾仰、雪峰、玄沙尤得妙也。山僧室中，不曾踏着此关，断定不放过。付授之际，尤在牢实，切忌依稀，便骨董也。宁可无人承当，有则须是个中人始得。

### 13、示潭州智度觉长老

至道简易而渊奥，初不立阶梯，壁立万仞，谓之“本分草料”。是故摩竭掩室行正令，毗耶杜词揭本宗，尚有作家汉未放过，何况涉妙穷玄、说心论性，被贴肉汗衫子黏着，脱拆不下，则转见郎当尔！

少室、曹溪风范迥殊，临济、德山作略剔脱，龙驰虎骤，地转天旋，不妨庆快人，了不拖泥水。从上来大达大悟，才信彻极致处，即如快鹰俊鹞，迷风曜日，背摩青霄，直下透脱，使二六时中无纤毫障隔，八达七通，卷舒擒纵，圣位尚不居，岂肯处凡流？胸次荡然，该今括古，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茎草，初无胜劣取舍，惟在当机活卓卓地。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俱不夺，出格超宗，十成萧洒，岂是只贵笼罩人？盖覆、移换走作人？要当扑实头，显示无依倚、无为、无事、大解脱各各本分事。

所以古人风尘草动便先照了，才出毫芒即与划断，尚不得一半；岂可彼此草里辊、相牵相拽、机关语句上论量拣择、作窠臼埋没人家男女？轩知是开眼尿床，他明眼人终不做个般路布。大丈夫意气惊群，须图正绍临际本宗，一喝一棒、一机一境当阳剿绝，岂不见道：“吹毛用了急还磨。”

### 14、示蜀中鹞峰长老

多子塔前曾分半座、葱岭西畔只履独携、临济以瞎驴命惠然、夹峤因青山委洛浦，虽源分派别，要一脉出自曹溪，择大器利根，俾扫踪灭迹。是故从上来龙驰虎骤、换斗移星、闪电中别殽讹、石火里分皂白，不论曹底，惟务俊流悬肘后符、廓顶门眼、立起纲宗、单提正令，源不深则流不长，功不积则用不妙，是以“西河弄狮子”要超宗越格，而“杨岐吞栗棘蓬”取奔流度刃。既入个选佛场，闻向上关捩子，应须一滴水一滴冻、硬着铁脊梁荷担此大任，已躬下谛实，为人处无偏，才落世缘，便涉漏逗。祖峰老师横点头、白云祖翁浑圈吞枣，常为警策，如临深履薄，便可以向百尺竿头进千百步、悬崖上跳万亿遭，乃真皮可漏，方验扑不破，盖大雄的的种草也。慎之！

### 15、示显上人（住苏州昆山惠严）

见处通透，用处明白，当旋机电卷、结角罗纹、盘错纵横，自能回转无凝滞，亦不立见，亦不存机，滔滔地风行草偃。盖根脚悟入时彻渊源，修证得无回互，会尚不可得，岂况不会？二六时中只恁无系无绊，初不存能所我人，何有于佛法哉？此无心、无为、无事境界，岂世间聪明利智、辩慧多闻、无根本人能测量耶？

达磨西来，岂将得此法来？他惟直指“各各当人本有之性”，令出彻明净，不为如许恶知、恶觉、妄想、计较所染污。参须实参，得真正道师，不引入草窠里，直截契证，脱却贴肉汗衫子，令胸次虚豁、无一毫凡情圣量，亦不向外驰求，湛然真实，千圣莫能排遣，得一片净裸裸田地，透出空劫那边，观音王犹是儿孙，何况更从他觅？有祖以来，作家汉莫不如是。且如六祖，新州一鬻薪人，目不体字逗，至于大满相见，一面披襟，著著透脱。虽则圣贤混迹，要以方便显示“此段不隔贤愚，皆已本有”。

今既厕迹禅流，日逐冥心体究，知此大缘不从人得，只在猛利担荷增进，日损日益，如精金百炼千煅。出尘之要、利生之本，尤须七穿八穴，到无疑安稳、得大机大用之处。此工夫正在密作用中，只日于万缘交参、红尘扰攘、顺违得失

縱然罗列，于中出没，不被他所转、能转于他，活泼泼地、水洒不着，乃是自己力量。至于静嘿虚凝，亦非两种，乃至奇言妙句、险机绝境，亦只一概平之，了无得失，皆为我用。似此磨琢久之，生死之际脱然，视世间闲名破利如风过游尘、梦幻空花耳，翛然度世，岂非出尘大阿罗汉耶？

骨剏和尚一生有问，只以“骨剏也”酬之，如铁弹子，不妨紧峭。若善体究，真祖师门下狮子儿。

忠国师问本净禅师：“汝见一切奇言妙句时如何？”净云：“无一念心爱。”国师云：“是汝屋里事。”参学到此，乃是净洁干曝曝地不受人瞒者。只山僧恁么道，也合与本分卓（草）料。

### 16、示谏长老（住蜀中无为山）

赵州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将知古德为此个事，不将作等闲，直是郑重！所以操修覷捕到彻底分明，于一机一境、一句一言悉不落虚，是故世法、佛法打成一片。今时要凑泊着实，须是猛利奋发、倒肠换肚，莫取恶知恶见，莫杂毒食，一味纯正，真净妙明，直下踏着本地风光，到安稳大解脱之地，坐断报化佛头；凛凛孤危，风吹不入，水洒不着，正体现成；日用有力量，闻声见色不生取舍，著著有出身之路。岂不见僧问九峰：“见说和尚亲见延寿，是否？”峰云：“山前麦熟也未？”识得渠亲切近处，便见衲僧巴鼻，所谓“杀人刀、活人剑”。但请长时自著眼，看到出格时，自然知落处也。

### 17、示元禅客（住成都府广孝）

赵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闻。”且道他为甚如此？莫是佛为一切智人、渠不喜闻耶？轩知不是这个道理。既不如此，何以不喜闻之？若是明眼人，聊闻便知落处。请问落在什么处？试吐露看。

鲁祖见僧来便面壁，是为人、不为人？节文在什么处？若要与他投机，作何趣向即得？

百丈大智每上堂说法竟，复召大众，众回首，丈云：“是什么？”药山白云：“百丈下堂句。”且道用接何人？如何领览？

### 18、示杲禅人（住杭州径山）

杲衲子根性猛利，负笈海上，遍访宗匠，受知于旧相无尽公，深器重之；负俊迈之气，不肯碌碌小了，标诚相从，一言投机，顿脱向来羈鞅，虽未倒底领略，要是昂藏、不受人抑勒快汉。原其所自，盖由傅公殿撰发渠本因，遂冒严凝暂之咸平，来告行，且乞法语。予因示之：“衲子当痛以死生为事，务消知见解碍，彻证佛祖所传付大因缘。勿好名闻，退步就实，俟行解道德充实，愈潜遁而愈不可匿，诸圣、天龙将推出人尔！况以岁月淹练琢磨，待如钟在扣、谷应声、如精金出万煅炉冶，万世不易，万年一念，向上巴鼻在掌握中，草偃风行，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仍持此纸似傅翁，相与作证，履践贵长久不变耶。”

### 19、示蕴初监寺（住苏州明因）



只道与你说一句子，早是着恶水泼人，何况更瞬目扬眉、敲床竖拂、是什么、下喝行棒，轩知是平地上骨堆。更有不识好恶底，问佛、问法、问禅、问道、请相为、乞相接，求向上、向下佛法知见语句道理，是乃泥里洗土、土里洗泥，几时得脱洒去？有般底闻与么道，便作计较云：“我会也，佛法本来无事，人人无不具足，终日吃饭著衣，何曾欠少来。”便向无事平常界里打住，殊不知岂有恁么事来？故知须是本分其中人，方谙从上宗乘本分。若实有悟入处，识起倒、知进退、别休咎、离渗漏，日近日亲，转更豹变，不守窟宅，跳出圈圉，不疑天下老汉舌头，一似生铁铸就，正好著力修行供养。然后可以燃无尽灯、行无间道，舍身舍命，捞摠群生，令他各出樊笼、去执缚，佛病、祖病俱瘥，解脱深坑已出，作个无为无事快活道人去！然自既得度，须不废行愿，思度一切，忍苦捍劳，向萨婆若海为舟为航，始有少分相应。慎勿做骨羸锥、露柱灯笼、打净洁球子，自了得济甚事？是故古德须勉人行个一条路——“堪报不报之恩”。如今诸方多有灵利衲子，要直透得彻，有底探头太过，要易会才知些趣向；便欲出头，又是一等蹉过；有推而不出，亦未圆通；知时节因缘而不失机会，乃通方之士也。

## 20、示一书记（住四明雪窦）

英灵衲子蕴卓犖奇姿，慷慨隳冠，视身世浮名如游尘、浮云、谷响，以宿昔大根器，知有此段超生出死、绝圣超凡，乃三世如来所证金刚正体、历代祖师单传妙心，跣步蹴踏，作香象金翅，要驰骤飞腾于亿千万类之上，截流摩霄，岂肯为鸿鹄燕雀局促于高低胜负、较目前电光石火间被转利害耶？是故古之大达不记细故、不图浅近，发志便欲高超佛祖，荷担一切所不能承当重任——“普津济四生九类，拔苦与安，破障道愚昧，折无明颠狂毒箭，拈出法眼见刺，使本地风光澄霁、空劫以前面目明显”，悉心竭力，不憚寒暑，刻意尚行，向三条椽下死却心猿、杀却意马，直使如枯木朽株相似，蓦地穿透，岂从他得？发覆藏，燃暗室明灯，拟再航于津要，证大解脱，不起一念，顿成正觉；且通个入理之门，然后升普光明场，踞无漏清淨殊胜伟特法空之座，口海澜翻，奋无碍四辩才，立一机、垂一句、现一胜相，普使凡圣有情无情俱仰威光、受庇庥，尚未是绝功勋处；更转那头“千圣罗笼不住，万灵景仰无门，诸天无路捧花，魔外那能旁觑”，放却知见，卸却玄妙，扬却作用，惟饥餐渴饮而已。初不知有心无心、得念失念，何况更恋着从前学解玄妙、理性分剂、名相桎梏知见，佛见法见动地掀天，世智辩聪自缠自缚，入海算沙有何所靠耶？等是大丈夫，应务敌胜惊群，满自己本志愿，乃为本分、大心大见、大解脱无为无事真道人也。

## 21、跋一书记法语

予政和末抵琅邪，会一师，若故旧，喜其志道不群，因作前偈。及应诏大梁，遂得游从，日以此段咨扣益勤，数百众中乃肯戮力，复示以后语。建炎元祀，将之东南，因为重书，而复系之以跋，为他日再会之识；且以相分，虽道人本分，相知千万里外不隔毫末，而古者多于此时节行正令。赵州云：“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石室云：“莫一向去，已后却来我边。”洞山万里无寸草、大慈带取老僧去、归宗时寒途中善为、曹山去亦不变异、悟本飞猿岭峻好看，皆直截不覆藏。唯务百川明宗、当阳领略，则南州北县何处不逢渠？末后殷懃，未免重拈一遍——且作么生是谛当处？“柳栗横担不顾人，直入千峰万峰去。”

## 22、示宗觉禅人

宗门接利根上智，提持“出生死、绝知见、离言说、越圣凡”道妙，岂浅识小见、理道机境、解路上作活计者所能拟议？要须如龙似虎、杀人不眨眼汉，用瞥脱快利力量，聊闻举着、别起便行；外弃世间缚着，内舍圣凡情量，直得孤迥迥、峭巍巍，不依倚丝毫，当阳荐透，全身担荷；佛来也炫惑不动，况祖师宗匠语句机锋？一刀截断，更不顾藉。自余诸杂，甚譬如闲，方可攀上流、少分相应也。

不见永嘉才跨曹溪便狮子吼，丹霞闻马师示选佛场，当下决破，逗到二师之前，逆流投契。亮座主四十二本经论言下冰消、德山吹纸烛便烧疏钞、临济六十棒后乃翻掷并皆透脱，不知曾入室几回、请益几次？近时学道之士，不道他不用工夫，多只是记忆公案，论量古今，持择言句，打葛藤、学路布，几时得休歇？如斯只赢得一场骨董。推源穷本，盖上梢不遇作家，自己不负大丈夫志气，曾不退步就已、打办精神，放下从前已后胜妙知见，直截独脱，领取本分大事因缘，是故半前落后、不分不晓。若只恁么，纵一生勤苦，亦未梦见在。是故昔人云：“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德山道：“我宗无语句，亦无一法与人。”赵州道：“佛之一字，吾不喜闻。”看他早是搬土涂糊人了也。若更于棒头求玄、喝下觅妙、瞪眉努眼、举手动足，辗转落野狐窠窟去也。此宗惟贵悟明到银山铁壁、万仞孤峭，击石火、闪电光，拟不拟便堕坑落窞。所以从上护惜个一着子，同到同证，无你撮摸处。

既能办心、能舍缘累修行、依知识，若更不耐心向千难万难不可凑泊处，放下身心体究教彻底，诚为可惜！只如千生百劫到今，还有间断也无？既无间断，疑个甚生死去来？轩知属缘，于本分事了无交涉。五祖老师常说：“我在此五十年，见却千千万万禅和到禅床角头，只是觅佛做、说佛法，并不曾见个本分衲子。”诚哉！看却今时，只说佛法底也难得，何况更求本分人？时节浇季，去圣愈远，大唐国里胡种看看灭也！或得一个半个有操持，不敢望似以前龙象，但只知履践、趣向，头正尾正，早是火中出莲。切宜拨退诸缘，便能识破古来大达大悟底蕴，随处休歇，行密行，诸天无路捧花，魔外觅行踪不见，是真出家、了彻自己。如有福报因缘，出来垂一只手，亦不为分外。“但办肯心，必不相赚。”只老僧恁么，也是普州人送贼。

## 23、示光禅人

欲得亲切，第一不用求，求而得之，已落解会。况此大宝藏亘古亘今历历虚明，从无始劫来为自己根本，举动施为全承他力。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处，则便透脱，不堕情尘，不居意想，迥然超绝，则遍界不藏，物物头头浑成大用，一一皆从自己胸襟流出。古人谓之“运出家财，一得永得”，受用岂有穷极耶？但患体究处根脚不牢，不能彻证；直须猛截诸缘，令无纤毫依倚，放身舍命，直下承当，无第二个，纵使千圣出来，亦不移易，随时任运，吃饭著衣，长养圣胎，不存知解，可不是省要径截殊胜法门耶？

## 24、示民禅人

先圣一麻一麦，古德攻苦食淡，洁志于此，废寝忘餐，体究专确，要求实证，岂计所谓四事丰饶者哉？及至道不及古，便有“法轮未转，食轮先转”之议，由是从林呼长老为粥饭头，得非与古一倍相返耶？然随缘变异门，且行第二段，北山延接方来道人，惟仰南亩。今秋适会大稔，请觉民禅客覩收刈。临行乞言，因示以前段因缘，贵崇本及末，乃为兼利并照、圆悟通达之人本分事也。勉行之，乃善。

大凡学道探玄，须以大信根深信此事不在言语、文字、一切万境之上，确实惟于自己根脚放下从前作知作解狂妄之心，直令丝毫不挂念，向本净无垢、寂灭圆妙本性之中彻底承当，能所双忘，言思路绝，廓然明见本来面目，使一得永得、坚固不动，然后换步移身、出言吐气并不落阴魔境界，则一切佛法端坐现前，遂契行坐皆禅，脱去生死根本，永离一切盖缠，成个洒洒无事道人，何须向纸上寻他死语？

“百草头上有祖师，夹山指出令人荐”，“宽平田中有大义，百丈展手要人知”，若能颗粒圆成，即是单传心印；更或弥望坦然，便证第一圣谛。且出草一句，作么生道？“满船明月载将归”。

## 25、示才禅人

俱胝见僧及答问，惟竖一指，盖通上彻下，契证无疑，瘥病不假驴驢药也。后人不谙来脉，随例竖个指头，漫不分皂白，大似将醍醐作毒药，良可怜愍。若是真的见透底，始知郑重，终不作等闲，所谓：“千钧之弩，不为鼯鼠发机”，是故须具顶<sup>字页</sup>上眼，方可入作。后来玄沙拈曰：“俱胝承当处莽卤，只认得一机一境。”有般拍盲底随语作解，便抑屈俱胝，以谓实然。殊不知焦砖打着连底冻，到这里直须子细，切忌颠预；只俱胝临化去，自言：“我得天龙一指头禅，一生用不尽”，岂徒然哉？曹溪大鉴微时，乃新州鬻樵人也。碌碌数十年，一旦闻客诵经，发其本愿，弃母出乡，远谒黄梅。才见，数语间投机，隐迹碓坊八个月。暨与秀师呈偈，始露锋铓，黄梅寻举衣盂授之。是时群众趁逐，竞欲夺取，而蒙山先及于庚岭，举之不胜，方悟非可以力争，稽首乞发药。大鉴示以“不思善恶处，本来面目”，即便知归。以时未至，复遁于四会猎人中，久之然后出番禺，吐风幡心动之语。印宗伸师礼，为之落发登具，即开大法要，董二千众。声彻九重，命贵近降紫泥，确然不应，度龙象数十人，皆大宗师，何其魁哉！虽圣贤应世，存亡进退举照无遗，然步骤趣向，从微至著考之，不断世缘而示妙规，百世之下无与为等，到今遍寰海皆其子孙。每仰洪范，輒欲拟其毫末亦不可得。欲望后进有力量者勉之，聊述梗概耳。

现定见闻觉知是法，法离见闻觉知；若著见闻觉知，即是见闻觉知，非达法也。大凡达法之士，超出见闻觉知，受用见闻觉知，不住见闻觉知，直下透脱，浑是本法。此法非有非无、非语非默，而能现有现无、现语现默，长时亘然，不变不异。是故云门云：“不可说时便有，不说时便无去也；思量时便有，不思量时便无去也。”直须妙达此法，令得大用，长时语、默、纵、横悉令般若现前，何必更论在善知识身边为亲、在田野间作为是疏，一往直前，自然触处逢渠也。

乃佛乃祖仰重此一端的事，布在群机之中，高低贵贱未尝向背，百种千头作为，天真历落、圆陀陀地，若特地作佛法玄妙见，则亏。倘能不起见，只么净裸裸，却全彰。所以道：“入林不动草，入水不动波。”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见拄杖子只唤作拄杖子，谓之“觌体”。若向个里覩得透，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无丝毫透漏，全为我用，一一非分外，浑是本分事。脚跟下未得谛当，亦

不移易丝毫许，岂非端的现成机要耶？

直截省要，只消个现成公案——“浩浩作为，自昼及夜，纵横十字，喧静语默，全体运用，一时觑破”，从头与批判将去，不妨快哉！

此事若在言语里，则合一句语便杀定，更不移改也，云何千句万句终无穷竭？将知不在言语里。要假语句以显发此事，灵利汉当须直体此意“超证透语句”底，使活泼泼地，便能将一句作百千句用、将百千句作一句用也，更疑甚么“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不是心、不是佛、亦不是物”？以至“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东山水上行”、“日午打三更”、“后园驴吃草”、“北斗里藏身”，一串穿却。

严阳尊者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进云：“某甲一物不将来，未审教放下个什么？”州云：“看汝放不下。”言下大悟。后来黄龙颂：“一物不将来，两肩担不起（明眼人难谩），言下忽知非（退步堕深坑），心中无限喜（如贫得宝），毒恶既忘怀（没交涉），蛇虎为知己（异类等解），寥寥千百年，清风犹未已（放下着）”？若以常情论之，他道“一物不将来”，云何却向道：“放下着”？将知法眼照于细微，为他拈出大病，令他知羞惭去！他尚不觉，更复进问，再与点过，直得瓦解冰消，方始倒底一时脱去，遂至伏猛虎、驯毒蛇，岂非内感外应耶？

庞居士浑家向火，居士蓦云：“难！难！十石油麻树上摊。”庞婆云：“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灵照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困来睡。”寻常举向人，多是爱灵照道得省力，嫌庞翁庞婆说难说易，只是作随语解，殊不本其宗猷，所以言迹之兴、异途之所由生也。若能忘言体意，方见此三人各出一手，共提个没底蓝儿捞虾搯蚬，著著有杀人之机，处处有出身之路。

## 26、示璨上人

达磨西来，不立文字语句，唯直指人心。若论直指，只人人本有，无明壳子里全体应现，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丝毫许，所谓“天真自性、本净明妙、含吐十虚、独脱根尘”一片田地。惟离念绝情、迥超常格大根大智，以本分力量直下就自根脚下承当，万仞悬崖撒手放身，更无顾藉，教知见解碍倒底脱去，似大死人已绝气息，到本地土大休大歇，口鼻眼耳初不相知，识见情想皆不相到；然后向死火寒灰上头头上明、枯木朽株间物物斯照，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更不须觅心觅佛，筑着磕着，元非外得。古来悟达百种千端，这便是。是心不必更求心，是佛何劳更觅佛？倘于言句上作路布、境物上生解会，则堕在骨董袋中，卒捞摸不着此“忘怀绝照”真谛境界也。

荒田不拣、信手拈来，明明百草头、明明祖师意，何况青青翠竹、郁郁黄花、墙壁瓦砾以无情说法，水鸟树林演苦空无我，是由依一实际发无缘慈，于寂灭大宝光显无作胜妙力。长庆云：“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南塔云：“我拈片木叶入城，便是移一坐仰山去也。”故香严击竹、灵云见桃花、资福刹竿头、道吾神杖子、大仰插锹、地藏种田，无非发扬个金刚正体，使当人不动步参见大解脱真善知识，不言化，得无碍辩，则森罗万象、百草颠头长时遍参，无不普摄圆融法界、坐断报化佛头，坐卧行藏超证遍行三昧，何必觉城东际、楼阁门前、熊耳曹源、升堂入室，然后为亲近传证耶？

惠超咨和尚：“如何是佛？”法眼云：“汝是惠超。”超乃省悟。所谓“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

唐朝古德英禅师微时事田，运槌击块次，见一大土块，戏以槌猛击之，应时粉碎，蓦地大悟，自此散诞为不测人，颇彰神异。有老宿拈云：“山河大地被这僧

一击百杂碎，献佛不假香多。”诚哉是言。

## 27、示璨上人

依无住本，立一切法；无住之本，本乎无住。若能彻证，则万法一如，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只今现定作为，全是无住。根本既明，“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岂非般若关捩乎？

永嘉云：“不离当处常湛然”，亲切无过此语；“觅则知君不可见”，但于当处、湛然二边坐断使平稳，切忌作知解求觅，才求即如捕影也。

“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回光自照看！“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八角磨盘空里走”，参得透，目前万法平沉，无始妄想荡尽。

德山隔江招扇，使有人承当；鸟巢吹布毛，寻有人省悟；得非此段大因缘时至根苗自生耶？抑机感相投有地耶？抑当人密运无间、借师门发挥也？何峭绝如此之难、而超证如此之易？古人以“辊芥投针”为况，良不虚矣。

信得心及、见得性彻，于日用中无丝毫透漏；全世法即佛法，全佛法即世法，平等一如，岂有“说时便有、不说时便无，思量时便有、不思量时便无”？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间，何曾彻证？直得心心念念照了无遗，世法佛法初不间断，则自然纯熟、左右逢源矣。有问，随问便对；无问，亦湛然常寂；岂非着实透脱生死要纲也？“末后一句”都通穿过，“有言、无言、向上、向下，权实、照用，卷舒、与夺”不消个勘破了也。谁识赵州这巴鼻？须是吾家种草始得。

## 28、示宁副寺

古人为此大因缘，若师弟子相见，未尝不以是击扬；至于食寝闲旷，靡不摄念于此；是故一言一句、乃杖乃喝、瞬扬举动，悉可投机。盖诚心专一，无许多恶知恶见污染，直截承当似不难。今之兄弟根性差钝，而复驳杂，虽参寻知识，熏炙日久，尚怀犹豫，不能一往彻证，病在不纯一长久。倘能不舍昼夜、废寝忘餐、矻矻在道，不患不如古人矣。

## 29、示详禅人

立志办道之士，于二六时中自照自了、念兹在兹，知有自己脚跟下一段大因缘——“处圣不增，居凡不减；独脱根尘，迥超物表；凡所作为，不立方所，寂湛凝然；惟万变千化，初不动摇；应缘而彰，遇事便发，靡不圆成。”惟要虚静，一切超然，主本既明，无幽不烛，万年一念，一念万年，透顶透底，全机大用，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不借他力，则生死幻翳永消、金刚正体独露，一得永得，无有间断。古今言教、机缘、公案、问答、作用，并全明此。若脱洒履践，得日久岁深，自然左右逢源、打成一片。岂不见法灯道：“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触目未尝无，临机何不道，无根兮得活，离地兮不倒，日用尚不知，更向何处讨？切宜消息之。

## 30、示慧禅人

水潦参马祖问：“佛法的的大意？”马祖与一踏，遂大悟。乃曰：“百千法门、无量妙义，只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岂不快哉！”即呵呵大笑，以至平生示众，长

云：“自从一吃马师踏，直至如今笑未休。”又复呵呵大笑。盖是存诚坚确，正觅入头处未得，蓦然遭踏，便彻底承当担荷，透脱无疑，寻吐出胸中所证，亦不复以别事。如今参学若果谛实，宗师以一语、一言、一机、一境投之，拨着便转，岂有难事？但患根浮识浅，飘然似风过树头，千回万度提持，亦未能便契，何况更被作情解者指为：“无如是悟入之事，马师、水潦亦只如是一期建立”，如此则直到驴年也未梦见在，是故学道唯尚谛信。慧禅人操履甚专，聊出此以示方便耳。

若论此事，如击石火，似闪电光，明得明不得未免丧身失命；只如明不得丧身失命则固是，明得因什么也丧身失命？多少人到此疑着。殊不知及得尽，方到命根断处，换却心肝五脏，与向上齐等。所以道：“直下似悬崖撒手，然后乃生铁铸就，唤作透出荆棘林，不疑天下老汉舌头。”信有真的参学分。

### 31、示若虚庵主修道者（尼）

学道之士初有信向，厌世烦溷，长恐不能得个入路，既逢师指，或因自己直下发明从本已来元自具足妙圆真心，触境遇缘，自知落著，便乃守住，患不能出得，遂作窠臼，向机境上立照立用、下咄下拍、努眼扬眉，一场特地。更遇本色宗匠，尽与拈却如许知解，直下契证本来无为、无事、无心境界，然后识羞惭、知休歇，一向冥然，诸圣尚觅他起处不得，况其余耶？所以岩头道：“他得底人（原作“入”，今改），只守闲闲地，二六时中无欲无依。”可不是安乐法门？

昔灌溪往末山，山问：“近离甚处？”溪云：“路口。”山云：“何不盖却？”溪无语。次日致问：“如何是末山境？”山云：“不露顶。”“如何是山中？”云：“非男女等相。”溪云：“何不变去？”山云：“不是神、不是鬼，变个什么？”如此岂不是脚踏实地到壁立万仞处？所以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古人既尔，今人岂少欠耶？幸有金刚王宝剑，当须遇着知音，可以拈出。

### 32、示良芦头禅人

金色头陀鸡足峰论劫打坐、达磨少林面壁九年、曹溪四会县看猎、大汾深山卓庵十载、大梅一住绝人迹、无业阅大藏、古圣翘足七昼夜赞底沙、常啼经月鬻心肝、长庆坐破七个蒲团，是皆为此一段大因缘，其志可尚，终古作后昆标准。便使致身在长连床上，亦不过冥心体究，但令心念澄静，纷纷扰扰处正好作工夫。当作工夫时，透顶透底，无丝毫遗漏，全体现成，更不自他处起。惟此一大机阿辘辘地转，更说甚世谛、佛法？一样平持，日久岁深，自然脚跟下实确确地，只是个良上座。直下契证，如水入水，如金博金，平等一如，湛然真纯，是解作活计。但一念不生，放教玲珑，才有是非、彼我、得失，勿随他去，乃是终日竟夜亲参自家真善知识，何忧此事不办？切须自看。

### 33、示许奉议（庭圭）

此个事在利根上智之人，一闻千悟不为难，要须根脚牢实、谛当彻信、把得定、作得主，于一切违顺境界、差别因缘打成一片，如太虚空无纤毫障隔，湛湛虚明，无有转变，虽百劫千生，始终一如，方可平稳。多见聪俊明敏、根浮脚浅，便向言语上认得转变，即以世间无可过上，遂增长见刺、逞能逞解、逞言语快利，将谓佛法只如此；及至境界缘生，透脱不行，因成进退，良可痛惜。是故古人直



是千魔万难悉皆尝遍，虽七处割截，亦不动念，一往操心犹如铁石，以至透脱生死浑不费力，岂不是大丈夫超诣慷慨所存也？

在家菩萨修出家行，如火中出莲，盖名位、权势、意气卒难调伏，而况火宅烦扰煎熬，百端千绪，除非自己直下明悟本真妙圆，到大寂定休歇之场，尤能放下，廓尔平常，彻证无心；观一切法如梦幻泡、空豁豁地，随时应节消遣将去，即与维摩诘、傅大士、庞居士、裴相国、杨内翰诸在家胜士同其正因，随自己力量转化未悟，同入无为、无事法性海中，则出来南阎浮提打一遭，不为折本矣。

“佛法无多子”，如俱胝竖一指、打地只打地、鸟窠吹布毛、无业莫妄想、中邑哆哆和和、古堤无佛性、骨剝一生只道个骨剝，只为信得及，所以一生受用不尽。若疑着，便有异见差别，有向上、有向下，岂能坐得断？所以贵久长、乃难得人也。

既趣向得入，根脚洞明，当令脱洒、特立孤危、壁立万仞，佛病祖病去，玄妙理性遣，等闲荡荡地百不知、百不会，一如三家村里人，初无殊异，养来养去，日久岁深，朴实头大安稳，方得安乐，终不肯露出自己作聪明、显作略、衒耀知见、趁口头禅。所以道：“十语九中，不如一嘿也。”又道：“我见千百人只是觅作佛底，于中求一个无心道人难得。”此事最要行持，而于行持不著相、不居德，是名“无相真修”。“香象渡河，截流而过”，如此行持，滴水滴冻，尚不留于胸中，何况特地起心作诸罪恶？既已如是保护，亦如是转劝未悟，便于此个上调直纯信、无为无事，岂不快哉！

### 34、示谐知浴

此个大法，三世诸佛同证、历代祖师共传，一印印定，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语句，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若涉言途路布、立阶立梯、论量格外格内，则失却本宗、辜负先圣。要须最初入作，便遇本分人，直截根源，退步就己，以铁石心，将从前妄想见解、世智辩聪、彼我得失，倒底一时放却，直下如枯木死灰，情尽见除，到净裸裸、赤洒洒处，豁然契证，与从上诸圣不移易一丝毫许。谛信得及，明见得彻，此始为“入理之门”。更须教一念万年、万年一念，二六时中纯一无杂；才有纤尘起灭，则落二十五有，无出离之期。抵死谩生咬教断，然后田地稳密，圣凡位中收摄不得；始是如鸟出笼、自休自了处，得坐披衣，真金百炼，举动施为，等闲荡荡地，根尘生死、境智玄妙，如汤沃雪，遂自知时，更无分外底，名为“无心道人”。以此修证转开未悟，令如是履践，岂不为要道哉！

古人为此一段因缘，岂止忘餐废寝，至舍头目髓脑、断臂负舂，动是三、二十年。只如岩头、雪峰、钦山，虽同历涉丛林，各执一务效勤，九度洞山、三到投子，凡所至处，未尝放过一宵一霎，必递相举较、互相切磋，邃契新丰，豁、存领旨德峤。观其跂步、体裁，可谓法门龙象。后学之人可以仰其陈躅，无使虚弃光阴、有忝昔贤耳。

昔天台韶国师少负俊才，游丛林，所至投机，已领师席，最后抵金陵清凉大法眼禅师会下，已倦咨参，唯勉进随侍之者，抠衣筹室。一日，随众僧参，有问：“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答云：“是曹源一滴水。”师闻之，前之证解涣若冰释，方为得大安稳。是知学解因人，所领十言一句、一机一境，只益多闻；到究竟至实之处，须是桶底子脱始得。此事断定不在言句中，若执著记忆以为己见，如画饼，岂可充饥？然大达之士，超证谛实，及至投机于语句间，迥出途辙，机境筌蹄笼罗他不住。只如石头问药山：“你在此作什么？”对云：“一物不为。”头云：“如

此则闲坐也。”对云：“闲坐则为也”。石头又问：“子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对云：“千圣亦不识。”石头乃以颂赞云：“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似此岂不是彻证底人语话？机量、言句何曾拘束得他？若理地不明、胸次有物，问着如毡上拽猫儿。是故祖师道：“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

丛林兄弟参问，最初的有正因，于善知识边自陈“生死事大、己事未明”，推此所言，岂是泛泛为名、为位、为我能、我胜？若始终一贯，常持此心，不忧己事不明。及更亲近稍久，自己分上未有毫末相应处，便论量如之若何——彼见解长短，增长我见，觅个出头处，他时一瓣香不敢辜负和尚——殊不知，失却元初正因，却堕在魔界去！古人道：“设有眷属，庄严不来自至。”既是一等踏破草鞋，宜应了却初心，期脱透生死，最为至要。时不待人，各宜勉力。

### 35、示印禅人

道由悟达，立志为先。自博地具缚凡夫，便欲跂步超证、直入圣域，岂小因缘哉？固宜操铁石心，截生死流，承当本来正性，不见纤尘中外有法，使胸次荡然、了无罣碍，施为作用悉从根本中出，根本既牢实，能转一切物，是谓“金刚正体”，一得永得，岂假外求？是故古德云：“此宗难得其妙，切须子细用心，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蹊。”

古德隔江招扇、吹布毛，便有发机处，至于蓦口<sup>祝/主</sup>、劈脊棒，亦解桶底子脱。盖缘专一久之，一旦瞥地，岂外得之？皆由自证自悟耶。

大梅谿马师，受个“即心即佛”，便深入阃奥，自去住山。后闻“非心非佛”之语，便云：“这老汉鼓弄人家男女，有甚了期？你但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也。”岂不是有逆水之波、觑破马师漏逗耶？

药山示众云：“我有一句子，待犊牛生儿，即向你道。”当时若不放过，但向伊道：“和坐子败缺。”

### 36、示信侍者

学道之要，在深根固蒂。于二六时中照了自己根脚，当大起念百不干怀时，圆融无际，脱体虚凝，一切所为曾无疑间，谓之现成本分事；及至才起一毫头见解，欲承当作主宰，便落在阴界里，被见闻觉知、得失是非笼罩，半醉半醒，打叠不办。的实而论，但于闹哄哄中管带得行，无一事相似，透顶透底，直下圆成，了无形相，不费工用，不妨作为，语默起倒终不是别人；稍觉纤毫滞碍，悉是妄想，直教洒洒落落如大虚空、如明镜当台、如杲日丽天，一动一静、一去一来不从外得，放教自由自在，不被法缚，不求法脱，尽始尽终打成一片，何处离佛法外别有世法、离世法外别有佛法也？是故祖师直指人心，金刚般若贵人离相，譬如壮士屈伸臂顷，不借他力。如此省要，好长时自退步体究，令有个落著、谛实证悟之地，即是念念遍参无边无量善知识也。切切谛信，勉力作工夫，乃善之善也。

### 37、示祖印沙弥

永嘉道：“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只于当处、湛然二边坐断使平稳，切忌作知解求觅，才求即如捕影也。

马祖云：“即心即佛。”又云：“非心非佛。”又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东寺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剑去久矣，尔方刻舟；若各随语去，岂有定论？



若忘言契证，虽更宣演百千亿句，亦不过一实。且什么是实处？如大梅云：“你但非心非佛，我则即心即佛也。”岂不实耶？要彻底信得及，须是亲证亲见，自然不受人谩也。

### 38、示民知库

民禅，锦官大慈传法昭律师之法孙，才披削，即习家业，学四分毗尼。既而搥布巾，欲离法自净，乃肩锡南游，访西来宗旨。抵夹山，因相从，住道林久之。老僧领蒋山，参扣愈坚确。其于领略，能自摆拨知解，要全机直透，每应缘酬唱，一往直截，颇有蕴藉，为可喜也。然以此根器，更效勤息志，到极深处无深、极妙处无妙，大休歇、大安稳，不动纤尘，只守闲闲地，圣凡莫能测，万德不将来，然后可以分付钵袋子也。

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万境万缘，以至古今言教、临机应变，若自己根脚虚静、圆明寂照，凡来干我，能以金刚王宝剑当锋斩断，则凛然神威，坐断一切，不待却而自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倘立本不明，稍涉迟疑，则被牵引，酌然分疏不下，岂免随他所转？既随他去，卒无自由分。至道简易，唯却与逐，善体道者，宜深思之。

古人为此一段事，直得舍全身、立雪、负舂、卖心肝、燃两臂、投猛火聚、七处割截、饲虎救鸽、舍头施目，百种千端，盖不艰苦则不深到。有志之士，固宜以古为俦、晞颜慕蔣也。

圆湛虚凝，道体也；展缩杀活，妙用也。善游刃，能操守，如珠走盘、如盘走珠，无顷刻落虚，亦不分世法、佛法，直下打成一片，所谓“触处逢渠”，出没纵横，初无外物，净裸裸、阿辘辘，以本分事印定，头头上明、物物上了，何处更有得失、是非、好恶、长短来？但恐自己正眼未得洞明，是致落在二边，则没交涉也。岂不见永嘉道：“上士一决一切了，中下多闻多不信。”

佛祖言教，筌罢耳，藉之以为入理之门。既廓然明悟承当得，则正体上一切圆具。观佛祖言教，皆影响边事，终不向顶<sup>上</sup>戴却。近世参学多不本宗猷，唯持择言句论亲疏、辨得失，浮沤上作实解是夸，善淘汰得多少公案，解问诸方五家宗派语，一向没溺情识、迷却正体，良可怜愍。有真正宗师不惜眉毛，劝令离却如上恶知恶见，却返谓之：“心行移换，摆撼锻炼”，辗转入荆棘林中。所谓：“打底不遇作家，到老只成骨董。”省要处不消一札，皮下有血知落处。苟或踌躇，则失却鼻头也。

七佛以前便与么，直须硬纠纠紧着头皮、分明历落荐取这一片田地，稳密长时，乃自会退步，终不道：“我有见处，我有妙解。”何故？个中若立一丝毫能见刺，则重过山岳，从上来决不相许。是故释迦文于然灯佛以“无法”得授记，卢老于黄梅以“本来无物”亲付衣钵。至于生死之际，才自担荷，则如灵龟曳尾，应须净秽二边都不依怙，有心无心、有见未见似红炉著一点雪，二六时中透顶透底，洒洒落落，游此千圣不同途处，直下令纯熟，自然成就，得个绝学无为、千人万人罗笼不住底真实人也。

赵州和尚见僧，唤云：“近前来！”僧近前，州云：“去！”多少省力。若荐得，乃是十成；若作如之若何，则知见生也。

古人有具大慈悲，见人当面不自承当，方便拨正，通个入路。如古堤见僧来，便云：“退后！退后！汝无佛性。”后来只有个仰山能知渠端的。如今拈问学者，十个有五双茫然，为向伊句下死了，所以无瞥地分。若据活处，如何吐露？“切忌随他语句”好。

“灵云作颂悟桃花，玄沙言渠未彻”，“老婆台山指路，赵州归来说勘破”，丛林中作种种论量，只赢得闹。殊不知古人如敲门瓦子相似，只贵得入门；既入得门了，安可执却瓦子作奇特事？谓“谛当直截显露”，落在甚处？还委悉么？毫牦有差，天地悬隔！

“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其奈亦能杀人、亦能活人；苟或著得眼正、下得手亲，则一茎草可使作文六金身，况其它变化乎？根本既明，于日用中锄田垦土、春种秋收，无非与夹山老子亲唱酬、地藏阿师展演同一梵行，践履纯熟，高据毗卢传此正法，岂不妙哉！

### 39、送自闻居士出京

何处踏着？若是移舟谙水势、举棹别波澜，何消抵死叮咛？自可一挥便了，所以风驰电闪，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只接俊流，不管懵底，是故“垂钓四海，只钓狞龙”、“格外玄机，为寻知识”。既达此宗，观一切世出世间曾不移易，一一透顶透底，便解放身舍命。于万别千差境界恬然不动，“纵遇风（永嘉《证道歌》中作“锋”）刀恒坦坦，假饶毒药也闲闲”。倘不践履长养，安能揭日月大通大明、自在出没？“此地从来无向背，直须拨转上头关。”

### 40、示涌道者(尼)

古人为此大法捐躯舍命，历无边无量辛勤，及至洞明奥旨，郑重如至宝，保护如眼睛，造次动转，不令轻触，才起一毫胜解知见，即若云翳青天、尘昏镜面。故赵州道：“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曹山指人：“保任此事，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他一滴始得。”以“忘心绝照”践履到“如如实际”，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平澹无为、超然独运；自既脚踏实地，方可为人解去黏缚，度尽一切人、实无人可度，直须用取“最后句”，物物头头有出身之地也。

### 41、示实上人

古人念此大事，虽处深山幽谷村落间，未尝斯须违背，遇境逢缘，若色若声、动作施为，无不回转令就自己分上，与从上来透彻之士所履践无二无别。所以根本牢强，不随境界风转，静然安闲，不落圣凡情量，直下大休大歇、得坐披衣。今汝既还乡井，能如昔人覩捕，使无间然，与钟山方丈搥拂之下，以至三条椽下、七尺单前，何以异哉？若稍违背及有间断，打入没交涉处。临岐切记斯言，异时前程不可逆料矣。

### 42、示枢禅人

玄学之士见性悟理、践佛阶梯，是家常茶饭。须知佛祖顶<sup>宁页</sup>上有换骨妙致，方可越格超宗、作向上人举措，使德山、临济无施作用处。平时只守闲闲地，初不立伎俩，似三家村里人，顽然痴兀，直得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漠然不露毫芒圭角，如居万亿宝货，深藏牢锁，土面灰头，与佣保杂作，口亦不言，心亦不念，一世入莫测，而神意泰然，岂非有道、无为、无作、真无事人耶？

“解语非干舌，能言不在词”，明知古人舌头语言不是依仗处，则古人半句一言，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证本来大事因缘，所以修多罗教如标月指、祖师言句是敲门瓦子，知是般事便休。行履处绵密，受用处宽通，日久岁深不移易，拈弄收放得熟，小小境界悉皆照破割断，不留朕迹；及至死生之际，结角罗纹不相参杂，湛然不动，翛然出离，此腊月三十日涅槃堂里禅。

#### 43、示实禅老

威音以前，无师自悟，一往超证，千圣同途，放得行、把得住、作得主，浑圆成现，不须锻炼，而自纯熟。及至威音已后，虽自有超卓处，直下承当，到无疑之地，要须依师决择印可，使成法器；不尔，必有魔孽坏破正因。是故有祖以来，资授师传，最贵师法，何况此个事非世智辩聪所了、非闻见觉知所拘。苟不操勇猛大丈夫志气，能择真正善友知识，截生死流、破无明亮，孜孜参扣，久之专一，时节缘稔，蓦地桶底子脱，廓然省悟；然后投诚决择、证据自然，如下水船不劳篙棹，乃为针芥相投；既得旨之后，绵绵相续管带，令无间断，长养圣胎，纵逢境界恶缘，能以正知见定力融摄之，使成一片；则生死大变不足动，自己胸次养得岁深，成个无为无事大解脱人，岂不是能事已办、行脚事毕耶？

#### 44、示璞上人

此事在当人快利，既承当担荷，知有自己根脚，尤宜卓卓特立独行，须绝情离照，俾廓然空寂，无一法可得；截断诸缘，令洒洒落落，到大安稳之地，绵密、无渗漏，所谓“壁立万仞、峭巍巍地”，然后却回来涉世应物，初无我相，岂有声色、顺违、魔佛境界耶？最难是等闲不作意处，蓦地被牵转，便漏逗也；应须相续管带，使勿走作，久之打成一片，乃为歇场，更须会取向上行履始得。古德云：“得坐披衣，向后自看。”

#### 45、示泉上人

参问要见性悟理，直下忘情绝照、胸襟荡然、如痴似兀，不较得失、不争胜劣，凡有顺违，悉皆截断，令不相续，悠久自然到无为无事处。才有毫发要无事，早是事生也，一波才动众波随，岂有了期？他时死生到来，脚忙手乱，只为不脱洒。但以此为确实，自然闹市里亦静如水，岂忧己事不办耶？

“才有是非，纷然失心”，只这一句，惊动多少人作计较。若当头坐断，透出威音王那边；若随此语转，特地纷然，应自回光返照始得。

如来禅、祖师禅岂有两种？未免媿含，各分皂白，特地乖张。事理、机锋一时坐断，是打净洁球子。还知着实谛当处么？放下看取。

#### 46、示思禅人

一切万法皆与自己无违无背，直下透脱成一片，从无始以来只恁么。但恐当人自相违背、强生取舍、无事生事，所以不快活。若能外绝攀缘、内忘己见，即物是我，即我是物，物我一如，洞然无际，则二六时中、四威仪内，一一皆壁立万仞，何处有如许劳攘来？每见久参，凝神澄照既多时，虽然有个入处，蓦地便认一机一境，硬把住，不受拨剔，此正大病也。要须销融放下、自得大休歇处始得。

#### 47、示杰上人

行脚参请，既依附知识于大丛林、陪清高雅众久矣，一旦以亲缘须着略归，动是数百里远行，要须以自力量不忘履践，直教行处不生尘。况此段事，不道在知识身边时便有、居乡井便无也，所谓“暂时不在，如同死人”，正当在时，亦不起模画样。虽则平常，而滴水滴冻，卓然绝识，成个无为、无事、无心事业，表里洞然无际，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千圣同途。深根固蒂，只守闲闲地，养来养去，

不忧不彻。但尽凡情，作自己工夫，勿管外缘，勿逐名利、起我见、竞胜负。是故古德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杰禅人倏来告别、求警策，因书此语授之。

#### 48、示成修造

蒋山门下无禅可说、无道可传，虽聚半千衲子，唯以个金刚圈、栗棘蓬，者著力跳，吞者用意吞，莫恠没滋味、太险峻，或若蓦地体得，如昼锦还乡，千人万人只仰羨得，要且觅他所从来不得，所谓人人本分事也；才生心动念承当担荷，早是不本分了也。直得万机休罢、千圣不携，奈犹有依倚在，快须摆拨透脱那边去始得。所以道：“但有纤毫即是尘，举意便遭魔所挠。”

成就一切，总只由他；破坏一切，亦只由他；奇特殊胜缘、恒沙功德藏、无量妙庄严、超世希有事皆所成就，慳贪憎妬、情识执著、有为有漏、垢染杂乱、解路名相、知见妄情所破坏也。唯它能转一切物，一切物不能转它。虽无形段面目，而包括十虚、舍凡育圣。若作相取，取之即堕见刺，卒摸不着。

诸佛开示、祖师直指，唯此妙心；径捷承当，不起一念，透顶透底无不现成；于现成际，不劳心力，任运逍遥，了无取舍，乃真密印也。佩此密印，如暗藏灯，游戏世间，不怀欣怖，尽是我大解脱场，永劫穷年曾无间断。所以道：“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岂有他哉？

雪峰道：“是什么”、云门道：“须弥山”、洞山道：“麻三斤”、赵州道：“吃茶去”、岩头嘘、投子恶、临济喝、德山棒、擎杈、举指、打鼓、拽磨，一一显向上宗风，头头示本分草料。大达之士一觑便透、一举知落处，堪绍宗风。懵底数沙，当面蹉却。是故须得俊流乃作种草。

#### 49、示逾上人

有志之士欲决定信入此个大事，要须将从前智能聪明、所解所知倒底放下，令如痴兀，胸中空劳，劳百不知、百不解，千休万歇、万歇千休，蓦然从本地风光上偶透脱，前后际断，彻证自得，契金刚正体，如斩一絁丝，顿然齐了，虽劫火洞然，初无变异。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一为、一切为，一了、一切了，饷间移身换步、万种作为浑归一体，更说甚世法、佛法？头头物物触处现成，便与佛祖无殊，亦与群灵无异。盖根脚既明，无幽不烛，信手拈、信步行、信口言元非它，亦不从别处转，谓之大施门开、百千妙用、纵横十字，透顶透底明证佛性，长时无间，一得永得，践履纯熟，岂不是省要得力处？但恁么信入，断定不悞人。

僧问雪峰：“学人乍入丛林，乞师指个入处。”雪峰云：“乍可碎身若微尘，终不瞎个师僧眼。”且古人恁么，意在甚处？若善参详，不妨回避；不得，须有个入路。若只随言逐义，则蹉过不少，我早是不惜眉毛了也。

僧问石头：“如何是道？”头云：“木头。”又问：“如何是禅？”头云：“碌砖。”奇怪，古人忒煞直截，略不回互，所谓“亲切太近”。有智见足计较底，如隔银山铁壁，不然则认口头言语便当宗乘，则转更周遮。是故真实道人只务纯朴，不生知见。直下承当。只恁么注解，已是土上加泥数百重，不如还我石头本分草料来。

三祖云：“要急相应，唯言不二。”若据山僧，只个“不二”早是“二”了也。参！

赵州勘破婆子，丛林议论千万，多作见解。殊不知他古人自在干净处立，看你向泥坑子里头出头没。

马师云：“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信此老踏杀天下人，只等闲出一语，便令作无限知见。若有解截这老汉葛藤，便请罢参。

### 50、示净禅人

净道人因入室，遂请益所疑，云：“此一段事为何宗师多示人这边、那边？”寻语之：“据本分截断，岂有如许？然垂手方便，贵图个入路，乃强分之，意实无二种耳。”

不见僧问曹山：“古人提持那边人，教学人如何趣向？”山云：“退步就己，万不失一。”其僧有省。所谓“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只要及尽今时，便承当得向上事。且今时作么生及得尽？只在当人快著精彩，摆拨缘尘，直令胸中脱洒、不立纤毫，透顶透底、洞然虚寂，切忌作胜量解会，直待与本来相应，自然自悟自证，得大安稳之地也。此岂纸上所能话会耶？请自著眼看。

### 51、示坚道者

佛祖妙道径截，唯直指人心，务见性成佛尔！但此心源本来虚静明妙，初无纤毫隔碍，而以妄想翳障，于无隔碍自生染障，背本逐末，枉受轮回。若具大根器，更不外求，于自脚跟脱然独证，恶觉浮翳既消，本来正见圆妙，谓之“即心即佛”，从此一得永得，如桶底子脱，豁然契合，无一法当情，觊体纯静，受用无疑，则一了一切了。及至闻说“非心非佛”，并亲临违顺好恶境界，则一印印定，何有彼我异同、种种混杂知见耶？是故古德于一机一境、一语一默投诚入理，千门万户了无差殊，譬百千异流同归大海，自然居之既安、用之透彻，作个无为无事绝学道人去也。二六时中不生别心、不起异见，随时饮啖衣着，万境万缘无不虚凝，虽千万年不移易一毫发许，处此大定，岂非不可思议大解脱耶？唯要长时无间断，不堕内外中间、有无染净，直下休歇去，见佛、众生等无差殊，乃是十成安乐之地也。今既已有趣向，只在长养令纯熟，煅来煅去，如百炼精金，方成大法器也。

### 52、示尚禅人

幸自圆成，何须特地。直饶以慈悲之故，信手拈来，也未免强生枝节，却返不如未露锋铓以前。只如今恁么，涉水拖泥不少，只得就里分疏，还委悉么？“一粒之中藏世界，普天匝地应时收。”

### 53、示瑛上人

“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若真体道之人，通之于心，明之于本，直下脱却千重万重贴肉汗衫，豁然契悟本来真净明妙、冲虚寂淡、如如不动真实正体，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踏着本地风光，更无许多恶觉知见、彼我是非、生死垢心；拔白露净，信得及，与他从上来人无二无别，等闲不作为、不确执，虚通自在、圆融无际，随时应节、吃饭著衣，契证平常，谓之无为无事真正道人。盖缘根本既明、六根纯静，智理双冥、境神俱会，无深可深、无妙可妙。至于行履，自会融通，唤作“得坐披衣，向后自看”，终不肯只向言句中话路、古人公案间埋没、鬼窟里黑山下作活计，唯以悟入深证为要，自然到至简至易、平常无事处；然亦终不肯死坐坐却、堕在无事界里。

是故从上作家古德行棒行喝、立宗旨、明与夺、设照用、三要三玄、五位偏正、峻机电卷、言前格外、旁提正按，只贵当人活卓卓地，千人万人罗笼不住，

知有向上宗乘，终不指注定杀掘坑埋人。若有如此者，定是弄泥团、非慷慨透脱真正具眼衲子。所以不吃人残羹剩饭，被系驴橛子缀住，不唯埋没宗风，抑亦自己透脱生死不得，况复辗转将路布、窠窟、解路传授与后学，遂成一盲引众盲、相将入火坑，岂是小祸？复令正宗只见淡薄、祖佛纲纪委地，岂不痛哉！

所以学道先须择正知正见师门，然后放下衲子，不论岁月，用做事绵绵相续，不怕苦硬难入参取，管须彻去。不见睦州道：“未得个入头，须得个入头处；若得个入头处，不得辜负老僧。”既操诚日久，大经钳锤、洪炉锻炼，日近日亲，田地稳密，只更办悠久管带，使如证如悟，始终无间，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物物头头有出身处，不堕尘机，不为物转，闹市里、十字街头活浩之中，正好著力也。

五祖老师平昔为人最捷徑，每示徒，多举古德“有漏筌篱、无漏木杓”、“大乘井索、小乘钱贯”、“覲面相呈时，如何分付？”、“典座如何是玄旨？”、“壁上挂钱财”，谓学人“你若使与么会，得彻底去，便可罢参。”所谓“唯此一事实”，直得赤心片片，不隔一丝发许。若真究得到此田地，始堪提持纲宗、传正法眼也。

#### 54、示升禅人

参问之要在专一，不强作为，只守本分。须根脚有透脱处，明见本来面目，踏着本地风光，初不改移寻常行履，而表里一如，任运施为不立奇特，与泛常人无以异，唤作“绝学无为闲静道人”。而自处之际不露心迹，直得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窥不见，始是朴实头著实处也。养来养去，日久岁深，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混融无际，力用现成，透脱死生岂为难事？但患证入处不谛当，胸中有物则留碍也。要急相应，当须旋有旋消，如红炉著雪相似，自然廓然安静、得大解脱也。但自退审，亲附知识不为不久，所以履践处还有端的落著也未？若有落著，更疑个甚么？直下不起一念，脱体承当，一处才真，千处万处岂更别也？祖师只要人见性，诸佛只令人悟心，心性既真，纯一无杂，则四大五蕴、六根六尘、一切万有无不皆是自己放身舍命处，等闲荡荡地如日普照、如虚空无边量，岂以有限身心返自拘局、令不快活耶？

古人十年二十年只要参透，一透之后，便解作活计。如今岂是欠阙？但不起要情、不生执著，随力遇缘，靡不通彻。唯贵专一纯静，虽干事缘，亦非外物，摄归自己，即为妙用，八万尘劳实时化作八万波罗蜜，更不须别参知识。于日用中度无量数众生、成就无量数佛事、历涉无量数法门，皆从自己胸中流出，岂有他哉？所谓“百尺竿头须进步，大千沙界现全身。”

#### 55、示民上人

学道深宜退步体究，但以死生为念，世谛无常，是身非坚久，一息不来，便是异世，他生或若论入异类，转更千生万劫无出彻处。幸而今富有春秋，正好著力，念念趣向，心心不移，向根脚覷捕到一念不生、前后际断处，蓦然透彻，如桶底子脱，有欢喜处，极奥穷深，踏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坐得断，把得住，以无心无为无事养之，二六时中更无虚过底工夫，心心不触物，步步无处所，便是个了事衲僧也。不图名，不苟利，壁立万仞，滴水滴冻，办自己透脱生死事。不管诸余，不动声色，不惊群众，翛然独脱，真出尘罗汉也。切宜信而履践。

昔蒙山惠明道人，自黄梅趁遂卢老到大庾岭，及之，遂咨禀：“不为衣钵来，只为法来。”卢乃令坐于盘石冥心，因语之云：“汝但善恶都莫思量，正当恁么时，一物不思，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来！”明依言敛念，寻有省发。乃复问卢：“为只



这个，为当更别有密意？”卢云：“我若向你道，即不密也。只如上说，汝若会，即密在汝边矣。”蒙山乃了了无疑。将知密意即是密印，若体得老僧所示，心地豁然，密印岂在别人边？密说、显证皆只于刹那顷，才生心动念，即没交涉也。

## 56、示心道者

有祖以来，直指此一段大因缘，政为透脱生死。须是上根利智超言诠、出情域，不以世缘、彼我、高低、强弱、衰荣为意，径于自己根脚下了悟，取本来清静、寂照虚凝、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底本分事，便翛然独立，万象不能藏覆，千圣无以拟伦，等闲荡荡地，一物不思、一物不为，自然无欲无依、超诸三昧，更说甚建立门户、差别作为？直下坐断，壁立千仞，凡亦不拘，圣亦不管，方是了事衲僧。身心如枯木朽（按：应为“朽”）株、寒灰死火，乃真休歇也。所以从上来只贵忘怀独得，既得之后，不立我见，不自贡高，任运纵横，如痴似兀，始称无为、无事道人行履。设使三、五十年亦不变、亦不异，至于千生万劫，亦只如如，所谓“长久最难得人”也。若一往恁么信得及、透得彻，不忧不能度世、跳烦恼生死坑。唯在当人诸根猛利，超毗卢、越祖代亦不为难，此真大解脱门也。

达磨祖师初来少林，九年面壁冷坐，深雪之中得个可祖。洎勘证所得，只礼三拜、依位而立，此岂涉许多言诠耶？要须直下领取，透顶透底，纤芥无违，现成扑不破，万机莫能到。然后于无住本中流出一切，融通无滞，百千作为皆我妙用，处处与人抽钉拔楔，令各安稳去，岂不省要哉！

玄沙一日见人[才弱]尸过，指而示众：“四个死汉[才弱]一个活汉。”若随情见，却是玄沙自相颠倒；若以向上正眼，离见超情，乃知玄沙为人极是亲切。是故透脱须出他阴界，不见古德道：“白云淡泞，水注沧溟，万法本闲，而人自闹。”果是真实谛当。聊闻举着，便知落处，可以透脱生死，不在阴界中窒碍，如鸟出笼，自由自在。自余一切机用言句，只一截便休，更不落第二见也。

## 57、示照道人(尼)

释门奇特，径截超证，速与般若相应，无出禅宗，此乃如来最上乘清净禅也。自灵山拈花、金色头陀微笑，迦文付授“涅槃妙心、正法眼藏、教外别行、单传心印”，历代四七至达磨西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无论凡圣久近，但根器相投，一念透脱，更不假三僧祇劫，便证本来圆成、净妙调御。是故游泳此宗，资大法器，从初立志，跬步便要超卓，所谓“立地成佛”，暂时敛念，便证无生，不立前后际，不从他得，惟是自己分上猛利操修，如斩一絁丝，一斩一切斩，性灵瞥脱，前念是凡、后念是圣，拟不拟凡圣一如，含吐十虚，更无方所。永嘉道：“争似无为实相门，一超直入如来地。”

法华会上龙女献一珠即成正觉，岂非转念便证妙果耶？盖此法天地不能覆载、虚空不可包容，蕴在一切含灵根脚，为一切依倚，长时净裸裸、无处不周。但为情识所拘、闻见所隔，妄认缘影为心、四大为身，不能证得此正体。所以诸圣以悲愿力指出示人，令一切群生有根器者回光返照、单拈独证去！只如龙女所献之宝，即今在甚处？若才举着，便和坐子承当得，终不向语言中作解会、心机意想里作窠窟，便与灵山、无垢世界无二无别也。从上来唯贵最初一念、最初一句，念未生、声未发，直下截断千圣灵机，万灵印契一时划破，可不是脱洒自由、得大自在要妙处耶？

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马师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此个公案，多有涉唇吻商量、作机境解会，殊不稟宗猷也。要须

是个生铁铸就底，方能逆流超证，乃解翻却二老铁船，始到壁立万仞处，方知无许多事。

### 58、示伦上人

“一切有心，天地悬隔”，酌然。如今透关不得，只为心多执重。若脱然摒（此处疑缺一字），当到无心之地，一切妄染情习俱尽，知见解碍都销，更有甚事？是故南泉云：“平常心是道。”然才起念待要平常，早乖差了也。此最为微细难凑处，没量大人到个里踟蹰，何况学地？直须抵死谩生咬嚼教断，直似大死底人绝气息，然后苏醒，始知廓同太虚，方到脚踏实地、深证此事。明得彻，信得及，等闲荡荡地，百不知、百不会，才至筑着，便转辘辘，更无拘制、亦无方所，要用便用，要行即行，更有甚得失、是非？通上彻下，一时收摄，此无心境界，岂是容易履践凑泊？要须是个人始得。若未如此，当须放下身心，教冥然地无一毫许依倚，觑来觑去，日久岁深，自然盖天盖地、触处现成。未有天生释迦、自然弥勒，阿那个在娘肚里便会？直应快著精彩，时不待人。蓦然一咬咬断，也不奈你何。大丈夫须到自得、自由、自在处始得。

### 59、示正上人

参请固欲利根，乘机便领，初无凝滞，亦须深信纯熟、取效长久，向衣单下作工夫，所谓“休去、歇去，唇上醭生去，如古庙香炉去。”盖此乃透脱生死，超凡情、越彼岸，尤宜大忘人间杂务。辩利聪明，未出世间，只增虚妄。祖师西来，唱此一段，要人直下彻证，了却无始无明住地，令净尽无遗，明证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虽千圣万圣出来，不移易丝毫许，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岂可只随言逐句，作机境、事路布、图广知见，待欲胜人而取名利哉？固非此理。既是有志之士，一等踏破草鞋，须究个彻头处。只如僧问云门：“如何是诸佛出身处？”对云：“东山水上行。”他岂不是彻了恁么道？一叶落合知秋，更待言句上生言句、知解上作知解，争得彻去？若体得云门此意，古今言句一时穿过。但办肯心，与么靠将去，瓮里岂曾走鳖？是故古德云：“灵利汉聊闻举着，剔起便行。”

### 60、示性然居士

道山性与道合，喜恬静，不尚藻饰，宿蕴深信，尤慕玄学。每宴寂，通宵彻夕冥默内照，莹彻如冰壶玉鉴，表里洞然；而蔬食长斋，究向上宗乘，遍参知识，一以诚至，探究有年岁矣。始则循见，历语句合头窠窟，八穴七穿，游历筑底。其志愈确，蓦地脱去，直彻佛祖心性渊源，深入理妙，践履说宗二通，融摄涅槃生死，到身心一如胜净之地。机智增明，顿辔自乐，久之，犹不自己，图就诸方达道上上大机，碎佛见、法见，大用明了上头关捩，展拓烹煅炉鞴，摆拨玄妙，择摒廉纤，提持杀活纲宗，超脱圣贤阃域，正到辩邪正、识休咎、知进退、别机宜诚实之地。恰欲整安闲之车，游虚寂之境，径直凑无为无事、罗笼不住、呼唤不回、超毗卢、越释迦、庄严清静自在大解脱之域。适以世缘暂时挽缀，渠处之亦翛然。有志之士以无量阿僧祇为顷刻，当亦绰然遂本源尔！乘凉相过，遇纸笔作此。

### 61、示慧空知客

诸佛出世、祖师西来，鞠其旨归，断无他事。唯以“同体大悲”、“无缘等慈”揭示此段大因缘，图利根上智越格超宗、直下领略，所谓“教外别行，单传心印”，



是故于十万众前拈花，只有迦叶特证，不觉微笑，由是释尊付授。而达摩游梁历魏寻人，在少林面壁，久之，独得二祖深信，立雪断臂，一言之下安心，遂传衣钵，此岂小事哉！

盖从上来皆圣贤应世、主胜根强、龙象蹴踏，源既渊深，流不短浅。自四七、二三之后，间世英灵相继杰出，如思、护、马师、石头寰中独步，德山爇疏钞、临济烧禅板、药峤、天皇、百丈、黄檗及五家宗主各立门风，如布漫天网、垂万里钩，莫不透顶透底，有过千万人作略，出没卷舒擒纵、照用权实，岂只守一途一辙、一知一见，存窠臼、立知解，死水里浸杀、以实法系缀人？

所以遍寰海列刹相望，数百年纲宗不坠，的的相承，源源相继，非单见浅闻、皮肤幽陋所能负担，要是蕴卓识奇姿、跬步越佛祖器量，盖天盖地。初出窠来，迥然殊绝，先了却自己根脚，靠本色咬猪狗手段大达宗师，向顺违境界透脱，办粉骨碎身志见，图大不图细，图远不图近，于千艰万苦、至难至险、如银山铁壁处放身舍命、撒手那边，承当此大事因缘。绝情离见，歇却狂机业识，辟大解脱门，了却自己生死大事，酬初发心志，视六根、四大、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七大性如虚空狂花乱起乱灭，唯全禀承不思议、乃祖乃佛所证、廓彻灵明、广大虚寂金刚正体，深根宁极，饷间举一毛、一尘、一机、一句，靡不从根本中发。虽谓之“大机大用”，早是胡乱名摸了也，更向甚处着心着性、着玄着妙、着理着事？到个里如红炉上一点雪。

闻禅与道，削迹吞声，犹未是极致，况其余光影色声、山河大地、露柱灯笼？眼见耳闻，担枷抱锁，岂不见德山入门便棒、临济入门便喝、睦州现成公案？子细看来，渠已是入泥入水、老婆心切，所以道：“若一向举扬宗教，法堂上须草深一丈。”自余方便门，轩知是不得已；抑而为之，是皆从上来大善知识垂慈运悲，作异世标榜，使有志之士穷到扑不破处，八面玲珑，匪唯自利，亦以利人，传无尽灯，续佛惠命。

自唐历五季以至国初，负重望、据祖位，龙驰虎骤、奔南走北与人拔楔抽钉、解黏去缚者何限？近世不道无人，求全材独脱、奋本分钳锤、启作家炉鞴，诚不可多得。盖缘“师”因循浅陋，“资”又无深根固蒂，只图易晓，便如胶漆，使祖宗无上道妙、高远大机或几乎绝矣。尚赖后昆有拔类离伦底与古为俦，不顾是非、得丧、彼我、取舍，以铁石心办不可卷、不可移之志，攻苦食淡、不怕艰难向前体究，可以继芳躅、续往世高风、为人间明烛、作昏衢日月，此私心常所渴望者也。今既愤悱图起发，切在尽始尽终，择海上具杀人不眨眼手段宗师，图取彻去，则岂唯酬自己超方本心，抑亦于佛法大海出一只手。矧此门绝人我、离爱憎，只贵正知正见，安在乎论谁家之子哉？等是曹溪门下，何有彼宗此派于其间也？

## 62、示张直殿

契证佛祖道妙，最宜上智利根忘怀体究、不堕机境，直下拔萃超群、虚心领略，直得圆明广照、透地通天，彻生死根源，出葛藤路布，胸中洒落，一念不生，前后际断，一句当阳脱去解会，谛实取证，了无疑惑。如昔则老问青林：“如何是佛？”对云：“丙丁童子来求火。”渠便入语言作道理，便谓“丙丁是火，更来求火；如我是佛，更去问佛”。及至法眼究穷拨正他，即大不信。及翻然投诚，法眼亦只如前云云，渠大悟。盖当风证验，始解回光，更不作恶知恶解，当下如暗得灯、如贫获宝，此岂小事哉？诚实谛信，千万亿劫长得受用。是故“道本无言，因言显道”，若得此道，断不在言句上，后番才有言句。知得底里，便七纵八横、颠来倒去；脚踏实地，乃不随语生解，遂能自在出没予夺，莫不穷源极本。从上

大达之士，无不经此场地琢磨锻炼，方堪行持，但熟处放教生、生处弄令熟，悠久得大机大用；见一切万变千化，皆即识得破、信得及、把得住、作得主，选甚放光动地千百万亿佛来，也不消个“了”字。岩头云：“却物为上，逐物为下。”若论战也，个个力在转处。唯向上转，不落下风，便是急著眼处也。拟议不来，便唤（当为“换”）却眼睛也。正宜快断割取，久之纯熟，与摩诘、庞老无以异。

### 63、示胡尚书悟性劝善文

人人脚跟下本有此段大光明，虚彻灵通，谓之“本地风光”。生佛未具，圆融无际，在自己方寸中为四大五蕴之主，初无污染，本性凝寂。但为妄想倏起翳障之，束于六根六尘，为根尘相对黏腻执著，取一切境界，生一切妄念，汨没生死尘劳，不得解脱。是故诸佛祖师悟此真源、洞达根本，悯诸沉沦、起大悲心、出兴于世，正为此耳；达磨西来，教外别行，亦为此耳。只贵大根利智回光返照，于一念不生处明悟此心。况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间法，长时印定方寸，孤迥迥、活泼泼，才生心动念，即昧却此本明也。

如今要直截易透，但放教身心空劳劳地，虚而灵、寂而照，内忘己见、外绝纤尘，内外洞然，唯一真实。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皆依他建立，他能透脱超越得如许万缘，而如许万缘初无定相，唯仗此光转变。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则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便能随所作为，皆是透顶透底大解脱金刚正体也。

要须先悟了此心，然后修一切善。岂不见白乐天问鸟窠：“如何是道？”窠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云：“三岁孩儿也道得。”窠云：“三岁孩儿虽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故应探过正要，修行如目足相资，若能不作诸恶、精修众善，只持五戒十善之人，亦可以不沦坠，何况先悟妙明真心、坚固正体，然后随力修行、作诸善行，令一切人不迷因果，知“地狱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当平持此心，无我人、无爱憎、无取舍、无得失，渐渐长养三十、二十年，逢顺违境界，得不退转，到生死之际自然翛然无诸怖畏，所谓“理须顿悟，事要渐修。”

多见学佛之俦，唯以世智辩聪于佛祖言教中遑掠奇妙语句以资谭柄、逞能逞解，此非正见也，应当弃舍。冥心静坐，忘缘体究，逗到彻底玲珑，于自家无价无尽宝藏中运出，何有不真实者哉？却须先悟了本来，明见“即心即佛”正体，离诸妄缘，翛然澄净；然后奉行一切众善，起大悲，饶益有情，随所作为皆是平等、无我无著、妙智显发、通彻本体善行，岂不妙哉？所以道：“但办肯心，必不相赚，以悟为则，莫嫌迟晚。”珍重！

### 64、示张宣机学士

从上大达之士，单提密传此最上独脱一着子，极为省要。唯务利根上智机应相投、直下领略，几时有如许般次向上向下、理性玄妙、正偏主宾、语言作用？才生解会，即被羈勒，更无自由分。是故本分作家终不上人钩钩、落人圈圈，唯自洞明照了，胸次不留毫发，超然孤高，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千圣同尘，脱白露净，湛然虚凝。至于涉缘应机，如飞剑轮、如聚猛火，安可近傍？语默、有无、动静、彼我一并截断。是故道：“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不得已谓之“一句”、谓之“正位”、谓之“顶门”、谓之“金刚王”。

才得此意，历落通透，情尘意想见解胜智自然销融，时中宽广，获大自在。以此修身行己，以此定国安邦，泽及生民，位望转隆，心术愈正，而能不居其功、不有其德；万世一时，万年一念，十方犹目击，造化握掌中，只是个“转物”；回天易地，纳须弥于芥中，掷大千于方外，岂难为哉？既已深谛，更资淘炼，使转

有力量，而不劳神，泰然大定，岂止穷此生，尽未来际罔不资此。遇同道同证，不举而知，不言而契，舍此置而勿论可也。传曰：“如来有密语，迦叶不覆藏。”独迦叶能不覆藏，乃所以为密尔。

### 65、示同龕居士傅申之

学士大夫相见，多论理性，差近根本；即广知见，该（同“赅”）涉玄妙，通天人之际，会同三教为通儒，以之著述，欲垂名异世，颇顾践履，立节退听修贤业。有至肤浅，要涉猎以资谈柄，尚口好胜，用伏同列，增长我见，皆非正因。虽贤于拍盲不知信向、任自己单见浅闻而生毁誉、昧果迷因堕入流俗者，然比之真实虚心洁己、刻苦退步、忘怀契证、脚踏实地、透根尘、绝伎俩、与古为俦，如维摩大士、给孤长者之流，克证道果，超世出世；只如唐朝裴相国、陆亘大夫、陈操尚书、王敬常侍、于襄阳、李习之、郑愚、韦宙，莫不悉心体究尽平生，得受用我宗；尤洞明出没、穷深极奥，杨大年内翰、李驸马都尉便可与庞居士并驱。盖具大力量，在仕路不舍宰官游方之外，提佛祖巴鼻钳锤世人，操同事摄向鸳鸯行中，出作方面与大宗师为内外护，岂非夙昔承灵山记莂、发百劫千生炼磨愿行而阐如是机缘耶？近世佛法虽浇漓，而衣冠贵胄深信者极伙，殊有古风，要是前三流中相半。倘有志乎此段，须攀上上大机，勿作中下体度，则超凡出尘、得大解脱为不难。唯是专一久长，逢境界恶缘直截拨断，所谓“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

李渤拾遗出守九江，与拭眼归宗相值，一面投契。一日募问教中道：“芥子纳须弥，岂有是理耶？”归宗云：“人传公为李万卷是不？”对曰：“然。”宗云：“观公身不满三尺，万卷书甚处著？”李即领旨。此岂可与著相执情守见者论量哉？要是因指见月、忘筌罟得鱼兔者根器，乃可以不守方便窠窟尔！直一举便知落处，然后颖脱到七通八达之地，显大受用矣。

韩文公问大颠：“愈公务事繁，佛法省要处，请师一言。”颠只据坐，公罔然。是时三平侍立，即抚禅床一下云：“侍郎！和尚道：‘先以定动，后以智拔’”，文公大喜曰：“禅师佛法峭峻，愈却于侍者处有个入处。”利根种性，一拨便转，看他师资互作方便，向不可名、不可言处发挥，非韩公俊快，安能领略？所谓“挥斤者敏手，亦须受斤者有不动之质”，然后二俱入妙，不然则成一场漏逗尔！观此，那假日日入室、朝朝咨参？是故昔人隔江招扇，渠便横趋而领。今恁么形纸墨，乃知而故犯也。

### 66、示黄声叔

“相逢不拈出，举意便知有”，子细点检，已是涉水拖泥，况其余周遮？则通人分上宜乎峭绝，岂容纷拏？盖此个独许洒洒落落，虽电卷星驰，未免蹉过。只恁么举觉，过犯弥天。如未相逢、未举意时，直下领略，存乎其人，不可更教形文彩、作知解去也。珍重！珍重。

### 67、示曾待制

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天下参问，以为模范、作异解者极多。唯直透不依倚、不作知见，便能痛领。才有毫发见刺，则黑漫漫地。岂不见法眼举问觉铁嘴：“赵州有个庭前柏树子话，是不？”觉云：“和尚莫谤先师，先师无此语。”但恁么体究，便是古人直截处也。

严阳尊者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者云：“一物不

将来，未审放下个什么？”州云：“看你放不下。”严阳遂大悟。后来南禅师有颂云：“一物不将来，两肩担不起；言下忽知非，心中无限喜。毒恶既忘怀，蛇虎为知己；寥寥千百年，清风犹未已。”但试自频举：“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蓦然便省也不难。僧问云门：“不起一念，还有过也无？”门云：“须弥山。”此又直截省要也。无事虚心静虑，且下钝工夫，只管举看，久之当自有入处。

## 68、示吕学士

初祖达摩到梁见武帝，合下只用个顶<sup>字</sup>顶上一着子，而武帝不荐，使人到今扼腕。后来多少人汨泥汨水，去它脚迹寻卜度，作百千异解，要且不曾梦见，只是机缘上生机缘、见解上起见解。所以道：“剑去远矣，尔方刻舟。”当时能截断个胡汉，则不到带累人处，所谓：“知恩，方解报恩”，且作么生截得它断？

## 69、寄蜀守苏仲虎

大法本平常，在利根精敏宽通，不作聪明了之为易入。每患知见太多，遂汨此源，转穷转远，莫能透彻。若一切平心，心亦了不可得，泯然自尽，则本性圆明混成，不假造作，截流深证，无过与不及处，乃造天真机要，所谓“着手心头便判”是也。日用之间常令成现，岂不泰定哉？古人悟心，悟此心也；发机，发此机也。自可万世不移，只守闲闲地，超然独得，更无对待。若有对待，则成两立，便有彼我得失，莫能脚踏实地更进一步——一法不立，然后怙妥明见本来人、去却胸中物、丧却目前机，脱体安稳，永离退转，得无所畏方便，可以拯济群灵。政须长久相续无间，乃善。

## 70、示黄太尉铃辖

此道幽邃，极于天地未形、生佛未分，湛然凝寂，为万化之本；初非有无、不落尘缘，炜炜烨烨、莫测涯际，无真可真、无妙可妙，超然居意象之表，无物可以比伦。是故至人独证颖脱，泯然净尽，彻此渊源，以方便力直下单提，接最上机，不立阶级，所以谓之“宗乘”、“教外别行”，以一印印定，遂拨转关捩，不容拟议。

至于拈花微笑、投针举拂、植杖抵几、瞬目扬眉，悉出窠窟理道、语言路布，如击石火、似闪电光，瞥然迅急，万变千化，曾无依倚，透顶透底，截断笼罗。只许俊流，不论懵底，正要具杀人不眨眼气概，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然后特达绝死出生、超凡入圣，蕴远见高识，居常不露锋铓，等闲突出，则惊群动众。盖深根固蒂，觑破威音王以前、空劫那畔与即今日用无异无别。既能行持有力，堪任重致远，得大自在。促三祇为一念、衍七日作一劫犹是小小作用，况掷大千于方外，纳须弥于芥中，乃家常茶饭尔。

昔裴相国得旨于黄檗、杨大年受印于广慧、维摩手搏妙喜界、庞老一口吸西江，岂难事哉？唯直领此大因缘而已。既有此道之基本，时中能不听人处分，略操勇猛，向应酬指呼之际著眼，运快机利智，转一切万有回自己掌握，舒卷纵横，则与上来大达抱道蕴德、践履纯熟之士岂有异耶？但使源源相续无间断，便是长生路上快活人也。

祖师云：“心随万境转，转处实能幽，随流认得性，无喜亦无忧。”纵于转变处得幽深之旨，向流动时彻见本性，超出二边、不居中道，安可更存违顺、忧喜、

爱憎令罣碍自受用哉？以心传心、以性印性，如水入水、似金博金，乐易平常、无为无事。遇境逢缘，不消一割。德山行棒、临济用喝，云门、睦州风旋电转，何远之有？唯不徇情转，盖色骑声，超今越古，向百草颠头快行剑刃上事，所以道：“拨开向上一窍，千圣齐立下风。”鸟窠吹布毛、俱胝一指头、赵州三吃茶、禾山四打鼓、云门须弥山、洞山麻三斤，镕瓶盘钗钏为一金、搅酥酪醍醐为一味，不出至微至奥无上道妙矣。

严阳尊者问赵州：“一物不将来时如何？”州云：“放下着。”复征：“既一物不将来，教某放下个什么？”州云：“看你放不下。”渠即大悟。岂不是灵利？解言下返照，直截透彻，忘怀绝念，大解脱根源，踏着本地风光，契合本来面目。以此一句证却，则千句万句根尘俱谢，默契心宗，便非他物。后来便伏毒蛇、降猛虎，显不可思议灵验，岂不为殊特哉？

## 71、送雷公达教授

灵山释迦文百万亿贤圣会集，龙象如林，皆超群越众、大器大根，可以迎风投契、隔岳隔海领略，岂止闻一知十、举毛尘彻见至微至隐底蕴？宜乎未明先见、不遗毫发。及至拈花，独金色头陀微笑，黄面老乃开怀展手、了不覆藏，便道：“吾有正法眼、涅槃心分付之，令善护持。”厥后，果的传二十八世，雅当开证初祖，到今流通，真规不坠。

是时文殊、普贤、弥勒、金刚藏、观世音悉拱默听之，何也？尝鞠其至趣，盖当授受之际，岂不慎许可而然哉！虽以眼照眼、以圣继圣，羽翰、步骤、体裁莫不绝去蹊径，唯单提独用向上一着子，寔千圣不传之妙、万灵景仰之宗，出格越情、绝凡脱圣，辉天焯地、耀古腾今，是故历二千年浑如目击。

只阿难询由来，谓：“金襴之外，别示何法？”迦叶遽呼，待渠应诺，即云：“倒却门前刹竿着。”此与向来拈花微笑何所异同？则绵绵联联，初无二致。《传灯录》、《宝林传》所载，靡不如水入水、似金博金。所以达磨唱云：“直指人心，教外别行”，故不忝尔。

洵山云：“此宗难得其妙，切须子细用心，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出尘阶堦。”著破布百衲、头髻髻、脚跟跣，稠人中看之，不直半分文，蓦地打彻，翻却无量生业识种子，向百不知、百不会处信口道、信手拈，不知有底，如鸭听雷，只眨得眼，后来榷头便领千群万众，若固有之。往往大有道宗师，比比皆是。

至如居贵势、作卿相，如裴相国、陈操尚书、白乐天、王常侍、本朝杨大年文公、李都尉驸马，惊群敌圣、信彻见透、受用无尽，率皆稟奇谋异见，不蹈袭世间，而图出世间津梁，乃如此。

山僧所稟寡昧，偶愤发欲攀跻先哲所造诣，殊无过人作略，但操守久之，以微有信，因不善晦，出而为人，蹉跎四十余载，每遇杰出英才，必倾倒罗列，随所向、任机缘，专一唯在个中拨转一句一言，透顶透底，明千圣顶上、得大自在解脱力用而已。果能有济，度尽六地群灵，举而置之安乐、无为、无事稳密之地，则与迦文、金色，下至六代祖、唐宋大达将相，岂有异耶？源深流长、根牢蒂固、不妄许与，乃为真实谛当、英灵豪俊解脱大士也。

## 72、巨济了然朝奉

根脚下各具此段，惟宿植深厚之士于世谛缘轻，有力量能自摆拨，长时退步，孤运独照，洁清三业，端坐参究，妙省明脱，向自己分上离见绝情、壁立万仞，放舍无始劫来深习恶觉，摧碎我山，枯竭爱见，直下承当“千圣莫能移易、万象

不可覆藏、辉天焯地、乃佛乃祖直指、妙严清净本有”金刚正体，向百匝千重不能辨别处著得眼，八纵七横了无分割处下得刃，机出物先、言超意表，洒洒落落、湛湛澄澄，转变自由、力用活脱，于从上来克证上流同得同用、无异无别。等闲地只守静默，初不露锋芒，似个痴兀人，随缘放旷，饥餐渴饮，与常时无以异，所谓“不惊群动众，密密显用发大机”，久之，到纯熟安闲稳实之地，更有甚闲东破西烦恼生死可拘束得？

是故古之有道宿德令人既脱根尘，当弘密印，三十、二十年做冷寂寂地工夫，才有纤毫知见解路，随即扫摒，亦不留扫摒之迹。撒手那边，全身放下，硬纠缠地，得大快活。唯恐知有如是作略，知则祸事也，始是真实践履也。不见三老师赵州、洞山、投子皆赞重无心境界，实欲后学也与么去。若呈机关语言、辩慧知解，正是染污心田，卒未能可以入流。灵山拈花、少林面壁，多少人穿凿，不依本分，殊不知将口头声色扞摸作用，大似刺脑入胶盆。若是俊流，他应不尔。已能探讨，必意其远者、大者，到结交头验谛实。所以得底人雪鼻涕亦无工夫，且道他向甚处行履？将知教外单传不是造次承当、望空捋邈，一一透顶透底、盖天盖地，如狮子儿游戏自在，轩豁时直是轩豁，绵密处直是绵密。虽只是一段脚跟，到究竟，须自著精采，乃为实头受用。

### 73、示张仲友宣教

要探赜此个大因缘，惟利根上智终较省力，然须用作一段紧要事，常时静却己见，使胸中脱然回光觑捕，内外虚寂湛然，凝照到一念不生处，彻透渊源，翛然自得，体若虚空，莫穷边量，亘古亘今，万象笼罗不住、凡圣拘碍不得，净裸裸、赤洒洒，谓之“本来面目、本地风光”，一得永得，尽未来际，更有甚生死可为障碍？至于小小得失是非、荣枯寂乱，直下截断，把得住、作得主，长养将去，“一心不生、万法无咎”。只是切忌起见，作承当，便落彼我，必生爱憎，不能脱洒也。此个无心境界、无念真宗，要猛利人方能著实。祖师西来，只是“直指人心，令人见性成佛”，既明信入此心，信得及，万缘放下，常令胸次空劳劳地，此长养圣胎、入真正修行也。

若确实未有个谛当处，时中逢境遇缘，即纷纷扰扰，易得随一切物转，长堕在生死缠缚中。应须快著精彩，但念无常，以生死为大事，向逐日日用之中，行时行时看取，坐时坐时看取，著衣时著衣时看取，吃饭时吃饭时看取，直下脚跟有个发明处，深信此大事因缘从空劫那边、以至父母未生前，合下圆明朗照，只如即今日用之中，又何曾亏欠？一处透得，千处百处无遗，所谓“处处真，处处真，尘尘尽是本来人，真实说时声不现，正体堂堂没却身。”则一尘才举，大地全收，遍法界都卢是个自己，更向何处著眼耳鼻舌身意？轩知无二无别，如水入水，如金博金，真如如实大解脱也。

昔于頔相公、裴休相国、本朝杨亿内翰、李遵明大尉皆禀利根种智，长与方外老宿办心参究，悉有契证，不失为贤达，盖根性非于一世熏炙也。于公见紫玉问：“佛？”紫玉呼，渠应喏。玉云：“只这是。”裴公问黄檗：“高僧？”蘂云：“更莫别求。”杨大年参透广慧老，有颂云：“八角磨盘空里走，金毛狮子唤作狗，拟欲翻身北斗藏，应须合掌南辰后。”李都尉见石门，大悟有颂：“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拌（按：多作“判”），直趣无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四心所谓，岂有异耶？但发明心地，直透本根，既尔谛实，随所作用，无别道理也。

五祖老师常问：“过去心不可得，见（“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既不可得，毕竟心在什么处？”山僧常时示参众，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

为侣底是什么人？”马师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若体究得毕竟心落处，即领略得“一口吸尽西江水”。才生异见，起一念疑心，即没交涉也。要须放下诸缘、杂知杂解，令净尽到无计较处，蓦尔得入，即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也。

#### 74、示德文居士

朴实头脚跟着地，修行净意，是大便宜，所谓“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然见性悟理，情念俱捐，胸次廓然，离一切相，融彻虚通，然后透顶透底、物我一如，生与死齐、佛与众生等。至于动静语默，触处逢原（“源”），举一毫一尘，靡不该（“赅”）收。然后日用之中，如踞地狮子，谁敢当前？乃一相一行，得遍行三昧。根机既脱，一出无心，才有纤微，悉皆截断，方是向上人行履。所以古老贵参玄之士先悟妙心，行无修之修，证无证之证，不用向外驰求，只自回光便了。不见古人投机——隔江招扇、倒却刹竿、竖指、吹毛、见桃花、闻击竹，皆是契证处。佛法岂有许多来？正要绝伎俩，当阳便承当，即是安乐修证之地也。

#### 75、示兴祖居士

脱虚妄缠缚、破生死窠窟，第一要根器猛利轩豁，次办长久不退之心，俾力量洪深，境界魔缘挠括不动，而以佛祖大法印定本心。此心乃真净明妙、卓然独存，虚空世界有成坏，此段初无改移。直下专一操存探究，令透顶透底、物我一如，彻下通上，只个金刚正体，了了无毫发遗漏，莹彻玲珑，万年一念。初纵未全，抵死摆拨，日近日亲，丝来线去，养得纯熟，向二六时一切境中，著著有出尘之意、出身之路，持清净戒而无执戒之念，浩浩修行而不存功用，一往不留踪迹，自然与古来得道之士同俦。是故耆宿论悟入修证——“得坐披衣，向后自看”，正要人作无间道中工夫也。

况生死事大，多少人腊月三十日脚忙手乱，大率在平时安稳，一往粗浮，随尘缘辊了，逗到时节到来，临渴掘井，岂做得办也？人生一世，不早回头，百劫千生，等闲蹉过。

今既知有此段，只在坚固向前，损诸知见、拨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或妄想起，急须拨置，令翛然无住，本性常明，明亦不取，凛凛如吹毛剑，谁敢当锋？一切语言道断、心行处灭，要行即行、要住即住，圣亦不收、凡亦不属，岂不是了事凡夫耶？所以从上来人诲示训导，唯务无心，非无真心，但无一切净秽、依倚、分别、知解、执著之心耳。此发心学道悟入修行方便次第也。

#### 76、示超然居士(赵提刑)

曹山辞悟本，问：“向甚处去？”云：“不变异处去。”复征云：“不变异岂有去也？”答云：“去亦不变异。”自非踏着实处，安能透彻如此？岂以语言、机思所可测量哉？盖履践深极，到无渗漏之致，然后罗笼不住。

学道之士立志“外形骸、一死生、混古今、绝去来”，要须攀上流，造诣至真谛实、渊奥阃域，打办自己拔白露净，无丝毫意想堕在尘缘，直下心如枯木朽株，如大死人无些气息，心心无知，念念无住，千圣出来移换不得，乃可以向枯木上生花，发大机、起大用、兴慈运悲，乃无功之功、无作之作，岂落得失是非哉？才留一毫毛，则抵牾于生死界，自己未能度，安可度人？维摩大士不住金粟位，入酒肆淫坊作大解脱佛事。



## 77、示魏学士

觌面相呈，实时分付了也。若是利根，一言契证，已早郎当，何况形纸墨、涉言诠、作路布，转更悬远。然此段大缘，人人具足，但向己求，勿从它觅。盖自己心无相、虚闲静密，镇长印定六根四大，光吞群象。若心境双寂双忘，绝知见，离解会，直下透彻，即是佛心，此外更无一法。是故祖师西来，只言“直指人心，教外别行，单传正印，不立文字语句”，要人当下休歇去。若生心动念、认物认见、弄精魂、著窠窟，即没交涉也。石霜道：“休去，歇去，直教唇皮上醭生去，一条白练去，一念万年去，冷湫湫地去，古庙里香炉去。”但信此语，依而行之，放教身心如土木、如石块，到不觉、不知、不变动处，靠教绝气息、绝笼罗，一念不生，蓦地欢喜，如暗得灯，如贫得宝，四大五蕴轻安，似去重担，身心豁然明白，照了诸相犹如空花、了不可得，此“本来面目”现本地风光，露一道清虚，便是自己放身舍命、安闲无为、快乐之地。千经万论只说此，前圣后圣作用方便妙门只指此。如将钥匙开宝藏锁，门既得开，触目遇缘、万别千差无非是自己本分合有底珍奇，信手拈来皆可受用，谓之一得永得。尽未来际，于无得而得；得亦非得，乃真得也。若不如是，便落有证、有得、相似般若中，却不究竟也。

既豁然达得此根本分明，然后起力作用，正好修行。二六时中，孜孜履践，不取一法，不舍一法，当处圆融，处处是三昧，尘尘是祖师，而不留胜解之心，专行无人、无我、平等一相大道。奉戒持斋，精修三业，令纯净无染，滴水滴冻，乃至六度万行一一圆通，发大机、启大用，辗转令一切人信此、参此、悟此。须行解相应，慎勿作拨无因果、潏潏荡荡魔邪见解；才作此，即谤般若，却招恶报去！所以佛祖垂教，谓之“清净明诲”，当须依此正因，然后当证妙果，所有一生力量正要透脱死生。若一念圆证、念念修行，以“无修而修、无作而作”炼磨将去，于一切境不执不着，不被善恶业缘缚，得大解脱。到百年后，翛然独脱，前程明朗，劫劫生生不迷自己，便是千了百当。此皆显不落言诠、玄妙、机境之致，应当冥心体究，俾透彻尘劳、证清净妙果。

## 78、示嘉仲贤良

“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始为道矣。”此谛实之言也。但心真，则人佛俱真，是故祖师惟直指人心，俾见性成佛。然此心虽人人具足，从无始来清净无染，初不取着，寂照凝然，了无能所，十成圆陀陀地，只缘不守自性，妄动一念，遂起无边知见，漂流诸有，根脚下恒常佩此本光，未尝暧昧，而于根尘枉受缠缚。若能蕴宿根、遇诸佛祖直截指示处，便倒底脱却腻脂衲袄，赤条条，净裸裸，直下承当，不从外来，不从内出，当下廓然，明证此性。更说甚人、佛、心？如红炉上着一点雪，何处更有如许多切怛也？

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语句，惟许最上乘根器，如飘风、疾雷、电激、星飞，脱体契证，截生死流，破无明亮，了无疑惑，直下顿明，二六时中转一切事缘皆成无上妙智。岂假厌喧求静、弃彼取此？一真一切真，一了一切了，总万有于心源，握权机于方外，而应物现形，无法不圆，何有于我哉？要须先定自己落著，立处既硬纠地，自然风行草偃。所以王老师十八上便解作活计、香林四十年乃成一片。尘劳之俦为如来种，只在当人善自看风使帆，念念相续，心心不住，向此长生路上行履，即与佛祖同德同体、同作同证。况百里之政并在手头，安民利物即是自安，万化同此一机，千差并此一照，尽刹尘法界可以融通，何况人佛无异耶？



## 79、示方清老

老达磨来自竺乾，岂尝持一物？及游梁历魏，面壁少林，无人识渠，独可祖效勤、立雪断臂，始略垂慈，由此即心。若谓无言，从何而入？如谓有言，向伊道甚？将知须是个人，始十分领略，乃无渗漏。所以入此门来，要是根器猛利，能疾速弃舍从前知见解路，使胸次空劳劳，不留毫发，洞照虚凝，言思路绝，直契本源，泯然无际，自得“本有、无得”妙致，方号“信及、见彻”，犹有无量无边难测难量大机大用在！倘留些能所、堕在缘尘，则卒急未便相应。是故古德劝令直下休去、歇去。此段譬如快鹰鹞梢云突日、迷风背箭，掀腾直截，不容拟议，苟或踌躇，乃蹉过也；其为教外别行，从可知矣。既有志于是，请放下着，觊体承当，一切成现，则初祖不曾来、自己亦无得。

## 80、示李宜父

此道最径要，不出一言，而此言非佛口所宣、非诸祖所道。若谓“即心非心、即佛非佛”，则刻舟守株，了无交涉。若默识此言，岂堕唇吻？趁块之流遂妄卜度，以为瞬扬举动，未梦见在！殊不知从上来，体裁步骤，且不是作聪明、立知见、论权实照用境界，抑不得已，遂按下云头，棒喝交驰，星飞电击，俊底聊闻即知落处。且毕竟是那一言？莫是“柏树子、须弥山、露、亲、瞎、普、错、俱、见、知”么？莫是“担板汉、勘破了、吃茶去、珍重、敢保老兄未彻在、歇去、参堂去”么？并是依草附木精魅。有底道是也——“祖师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便是错认定盘星也。直须待桶底子脱，如睡梦觉，大彻大悟，然后可以承当此言也。

## 81、示韩通判

透脱要旨，唯在歇心。此心知见生即转远，直下歇到无心之地，虚闲寂静；虽万变千转，非外非中，了不相干，自然腾腾任运、照应无方，便可以使得十二时、用得一切法；根本廓然，不形彼我、爱憎、得失、去来，所谓“任运犹如痴兀人，他家自有通人爱。”

## 82、示张国太

此段大因缘，乃佛乃祖特行独唱，接上乘人、利根明敏之士，要超情离见，觉机关活卓卓地透漏，未举先谳，未言先领；才有朕兆，一剪剪断，直下不明他事，终不向意根下寻思，要须打办精神，当阳承担担负，如太虚日轮无幽不烛。所以从上古德，到“单提”处，不容毫发，编拨将去，使净裸裸、赤洒洒，不与万法为侣，不与千圣同廛，独脱超升，自由自在去。是故德山、临济棒喝交驰，出没纵横，不在窠臼。至于言语机用一时坐断，圣凡路绝，得失情遣，到大休歇场，更唤什么作生死？胸次等闲，照亦不立。遇缘即宗，拈得出来，盖天盖地，据慈悲方便，落草商量，正要令利根人拨去妄缘、恶觉知见，彻空空处，空空亦不存，心如太虚，森罗万象无不包含，印定头头处处，得大解脱，乃名“了事底人”，亦尚未当得“向上行履”。若论“向上行履”、“千圣密传”处，岂止壁立万仞、隔千里万里？尽大地拈来，未有一尘许，谓之“大用现前”。三十、二十年长养纯熟，便乃契证也。“即心即佛”，已是八字打开；“非心非佛”，重向当阳点破。不寻其言，一直便透，方见古人赤心片片。若也踟蹰，当面蹉过也。

“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多少径

截省要！何不便与么承当？更入它语言中，则永不透脱。多见学者只么卜度下语，要求合头，此岂是透生死见解？要透生死，除非心地开通。此个公案乃是开心地钥匙子也。只要明了“言外领旨”，始到无疑之地。

昔修山主要见地藏，自陈：“此番来见和尚，经涉许多山川，极是辛苦。”地藏指云：“许多山川与汝，也不恶。”渠便桶底子脱去。似此岂假多言？道途之间，也须保任始得。

### 83、示张子固

大道无方，惟是利根种性一闻千悟，不从外起，不自内得，脱然如汤消冰，初无得丧。盖此生佛未分以前廓彻明妙，了无依倚，卓然独存，但一念逐缘，背此真体，遂生如许不相应事业，熠熠地飘流，无暂停息。取境既熟，心源混浊，习以为常，见闻皆不出声色，只以迷妄自缚，及至体究大解脱，渺渺茫茫、莫知涯际，识浪滔滔、未尝暂住，故无由造入。而复有宿昔熏炙片善，喜乐谛信，要求其所，乃是上善；逗到伏膺参叩，却黑漫漫地，无它，只是抛离，久不纯熟乃尔！

如今要直截承当，但办着身心，冥然叩寂，丧却心机，一如土木，待渠时节到来，倏然自桶底子脱，契此本光，了此湛湛澄澄、不变不动、清净无为、妙净明性，固蒂深根，到金刚坚固正体，全身担荷得行；然后方可万别千差悉归一致，动与静一如，心与境俱合，则一明一切明、一了一切了，举个须弥山、道个庭前柏树子，一切机境岂从他发？至于行棒下喝、擎掬辊球，无不一一印定；生死涅槃犹如昨梦，自然泰定安闲，得休歇处。更疑什么？要用便用，要道便道，遇饭吃饭，遇茶吃茶，契平常心，不起佛见、法见。佛见、法见尚乃不起，何况起造业心、发不善意，终不作此态度——“拨无因果”。由是得坐披衣、调卫降伏，与无心相应，乃是究竟落著之地。永嘉道：“但自怀中解垢衣。”岩头道：“只守闲闲地。”云居道：“处千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曹山道：“如经蛊毒之乡，水也不得沾它一滴。”谓之“长养圣胎”，谓之“染污即不得”。直须放下却从前作解、一切净秽二边之像，行住坐卧，悉心体究，乃自着底力，非从它人所授，乃是从上古德快捷方式也。

### 84、示元宾

佛祖大因缘，非名字、语言、知见、解路、作聪明、起思惟所了。要忘怀、忘缘，外空诸相，内脱识情，退守清虚安闲，澄彻洞然，超诸方便，直透本来妙心，“亘古亘今湛然不动，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永无渗漏”，谛当之地，一得永得，无有变异，乃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然此如上所说，尚是理论，以言遣言，以理会理，令人渐有趣向。从前为入理蹊径、拖泥涉水廉纤之论，及至真实提掇，何有如是周遮？是故“灵山拈花，迦叶乃笑”，是中岂可容毫发说底道理？要须透顶透底，尽大千刹海一举便透，悉知落处，方谙悉从上来所行正令，德山棒、临济喝，岂小儿戏耶？若具本分作家手段，不须一割。所以庞老问石头：“马祖不与万法为侣是什么人？”石头掩其口。而马师道：“待你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你道。”岂二端耶？鞠其至趣，同是入泥入水，安可高下浅深之？到个里，直须知有；既知有，更须转去始得。切忌守死语、堕窠窟，才有一毫芒能所作用、玄妙理性，见刺刺人，卒未拨剔得下，作么生透脱死生、证安乐无为不动境界去？古人重履践一门，“得坐披衣，向后自看”是也。切须管带使得力，乃善。

古贤达具大根器，能自证明，又能力行之，唤做“作工夫”。长时只觑自己起

心动念，才有毫发，即及令净尽，终不用作一种事业——“资谈柄，期胜于人而伏人，长知见，作能作胜，图声名实头”，只为死生大事，百劫千生不昧、不陷坠。古来大有不惜眉毛为人指出处：云门觐体全真，临济坐断报化佛头，德山“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则虚而灵、寂而照。”岩头“只守闲闲地，一切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赵州道：“我见百千个汉子，只是觅作佛底，中间觅个无心道人难得。”但熟味其言，休心履践，他时异日，逢境遇缘，乃得力也。要当慎护，勿令渗漏，乃秘诀也。

裴相国见黄檗，言下有契证，更为发挥传心秘要，再三叮咛，无限量慈悲。于迪襄阳参紫玉，一唤便回头，重为指“黑风飘船，见堕罗刹国”，方得涣然。自古士流肯重此事，废寝忘餐，直下见谛者不胜数；皆由当人根力、智见高明爽快，然后能访寻决择。今既与古为俦，尤宜力行不退，图深证、深入，勿只尚口头语言，必使“心心不触物、头头无处所”始得。

此道贵单提独证，与祖佛向上机契合，高出心源，如击石火、闪电光；不容拟议寻伺，直下便透，不落意根情想，以至说理说性，于机境语句中作窠窟、立解会，递互传持。“说唯心、融地水火风、以虚空为量”，唤作透根尘下事，只成理论，不出教家三乘、五性，权立阶梯，返成钝置。当须了取“未有佛祖以前，个片田地从甚处来？”才有纤毫有所得，乃是相似般若，应深辨别，勿堕尘机。到腊月三十日理地不明，断割不去，那时惶惶缪乱，悔不可及也。五祖老师常示学徒：“须参临命终时禅”，此非小事。设使聪明辩慧八达七通，纤洪理论丝来线去，不出识学论文，正是打骨董、究竟无截断处。所以从上古德、大有道宗师与利根上智、奇特之士，如陆亘大夫、王敬常侍、裴相国、甘贽道人、陈操尚书、崔群、李翱、杜鸿渐、庞老、李勃、于頔，本朝杨内翰大年、李附马诸人，莫不探赜体究，八面玲珑，有脚踏实地处，而能作人所难作、行人所难行，为内外护，于大法海中津济（按：救渡众生）帐样（按：犹榜样。样，原作“**才美**”，乃样的异体字），不虚出南阎浮提一遭。古人既尔，今岂只守寻常，不以自己死生大事及洪持道妙为至要，放令诸尘缘境牵惹缠缚、名言句数笼罗，无“出格之作、向上眼目、大解脱机”为可惜。大丈夫汉已能打破面皮参请，应须“通身是眼，照破幻缘”、“金刚宝剑，截断爱网”。虽在士流、现宰官身，笔头上好作方便，指挥处好行祖令，使一切闻见皆知因果、俱识起倒，便是与古为俦也。

“末后一句，始到牢关，把断要津，不通凡圣”。咄！不可只管落草开眼作梦，也须向顶**宁页**上施展始得。

## 85、示曾少尹

佛祖妙道，唯在各人根本上，实不出本净妙明、无为无事心矣。虽久存诚，未能谛实，盖无始聪利智、性多作为而汨之。但教此心，令虚闲寂静悠久，湛湛如如，不变不易，必有大安隐快乐之期。所患者，休歇不得，而向外觅、作聪明也。殊不知本有之性如金刚坚固，镇长只在，未曾斯须间断。若消歇久，蓦地如桶底子脱，自然安乐也。若求善知识，广要持论，则转远矣。惟是猛利根性，猛自割断，猛自弃舍，当有证入、自知之矣！既知之后，知亦不立，始造真净境界。以公道契之外，故强言之，可照之区域之表也。

## 86、示蒋待制

此段事，天、人、群生、至于佛祖皆承威力，但以群灵虽蕴此而冥昧，枉受沉溺，佛祖达此而超证；迷悟虽殊，其不思议一也。是故佛祖开示直指，莫不令

一切含灵各各独了自己本来圆具、清静妙明真心，更不留如许尘劳、妄想、计念、知见，直向五蕴身田，回光返照，湛寂如如，廓尔承当、明见此正性。

此性即心，此心即性，浩浩作为，应在六根门头千变万化，初不摇动，故号“常住本源”。若达此本，力用所作无不透彻；须是截流而证，若踟蹰动念，则没交涉也。唯是当人根性素来纯静深沉，为最易为力，只略返照一透，便可证入，古人谓此为“无尽藏”，亦名“如意珠”，亦号“金刚宝剑”。

要深具信根，信此不从他得，行住坐卧凝神寂照，净倮倮地，无间无断，自然诸见不生，契此正体不生不灭、非有非无、无实无虚、离名离相，即是当人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也。古德所以扬眉瞬目、拈槌竖拂、行杖行喝、微言妙句、百千亿方便，无不令人向此透脱。一才透得，便深彻源，弃却敲门瓦子，了无毫发当情，三十、二十年于中履践，截断路布、葛藤、闲机破境，翛然无心，乃安乐之歇场也。所以道：“即今休去便休去，若觅了时无了时。”

摩竭掩室、毗耶杜词，人皆以为极致，殊未梦见渠脚指头在；大人大见、大智、大用，岂拘格量哉？直是痛的的地，恨不两手分付，那论浅深、得失、彼我，现量纷纭、和泥合水耶？且如佛未出世、祖师未来、世界未成、虚空未现，向甚处扪摸？要须丧却机心、死却知见、脱去世智辩聪，放下直如枯木朽株相似，蓦地体得到绝气息处，淡然忘怀，万年一念，将养保卫，久久纯熟，子细返观，便谙得摩竭、净名来脉也。

赵州临示寂，封一柄拂子，送与镇府大王云：“此是老僧一生用不尽底。”原其高识远见，岂令人滞于相、执于言、缚于葛藤耶？唯直了证，则活鱖鱖、有出群作略，乃能担负，如水入水、似金博金也。

襄阳郡将王常侍参洸山大圆得旨。一日，有僧从洸山来，常侍问：“山头老汉有何言句？”僧云：“人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洸山竖起拂。”常侍云：“山中如何领解？”僧云：“山中商较，即色明心，附物显理。”侍云：“会便会，着甚死急？汝速回去，待有书与老师。”僧驰书回。洸山拆见——画一圆相，于中书个“日”字，洸山呵呵大笑云：“谁知吾千里外有个知音！”仰山云：“也只未在。”洸山云：“子又作么生？”仰山于地上画一圆相，书个“日”字，以脚抹之而去。看他得底人步骤趣向，岂守窠窟？则个里若善观其变，则能原其心；既能原其心，则有自由分；既有自由分，则不随他去也；既不随他去，何往而不自得哉？

每接士大夫，多言“尘事萦绊，未暇及此；待稍拨剔了，然后存心体究。”此虽诚实之言，然一往久在尘事中，口以尘劳为务，头出头没，烂骨董地熟了，只唤作尘事，更待拨却尘缘，方可趣入；其所谓“终日行而未尝行，终日用而未尝用”，岂是尘劳之外别有此一段大因缘耶？殊不知大宝聚上放大宝光，辉天焯地；不自省悟承当，更去外求，转益辛勤，岂为至要？若具大根器，不必看古人言句公案，但只从朝起，正却念、静却心，凡所指呼作为，一番作为一番再更提起，审详看：“从何处起？是个甚物作为得如许多？”当尘缘中一透，一切诸缘靡不皆是，何时拨剔？即此便可超宗越格，于三界火宅之中，便化成清静无为清凉大道场也。《法华》云：“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经行及坐卧，常在于其中。”

## 87、示宁禅人

死生之变亦大矣，衲僧家坐断报化佛头，不立纤毫知见，直下透脱，要万年一念、一念万年，死死生生、生生死死打成一片，不见毫末起灭轮转。所以道，“任是千圣出头来，终是向渠影中现”。试问渠正体作何形段？须知空劫已前，由地（按：当为“他”之误）建立；至于穷华藏浮幢王刹、尽未来际，亦因他成就。

若是上根利智，脱却无始劫来虚妄染污、圣凡情量，向脚根下猛省直透，弃舍一切依倚、闻见、觉知、色声味触，如红炉上着点雪，洒然净尽，无量珍宝于中运出，无边胜相于中显现，亦于本心初无彼我、是非、胜负、欣厌，便与本来无二无别，更唤甚作生死？唤甚作小大？冥然岑寂，得大安稳，始知从来不曾丧失、亦不欠少。岂不见石头问药山：“汝在此作什么？”山云：“一物不为。”头云：“恁么则闲坐去也。”山云：“闲坐则为也。”头云：“汝道不为，不为个什么？”山云：“千圣亦不识。”石头乃有颂：“从来共住不知名，任运相将只么行。自古上贤犹不识，造次凡流岂可明。”看渠师资践履趣向如此，可不是本分事耶？既图参问，宜乎追慕，使古风不坠，乃自己行脚事办也。

## 88、示胜上人

“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若达大道体宽，廓然同太虚空，放怀旷荡，触处皆真，不拘限量，有何难易？信手拈来，盖天盖地，含育十虚而不作相。若才作毫毛知见解碍，则堕知见，究彻不及，返生狐疑。所以此道唯务大根利器直下承当，脱然惺悟便休，更不作限量知见；万别千差一剑截断，等闲不立胜负，惟务退藏，似兀如痴、孤运独照，融通<sup>〔恁-心+日〕</sup>（按：当为“<sup>〔恁-心+日〕</sup>合”，契合。<sup>〔恁-心+日〕</sup>，音 mǐn）合、密密绵绵，佛眼亦觑不见，况乎魔外？长养成就，自然有入心、入髓之功，便于根尘、违顺、死生亦咬得断，终不疑着，此乃无心无为无事大解脱境界。既然图欲预此胜流，当须切切孜孜，放下身心体究，一句、一机、一境上发明悟入，无量无数作用、公案一时穿透，才拈得来，更不放过，便与截断，岂不快哉！

## 89、示琛上人

僧问赵州：“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州云：“庭前柏树子。”不妨省力。如今参问之士，性识昏昧，只管去语言上咬，至了不奈何，下梢无合杀，遂满肚怀疑，多作异见异解，蹉却本分事。殊不知不在言语上，又不在事物边，如击石火、闪电光，略露风规，才拟承当，早落二三也。

若要直截，应须退步就己、歇却狂心，使知见解碍都卢净尽，时节缘熟，瞥然明证，亦不为难。似恁么话，早葛藤了也，且作死马医，会当有趣入处。但一则公案上透顶透底信得及，到无疑之地，饕餮千种万端改头换面，长句短句、多句少句、有句无句一时透脱，岂有两种也？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一得永得，据自宝藏，运自家财，受用岂有穷极也？不见德山在龙潭吹纸烛，豁然瞥地，便道：“从今日去，不疑天下老和尚舌头也。”后来住山，打风打雨，不妨性燥。但恁么参，但恁么证、恁么用，办取肯心，必不相赚。

## 90、示英上人

道妙至简至易，诚哉是言！未达其源者，以谓“至渊至奥，在空劫已前、混沌未分、天地未成立，杳冥恍惚，不可穷、不可究、不可诘，唯圣人能证能知”。是故诚其言、不识其归趣，安可以语此事哉？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圆成，只日用之中，净保保地，被一切机、遍一切处，无幽不烛，无时不用，但以背驰既久，强生枝节，不肯自信，一向外觅，所以转觅转远。是故达磨西来，唯言“直指人心”而已。

此心即平常无事之心，天机自张，无拘无执，靡住靡着，与天地齐德、日月合明、鬼神同吉凶，无容立毫发见刺，唯荡然大通，契合无心无为无事。若立纤

芥能所彼我，即隔碍、永不通透。所谓“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若能无明壳子里证得实性，饒间无明全体一时发挥，幻化空身窠窟中见法身，饒间空身全体都卢莹彻；第恐于无明空身中作为、立见，则没交涉也。既透此正体，无明空身无别发明，则一切万有，大地、山河、明暗、色空、四圣、六凡，皆非外物，真实谛当；则二六时中大方无外，何处不为自己放下身心处？岂不见古者道：“尘劳之俦，为如来种，观身实相，观佛亦然。”然后世法、佛法打成一片，等闲吃饭着衣即是大机大用，则行棒行喝、百千作为机境，岂更疑着？若达此自脚跟下至简至易道妙，无量法门一时开现，透脱生死、成胜妙果岂有难哉？

### 91、示圆上人

古来有志之士，既圆顶相，即超方访道，诚不以一身使虚来阎浮提打一遭，所以刻意息心，择真正具顶门宗眼知识，放下馊子，靠取成办；观其跂步，真龙象也。今既蕴趣向大因缘之志，要当尽形寿专一坚确，忘餐废寝，不憚辛勤，劬劳忍苦。若体究之攸久，自有信入处耳！况此一段因缘，已分上元本圆成，未尝欠缺，与佛祖无殊；但以起知作见、强生节目、情执虚伪，不能直下实证。若宿植根性敏利，一念不生，顿超二十五有，圆证自己本有如如妙性，更不生毫发许能所彼我，廓然大达“圣凡平等、彼我如如”；是佛更不觅佛，于心初不求心，佛心无二，所至现成，二六时中更不落虚伪，便乃脚踏实地，打开自己库藏、运出自己家财，随所发机，悉超宗格，透得真实，活鱖鱖地。虽遇德山、临济、云门、玄沙，施难测难量妙机，不消一割，所谓“多虚不如少实”。但令最初发心猛利不移，相续到彻头处，不忧自己道业不办。大丈夫儿须了却向上大机大用，安稳快乐，始是泊头时。切勿小了，切宜久远业业兢兢，自然得岂不解脱去？

### 92、示照禅人

石鞏三十年一张弓、两只箭，只射得半个人，为甚不全去，盖是中岂可容如此？何故？不见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若体得“不传”之意，则尽底里直言此事，无你用心机处，无你凑泊存坐处。是故从上来，唯是特唱直指，要人格外玄悟，不拖泥水，不堕尘缘，所以道，“他上流聊闻举着，剔起便行，万机收他不着，千圣笼罗他不住”。要如是参究证入，要如是提掇举唱，岂论懵底？个个须眼似流星、杀人不眨眼，始得相应；若踟蹰凝伫，则蹉却千万了也。

有此一至宝之地，乃可以建立万差。倘真实到恁么，终不捏怪，作相画起摸，只守闲闲，尚不可得；至于立己透脱、为物解黏去缚，无不皆是踞地时节。临济道：“山僧见处，也要诸人共知，直下坐断报化佛头。”据此垂示，既坐报化佛，向上更有个甚？岂是世间粗想所度？要须打摒从前妄想计较、执着情尘、胜劣见解，明辨性理终非本分，一刀截却，直得脱然自得，如毫末许、尽十方界尘无不包摄，全作用是佛祖，全佛祖是作用，一棒一喝、一句一机并无窠窟，一切以实证印之，如灵药点铁成金，无不皆从我转。既久参问，多作知见解路，只益多闻，终非实事。须一歇一切歇、一了一切了，见此本来面目，达此本地风光，然后作为，一切成现，不假心力，如风偃草。虽山林、城市，亦无二种，唤作把得住、作得主，权衡含生命脉在自手中，随心意，作何判断？便谓之无用道，岂非至要至妙、安稳大解脱哉！

### 93、示鉴上人

祖师门下，本分提纲，一句截流，万机寝削，已是涉廉纤了也。何况言上生

言，机上生机，穷考许多一堆担葛藤，污却心田，有甚了期？此事若在言句机境上，尽被聪明解会、浮根虚识者如学事业一般遑将去了也，岂更论发悟见性耶？释迦佛一周出现，无穷奇特胜妙，尚只道“曲为时缘”，至末梢，始密付此印。达磨老师少林九年冷坐，独有可祖承当得，故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只如此印，且如何传？莫是扬眉瞬目么？莫是举拂敲床么？莫是总无言说、只以行住动用么？莫是总不与么、便承当么？莫是向上向下、面前背后别有奇特么？莫是道理论性、深入渊源么？似此正如掉棒打月，有甚交涉？将知非世间粗浮浅识所料，要须如龙象蹴蹋，直拔超升，大彻大证始得。一等参请，须教透去，莫只守住窠窟，不唯自赚，亦乃累人。所以从上来作家宗师，仰重此一段，不轻分付，不轻印可。不见永嘉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秘魔平生只持一木杈，见人便道：“甚魔魅教你出家？甚魔魅教你行脚？道得也杈下死，道不得也杈下死。”原其一场，岂是虚设？盖入草求人尔！若是“知有”底，岂有多端？才涉纷纭，即千里万里也。跳得金刚圈、吞得栗棘蓬，自然知落处。

此宗省要，唯是休意休心，直令如枯木朽株，冷湫湫地，根尘不偶，动静绝对，根脚下空劳劳，无安排存坐它处，脱然虚凝，所谓“人无心合道，道无心合人”。至于应物随缘，不生异见，只据现定一机一境，悉是坐断，更说甚么棒喝、照用、权实？一拟便透，唯我能知，更无余事。长时如此履践，何忧本分事不办耶？

#### 94、示祖上人

如祖上人自德山来，久以此段为务，见蒋山佛果，何曾有两种佛法？若担带来，是纳败阙；不担带来，须知转身处始得。如今时衲子，到处丛林有宗匠，莫不咨参；然求一实证到本分田地、得大休大歇安稳之场，实难其人。大丈夫儿已能是抛乡离井，在本分尊宿身边又能効勤戮力，作种种缘皆非分外，亦足以不昧行脚。然至谛实，要须知有从上来事。且从上来列祖相承，至于德山、临济行棒行喝，作千万种方便，至竟要人何为？应须似香象渡河，截流而过，了无疑碍，尚未称从上来事。道人家相逢不拈出，棒打石人头，不可向卷子上指东画西去也。只此已是漏逗了也！归德山，举似堂头，看它如何为你证据？

#### 95、示宴禅人

归宗有僧来别，宗云：“你但去束装，临行来，为汝说一上佛法。”其僧如言。及至，再上方丈，归宗云：“时寒，途中善为。”归宗满许渠说佛法，其僧虚心欲闻所未闻，而归宗乃尔！须知它古德于此事绵密无间，若唤作佛法，早是中毒药也。晏（按：题中作“宴”，故此处宜作“宴”）师来别，不欲蹈古人足迹也，亦未免从头起。

#### 96、示从大师（住筠州黄檗山）

衲僧家具眼行脚，须知有“本宗向上钳锤，透顶透底，净倮倮，不立阶梯，直截超升，无纤毫隔碍，大解脱”金刚王印，向万机盘错、千圣交罗、百亿端绪拨不开处，遂令受用，使着着有出身之要，头头脱绝尘之迹，俾“通身是眼底、遍界罗笼不住底、把断放行不漏毫发底、龙驰虎骤电转风旋底”摸索不着，等闲荡荡地，似兀如痴，岂更做会禅面觜（嘴），到处钉斗机关，詮注语句，贴肉着骨，



论量向上向下、有事无事，埋没宗风！所以道：“他得底人，只守闲闲地。”且道他得个甚道理？若有针锋许有无、得失、我见、我解，则刺却命根。须知“如猛火聚，近之则燎却面门；如金刚剑，拟之则丧身失命。”列祖出兴，只提持个一段“壁立万仞”。既具大根器，不受人瞒，直下脱却向来依倚、明暗两岐，放得下，信得及，活鱖鱖，无窠臼，廓然及得净尽，承当担荷得从上来佛祖共证底，于脱透生死、破尘破的，岂为难事？乃可谓之真正本分衲子。既有志于是，宜悉图之。

## 97、示祖禅人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二祖礼拜，达磨传心”，岂有他哉？箭锋相拄也。当其神契理御，非言思所测，唯知有向上宗风者证之，虽千万亿载，犹旦暮（按：一作“旦暮”）也。是故乃佛乃祖求之初不草草，要是纯刚打就、利根上智，然后提其要、击其节，如胶投漆，举一明三，阿辘辘地，无窠窟、绝渗漏底，始可首肯；更应淘汰炼到盘错交加、人所不能穷诘辨别处，绰绰然有余，当受用时，浸淫露手段，有超宗越格，不傍师旨，独出胸襟，壁立千仞，惊群敌胜，方堪付授。法既不轻，道亦尊严，所谓源深流长也。

从上古德动尽平生，或三、二十载，靠个入处，期彻头彻尾去；志既有立，用心坚确，是以成就得来，掷地金声。大丈夫儿攀上景仰，不得不然；彼既能尔，我岂不能耶？况透脱死生，穷未来际，一得永得，当深固根本；根本既固，枝叶不得不郁茂。但于一切时令常在，勿使走作，湛湛澄澄，吞烁群象，四大六根皆家具尔！况知见、语言、解会耶？一时到底放下，到至实平常大安稳处，了无纤芥可得，只恁随处轻安，真无心道人也。保任此无心，究竟佛亦不存，唤甚作众生？菩提亦不立，唤甚作烦恼？翛然永脱，应时纳佑，遇饭吃饭，遇茶吃茶，纵处阗阗如山林，初无二种见。假使致之莲华座上，亦不生忻；抑之九泉之下，亦不起厌。随处建立，又是赢得边事，何有于我哉？大迦叶云：“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

古人得旨之后，多深藏不欲人知，恐生事也。抑不得已，被人提出，亦不牢让，盖无心矣。至于垂慈示方便，亦只随家丰俭，如俱胝“一指”、打地“唯打地”、秘魔“擎杈”、无业“莫妄想”、降魔“舞笏”，初不拘格辙胜负见，务人各知归休歇，不起见刺、向鬼窟里弄精魂，卓卓叮咛到脱体安稳之地，乃妙旨也。

灵利汉脚跟须知点地，脊梁要硬似铁，游人间世，幻视万缘，把住作主，不徇人情，截断人我，脱去知解，直下以“见性成佛，直指妙心”为阶梯，及至作用应缘，不落窠臼，办一片长久守寂淡身心，于尘劳透脱去，乃善之又善者也。

## 98、示诸上人

“道本无言，法本无生。”以无言言，显不生法，更无第二头；才拟追捕，已蹉过也。是故祖师西来，特唱此事。只贵言外体取、机外荐取，自非上上机器，何能蓦尔便承当得？然有志于是者，岂计程限？要须立处孤危，办得一刀两段，猛利身心，放下衲子，靠着个似咬猪狗恶手段底，尽情将从前学解、路布、黏皮贴肉知见，一倒打叠却，使胸次空劳劳地，己私不露，一物不为，便能彻底契证“与从上来，不移易毫发许”。直得如此，更知有向上超师作略始得。所以古者问“佛向上”，答“非佛”，又答“方便呼为佛”，则见性成佛乃筌罢尔！是中云何指东画西？直须密契，自能将护，方得洒洒落落，更说甚证涅槃、契生死，皆增语也。虽然，只小僧恁么道也，未可取为极则，始免佛病、祖病。大丈夫汉图心要



参，岂可立限剂耶？但办却深信，一往向前，未有不脚踏实地者，日新、日新、日日新，日损、日损、日日损，退步到底便是也。至了，是亦不立，此正是作工夫处。

### 99、示扬州僧正净慧大师

“个事唯凭作者通，不论千里自同风。闻名十载今相遇，拈起金圈栗棘蓬。”维扬前僧正净慧大师宗公，得得渡江，由钟阜迂访标诚，为自己大因缘，专请小参，因说此偈，塞其诚意。盖净慧生平修持甚清洁，其宿福缘所集，如佛在世时须菩提室中宝藏充溢，根性敏明，殊无系着，了得失皆徧来物（按：意外得来之物。徧，音 tàng，侥幸，偶然）耳。操心唯务究此一段，相见虽暂（按：同“暂”）尔，而坚确深至，屹（音 kū）屹孜孜，因副所期，为发其蕴。

祖师诸佛单传显示，不出人人脚根下本有之性，唯圣凡、器界、根尘正体，历劫以来曾未间断，但以各人人妄想缘尘翳障。若发起本根大力量，勇猛操持，一念不生，前后际断，直下明信此心，明见此体，宽若大虚，明如杲日，不分能所，不作限量，透顶透底，直下彻证，便透得“即心即佛”，无别有心是佛，无别有佛。净徧徧，虚妙明通，全无依倚，如人打开无尽宝藏，其中所有，无不皆是自己珍财，日用之中遍界不藏，并入无念无心休歇境界，所谓“一句了然超百亿”。饷间千般万种，千句万句，岂更差别耶？如今要省力，但知息却妄缘，疑情净尽处，便是自己透生死处。只此便是金圈、栗棘，应须直下领取。

### 100、示觉禅人

佛祖宗乘，唯务直截，如香象渡河，势须彻底；若稍踟蹰，则千里万里没交涉。是故从上古德行棒行喝机境处参，如击石火、闪电光，略露风规，已是拖泥带水、落草了也，岂更论量浅深、得失、偏圆、事理解会，明知是土上加泥。所以俊流佩最上乘印，似千日并照，无幽不烛；才见入门，未举目摇唇，已先觑透心肝五脏。盖本分手段，初无造作，只贵快自承当、剔起便行，可以笼罩古今、十方坐断，万世千劫不移易丝毫许。倘未能如是顿超，亦须先自摆脱根尘妄缘，以至净妙殊胜理道，待空豁豁地，如桶脱底，胸次荡然，疑情尽去，胜解俱忘，自然根本洞明，与从上来同得同证，曾无间隔，乃是入理之门、悟中之则，终不向髑髅前见神见鬼、认影认光，堕在窠窟，求出处不得。只如古人道“即心即佛”，又道“非心非佛”，又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又道“麻三斤”，又道“锯解秤锤”——万别千差，若直下领略，岂有二致？所以一了一切了，一明一切明；只这明了也须斩作三段始得，方入无事无为，履践谛当处耳。

### 101、示自禅人

初发心人，性识勇猛，忘餐废寝，专诚坚确（按：原作“碓”，当为“碓”字之误，今改），为可喜。况春秋鼎盛，不恋乡井温煖，依清高雅众体究此一段大因缘，是诚宿有大根器。然更宜日慎一日，业业兢兢，直下脱洒，滴水滴冻，蹈规循矩。既以为道之心代众持盂，不为不好事业，要须居三家村里亦如稠人广众，所谓“自作一丛林”也。袖疏投刺，见人折节恭谨，于日用中当自参取，万境万缘皆为自己入路。一尘中透脱，遍界皆是大宝藏。发此蕴奥，八万尘劳皆八万波罗蜜，转物归己，随处了心，并为作工夫处。是故古德道：“山僧为汝发机却有限，不如他山河大地、一切音声及自己心念所起，乃文殊、普贤、观世音妙门。”岂不见宝寿作缘化，于闹市见二人相争，傍人解劝：“你得恁无面目！”渠便桶底脱去，

后来出世，打风打雨。但一如初心，专一不移，将来自己七通八达，到无疑之地，自可超佛越祖，透脱生死乃余事耳！

### 102、示有禅人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诚哉是言！才有拣择即生心；心既生，即彼我、爱憎、顺违、取舍攸（按：原作“攸”，当为“攸”字之误，今改）然而作，其趣至道，不亦远乎？至道之要，唯在息心；心既息，则万缘休罢，廓同太虚，了然无寄，是真解脱，岂有难哉？是故古德蕴利根种智者，聊闻举着，剔起便行，快自担当，更无回互。如大梅即佛即心、龙牙洞水逆流、鸟窠吹布毛、俱胝竖一指，皆是直截根源、更无依倚，脱却知见解碍、不拘净秽二边，超证无上真宗、履践无为无作。今时学道，既有志性，当宜勉旃，与古无俦，心期证彻到脚踏实地处，动用全归本际，千圣不可笼罗，解会并亡，得失俱脱，乃是无欲无依、真正自在自由道人也，到此岂更论难之与易哉？则无难无易亦了不可得也。

衲僧家句里出身，盖提持向上机，于无句中出句，于无身中现身，言语道断、心行处绝，等闲荡荡地放旷宽闲；才有机缘，即盖天盖地，所谓“密密绵绵，无间无隔。”不是强为，任运如此。是以，诸天捧花无路，魔外潜觑不见。直得恁么行履，自然超诸三昧。

古人以无为无事为极致，盖其心源澄净、虚融洒落，真实践履到此境界。然亦终不住滞于此，直得如盘走珠、如珠走盘，岂是死煞顿住得底？所以道：“虽是死蛇，解弄也活。”

长庆道：“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酌然！若非独脱，安能知有此段？信知：须是恁么人，知有恁么事。僧问曹山：“因地而倒，因地而起，如何是倒？”山云：“肯即是。”“如何是起？”山云：“起也。”明眼人透见，更不别求，只这片田地，不妨峻峻时直峻峻、平坦时直平坦，立地也不可明得，坐地也不可明得。

古人得意之后，向深岩僻洞、茅茨石室，大休大歇，放怀履践，忘名弃利，与世不相关涉，作自己成办，然后随缘。不出则已，及至一出，必惊群伏众，盖源深流长也。今既未能入深山穷谷，但只依本分守淡静，如个百不知、百不会底人，随处守见，成得安稳，亦乃忘机之本也。

### 103、示月禅人

昔曹山别悟本，问：“向甚处去？”山云：“不变异处去。”本云：“不变异处，岂有去耶？”山云：“去亦不变异。”悟本颌之。盖其透得，绵密无间隔，得大安稳，无所不通；是故机路洒落，千人万人笼罗不住，至于发言直截，了无凝滞；若胸次稍有解会，随处执着，则岂能句下便恁剪断？善体此意，真不变异，虽千生万劫，亦只如如；头绪纷然，一一当阳，皆无变异，岂非得如空际大定耶？所以道，“妙体本来无处所，通身那更有踪由”，则“去亦不变异”之旨明矣。

释迦老子道：“我今为汝保任此事终不虚也。”将知彻佛知见渊源，无不皆实。履践到实处，凡所举止悉不落虚，一一透顶透底，迈古超今，求其形相毫末了不可得。极其谛当，则吃饭、着衣、四威仪中，全体成现。要须保任、郑重，如获至宝，将护长养，便得大力量，以之度世利物，靡所不堪，方为佛子，不辜释迦老子苦口，谓之知恩报恩也。

### 104、示本禅人

“常独行，常独步，达者同游涅槃路。”此盖不与万法为侣之大旨也。况自己本有根脚，生育圣凡，含吐十虚，无一法不承他力，无一事不从他出，岂有外物为障为隔？但恐自信不及，便把不住去。若洞明透脱，只一心不生，何处更有如许多？所以道“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要须直下承当从本以来自有底活卓卓妙体，然后于一切时、一切处，无不逢渠，无不融摄，吃饭着衣、凡百作为、世出世间皆非外得。既达此矣，只守平常，不生诸见。说什么“一口吸尽西江水”，设使百千诸佛、无量祖师显现无边怪异神变，不消一割。但恁么信及见彻，行脚事岂不办耶？

### 105、示达禅人

大道正体，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处，亦不是故作深邃隐蔽，令人不可穷、不可测量；盖至明非明，至妙非妙，直下简易。若是宿根纯静，聊闻举着，便知落处，更不向外驰求，向根脚下千了百当，全体现成，乃至触境遇缘，悉皆透顶透底，坐得断、把得住、作得主，终不取他人舌头路布及古今言教机境公案，将为极则。是故从上作家，唯只提持此段，要人自承当担荷，岂曾更立阶梯、地位、渐次，如之若彼来？今时兄弟不道他全不用心，要是不得省力。具大根大器、大机大用，一闻千悟，彻骨彻髓痛领将去；才一蹉却毫发，便入解会理路、言诠意识根尘中去，所以脱他药网不出，未免漠漠怀疑，便更下钝工十年五载，终莫能果决。寻常每劝兄弟须奋猛利心，弃却从前学路、得失、窠臼，似向万仞悬崖撒手，拌舍性命，从他气息一点也无，如大死底人，饕间苏醒起来，谩你不得也；却为已到脚踏实地处，宽若太虚，明如杲日，更不消造化，一切自圆成；二六时中与千圣交参，俱为殊胜、奇特、脱洒，信口开、信脚行，更疑个甚？岂不见古宿指人：“道由悟达，法离见闻。”若也真的悟去，更忧甚佛不解语？切须向日用中不起异见，放教胸中洒洒落落，打办精神自觑见，久之，须有信入处。若只守闲、闭眉合眼，要参露柱灯笼，也须知有佛种性底终不向死水里折倒。但办肯心，必不相赚。

“菩提离言说，从来无得人。”具摩醯正眼灵利衲子，聊闻举着，即便觑透，终不作限量，堕在解脱深坑中。有般底容有路布，即谓“离言说，真言说；无得人，乃实证之人”，当面蹉却，被葛藤缠倒，终不明得从上来事。是故此宗，虽务冥契密付，既作诸佛苗裔，应须绍续门风，明全提正印深机，脱生死尘劳、恶作执缚，永嘉乃云：“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岂容拟议于其间哉！

生死为大事，真透脱去，不以为大。何故？以无怖畏，谛了实证，如如不动，视万有起灭、中外根株洞然明白，始末齐平，初无得丧，而常执此大明普照，若揭日月而行，如师子王游戏自在，促百千劫为一念，衍一念为百千劫，须弥纳芥子中，大千掷方外，皆我心常分，何有净秽去来为罣碍、生死得丧为繫累哉？古德云：“生也犹如着衫，死也还同脱袴。”不以生死为大变，可知矣。

### 106、示印禅人

参问之要，当人不论晓夕以为事，长令念兹在兹，自觑捕，蓦然绝情识、忘思量，一旦桶底子脱，心上更不见心、佛上岂假作佛，得大休歇场，虚闲寂静，无相无为，无执无住。祖师言教更不明别事，所谓“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与佛何殊别？”但自体究，终有个入处，却来证据，乃是了事人也。子细看之。

初机晚学乍尔要参，无扞摸处。先德垂慈，令看古人公案；盖设法系住其狂思横计，令沉识虑到专一之地，蓦然发明，心非外得，向来公案乃敲门瓦子矣！

只如庞居士问马大师：“不与万法为侣底是什么人？”马云：“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即向汝道。”但静默沉审，然后举看，攸久之间，须知落处去。若以语言詮注语言，只益多知，无缘入得此个法门解脱境界。谛信、谛信，以悟为则，勿嫌迟晚。

疾苦在身，宜善摄心，不为外境所摇，中心亦不起念，常以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为意，不可斯须恣纵。唯嗔一法，于三业为大过患，倘有顺违，切勿令生；常虚己正心，观外来触如虚舟飘瓦，则物我俱寂，到不动地尔！思之、谛思之！

### 107、示妙觉大师

学道先于择师。既得真正具顶门眼善知识，依其决择死生大事，须猛勇放下身心，忘情体究，当资悟入，发明从本以来独脱无滞碍本分事，日损日日损，履践到无疑、至实、大休歇之场，此所谓“具眼参学”。有胜负、存窠臼，虽一往超胜，不知有、不存诚、不学道、不求出离者，然于此宗未得深造，犹在半途，亦为可悯。大凡出家离俗，要洪圣道，度一切人，而无度人得道之迹，方可超诣向上人行履处。且向上人肯自谓会佛法、能证妙果、越佛超祖不？酌然的无是理。盖只觅个毫发许能所、解悟、证入，亦了不可得，岂况炽然生见刺耶？是故古德道：“他得底人只守闲闲。”王老师只要痴钝去，岂不见渠每每垂示：“三世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直饶得浑脱狸奴白牯去，也未合向里存坐在，要须恁么恁么更恁么撒手向那边去始得。夹山道：“任你碧潭清似镜，终教明月下来难。”将知才及不尽并是影响。棒打石人头、曝曝论实事去究竟看。着衣吃饭虽不是别人，且要脱贴肉汗衫子不得，即留滞也；既脱却贴肉衫子，管取是一员无为无事、出尘得度大道之人耶。

### 108、示仁书记

雪峰为人如金翅鸟，擘海直取龙吞。岂唯雪峰，从上大有道之士，蕴兼利并照老作家手段者，莫不皆然。盖不直截、不尽力如银山铁壁峭拔，则钝置去。是故临济、德山行棒行喝、下毒手脚，正欲大心、大器、大根者向上承当，应不令人只认目前光影、口头声色也。所以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若是个汉，聊闻举着便透彻去，终不守他窠臼、取他死语也。且行棒行喝落在什么处？若不明得直取龙吞意，则又纷纷纭纭去也。大丈夫汉已灵犹不重，何况取他人路布为自己胸襟？直须不受人瞒，昂藏特立，截却从来依倚，摆拨理性玄妙、动用作略，体本分事。既体得到本分处，只曲肱而枕，亦是个大快活人。若不了泯然冥然迢然恁么去，才回头覷捕，有纤毫疑间，则没关涉也。岂不见临济道“元来黄檗佛法无多子。”参！

### 109、答怡然道人

宿承光贲小参，以此道为怀。况利根上智廓然自得，以极清净本源而能玲珑照了，彻透鉴觉，不出户庭，已验过诸方。而老僧浅陋，乃沐知照，许令击扬。既同风密契，因不自疏外，于此事尽底里罗列一句一言、一机一境，皆绝唱之深致也。非心性玄妙、语默关涉、葛藤路布，直是透顶透底，盖色骑声，坐断报化佛头，不落是非得失，唯彻根源清净正眼。虽思念寂灭明惠，脱去笼罗，超然独证顶<sub>上</sub>一着，此时岂有纤毫道理？亦不立空劫已前、威音已后。到个里，诸天捧花无路，外道潜覷不见，净倮倮、赤洒洒，乃本地风光、本来面目，直得佛覷不见，谓之“向上一路，千圣不传”。除非其中人，则一举便知落处矣。

## 110、答黄通判

承别纸践履，是诚有意于实谛、不徒资谈柄之浮根、尚口语之浅学矣！况此段大缘、人人根本，洞然融通，包括群有，不灭不生，亘今亘古常在日用之中，而以无始妄习翳障，强作知解，不能独脱尔！明公今既息心，绝力体究，离诸妄缘，了如如性，要见诸相非相；若确然专一下些攸久工夫，定须有所契证。如佛所谓“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直诸相当体了不可得，全是自心及为非相，则于如如而来、如如而去，无二无别，脱体全真，契妙明真心，本来清静，只自己本来面目是也；固非使人拨诸相为非相、向外驰求也。然此心本来澄湛，物我一如，境之与心初无两种。要心冥境寂，然后有所证入；及至证入之后，证亦非证，入亦非入，翛然通透，如桶底子脱，始契无生、无为、闲闲妙道正体。今作息念澄虑工夫，乃是入道门径。但办此心，当有深证尔！古德道：“若不安禅息定，到这里总须茫然去。”逗至透得到彻头处，玄亦不立，佛祖亦不立，乃向上大机大用。其中人行履处，又且更须知有始得。

此事不在言句中。云门云：“若在言句中，一大藏教岂是无言，何假祖师西来？”将知祖师之来，唯论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语句。但忘怀体究，令澄湛绵密到一念不生，脱却向来知解、作略、机境、计较、道理，忘心直证，然后于日用之中，以此正印印定“一切诸相则非异相”，则筑着磕着无非真净明妙大解脱境界也。然既了此，却依寻常诸佛诸祖所垂示正因正果，将世间杂染、害道诸不善业脱然打摒，怙怙地修行，念兹在兹，三十、二十年枯淡此心此身，即成就坚固法身也。切恐拨无因果、作豁达空、作无碍见解，此毒刺也。切望体究，图深证耳。

## 111、示禅人

大凡截生死流、济无为岸，无他奇特，只贵当人根器猛利，揭自胸豁+台+禁，了一切有为有漏如虚空花，元无实性，以照了之心返自观省，翻覆觑捕审谛，谛审久之，当有趣入之证。盖此段并非他物，亦非他人能着力令自己省发；如人负千斤担子，当由己有如许力量，方能堪可，若气小力弱，则被他压倒去也。所以道：“大人具大见，大智得大用。”

大丈夫汉打办精彩，岂可向山鬼窟子里作活计，有甚出彻之期？应须发不可测、不可量、荷负大事、超情离见、卓绝颖迈之志，直下透脱，摆拨无始以来妄想轮回、彼我得失、是非荣辱秽浊之心，令净秽两边都不依怙，翛然独脱，不依倚一物，向千圣未有消息时，生佛、世间出世间不曾显露处，一念不生，前后际断，踢着本地风光，明见本来面目，承当得直下牢固，无毫发见刺，内外融通，荡荡然得大安稳，乃转身吐气于这边来，自然日用之中、凡百施为之际，一一朝宗返本，岂是分外事耶！虽吃饭着衣，修世间法，无不如如，无不通透，无不与所证正体相应，更论甚高低、向背？才生见刺，即刺却命根尔！

祖师及古宿德行棒行喝、作用百千亿种，无他志，元只令人自透脱、自休歇，如大死人，岂只了自己度世便休？勉有余乃不忘悲愿，推此以发未悟，居人间世，泛然若不系之舟，唤作“无心道人”。今既未能顿了、顿明，且放教若身、若心，空劳劳地，虚寂既久，蓦地打破漆桶、到桶底子脱处也不难；况自具猛利根性，荷负佛事作为殊特奇胜之缘，此岂借别人力耶？是故古者道：“学道须是铁汉，着手心头便拌。”

## 112、示诏副寺

昔雪山童子为半偈舍全躯，可祖断臂立雪没膝求一句子，老卢八个月负舂，象骨饭头担桶杓同岩头事园，钦山补纽而九上洞山三到投子，只为究此段；其余劬勤劬力、卧雪眠霜、攻苦食淡，盖不可胜数。鞠其趣向，初不为名闻、苟利养，并以死生大事为怀、绍隆佛祖种草作务。是故虽埋光雪林，声迹不到人间，往往有终老至死，脱然独得，如鸟出笼，了然明证，万世不移。至如传记所载，太山毫芒，十一于百千万，特少分尔！其为高隐深遁，流转沟壑，长往不顾，岂有涯量哉？

是故诸佛垂世、祖师西来大意，全机超情识、越诠表、逾影迹、出圣量，岂细事耶？唯大有志之士宿熏种胜，根力不群，然后能堪此任。虽头目髓脑不自爱惜，况小小艰勤哉？往时大达之士得旨之后，深关牢藏，起顺违方便，故意作害，现怒骂鞭叱，百种千端，要试验学人；待其经苦楚不动心，乃与一撝一挨，垂片言纤机，如大饥困人得食，如醍醐甘露灌注，珍重忻快，拳拳不失，成就大法器，践履向上人道径，犹须烂骨董地熟，始可委付。如让祖之于曹溪八年，始道得个“说似一物即不中。”稜师至雪岭十五载，坐破七个蒲团，灵云三十年，涌泉四十祀，德山、临济皆依师门岁月甚久。盖此道乃千圣不传之妙，岂可以轻心慢心而趣入哉？永嘉云：“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

霜华诸道者在大沕执务，一日库前自筛米，大圆过，拾遗一粒米，谓云：“道者！勿轻此粒，百千粒从此粒生。”诸乃返征：“百千粒既从此粒生，和尚且道：‘这一粒从甚处生？’”大圆拂袖而去。晚小参，谓众云：“大众，米里有虫。”赵州到桐城，路逢投子挈一油瓶，遂云：“久向投子，只见卖油翁。”投子云：“公且不识投子。”州云：“如何是投子？”投子提起油瓶，云：“油！油！”米里虫何似油里虫？若参得投子，即见石霜。何故？岂不见道“众里有人。”

衲僧家，第一须得具金刚眼，第二须得金刚宝剑，第三须得拄杖子，第四须得衲僧巴鼻；直饶一一透得，更须知有“末后句”始得。

## 113、示灯上人

要直截透脱，须先深信自己根脚下有此一段“辉腾今古，迥绝知见，净倮倮，没依倚，常在目前，无毫发相，宽同太虚，明逾杲日，天地万物有成坏、此个无变无移”，古人谓之“不与万法为侣底人”，亦号“如来正遍知觉”。但谛实承当，使一念不生，彻透本来，元不动摇，长时无间，若行若住、百种作为，初不妨碍，历历孤明，一机一境、一句一言，皆含法界、称本真如，情想计度无起灭处，以此正印一印印定，自然随方逐圆，悉非二种。他自古明见佛性得道之士，运用作为，未尝不在观尘缘境界无尘缘可得，鞠归一真实际，如此退步，一日之功便抵一劫。是故南泉道：“王老师十八上便会作活计。”不是揭揭强为，盖任运腾腾，宽通自在，天龙鬼神觅他起心行处不得，此无心人行履，直下深严。若能休歇知见解碍，将来便有彻证之分，亦解作活计去。要须揭志勉强，然后无行不圆，于曹溪路上得无间力用也。

## 114、示禅人

利根种智，聊闻举着，彻底透顶直下承当，了无别法，撒手便行，岂复更有迟疑？正如秉利剑当门，阿谁敢近？到个里，凛凛神威，佛祖莫能近傍，吞烁群

灵，岂不是得大解脱？更不立向上、向下，超然独证。是故从上人立一机、垂一言，谓之“垂钓四海，只钓狞龙。”到个里，不论如之若何，要箭锋相拄、一击便过；才涉拟议，则千里万里去也。只如达磨面壁少林九年，唯有可祖默契。

如今要立地明得也不难，但办拨却从前作解、种种机智，不立毫末，使胸中净保保，圣凡不存，彼我不拘，一念不生，单刀直入，更觅甚佛？高步毗卢顶、不禀释迦文，破的破机，超宗出格，引头方外看，谁是我般人，始可作种草。然后向千人万人罗笼不住处，不辱一条线，硬纠纠地，壁立千仞，等闲拈一毫芒，便见逼塞十虚，拈示同风同德而不期自会、不言而知，互作主宾、建宗立旨。虽相去远隔河沙，长如目击，可透向上机、了生死事、报恩立法，俾群灵一一如是，方称个大丈夫，作奇特缘、了殊胜事。

昔裴相之与黄檗、李习之之与药山、杨大年之与广慧、李都尉之与慈照，无不以此投机；既已投机，复资此以履践，外空诸见，内绝心智，彻底平常，腾腾任运，为内外护，流通大法。所谓“要知恁么事，须是恁么人；若是恁么人，始解恁么事。”

### 115、示鲁叟

佛法如大海，万有包含，不可以形器数量所能测度，一一俱无边际。若欲造入，须办个没量大智见，穷法界、等虚空、尽未来，不退转，跬步超越，合下如铁石坚固，然后廓顶门正眼，慎择真实具本分作家手段大宗师，息心依附，将死生大事托之，无透脱超证不已。

第一先得不落窠窟，而能直截明见本来面目，踏着本地风光，深根固蒂，信得及、了得彻，虚寂灵明、不动不变为基址，情念计较俱不生，直得空豁豁地，前后际断，与诸圣不移易丝毫许，谛了自己。其次展转退步，一切不留，而能于毛端现刹海，纳须弥于芥中，拈起向上机，提持祖佛令，到此正好着力。及去今时玄妙理性、妙句奇言、掀天作略摆拨尽，方始体得那边意旨，几时更肯道我会佛法、能活脱、逞机用也？若履践得攸久，分明无事安乐人矣。将知圣贤横身为此，临事不为立功能、逞我见，意在令人人无疑、无为、无事去。

今虽富春秋、居贵富，而以夙昔愿力、高识远见，要学此道，洁清身意，不舍世缘乃修净行，初段早已真正也。要办长久不退之心，纵逢一切违缘，处之如食饧蜜，养得纯熟，便是大解脱人。佛法与世谛岂有二种耶？推此直前，何往不利？古人道：“千里同风。”盖不言而照、不面而知，岂假繁词哉？是故毗耶大士一默，文殊赞善。瘥病不假驴驢药，意在钩头，应须领取。向独行独步处，靠实考究看：“从何而起？自何而来？”去缚解黏，不真何待？无业只说个“莫妄想”、俱胝只竖一指、天皇胡饼、赵州吃茶、雪峰辊球、禾山打鼓，浑无别事。参！

### 116、示禅者

达磨祖师观此土有大乘根器，由是自天竺西来传教外旨，直指人心，不立文字语句。盖文字语句乃末事，恐执泥之，即不能超证。所以破执着、去玄妙、离闻见、出意表，如击石火、闪电光，一念不生，直下透却根尘，向各各根脚下承当，领览此一段大因缘，翛然独脱，不依倚一物，含吐十虚，湛然澄寂，契悟本来妙心。此心能生一切世间及出世法，唯宿熏种性，略闻提取，即知落处，更不从别处流出。全心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二，一道清虚，岂有得失、是非、违顺、好恶、长短来？有为有漏，如幻如梦，了无一尘长久。

是故蕴才智、有力量底，即能发一念真正菩提心，不为诸缘所牵、贵富所拘，

动是历岁月，不退不转，埋头向前，念兹在兹，回光返照，谛了从上来威音那边万缘根本，才觑得透，即身心泰然，二六时中更不舍，直候彻证，乃能事毕矣。况当人合下性静、纯一、慈善，无如许恶觉恶知，而复相续绵绵体究，岂不善哉！古人道：“百草头边荐取。”只如从朝至暮是个什么？但念念觑捕、心心无住，攸久纯熟，只见光辉，观一切法空，不曾有实，唯此一心亘今亘古，可以透脱死生。

学此道者不得其门，只为情在解上，触途成滞。若一切尽情打叠，胸中不存纤微，自然七通八达也。但长时无间消遣将去，净念、圣解尚令不生，何况触情而动、作众不善耶？

亲近善知识，只贵提诱，与己作增上缘。世尊记：“当来一牛吼地，有善知识递相击劝、相与行持、体此妙道矣！”镜清云：“汝等十二时中，须管带始得。”赵州云：“我使得十二时。”佛言：“若能转物，即同如来。”

既已久存诚，唯务向前，得不退转。等闲要当心中不留一物，直下似个无心底人，如痴兀，不生胜解。养来养去，观生死甚譬如闲，便与赵州、南泉、德山、临济同一见也。切自保任，端居此无生无为大安乐之地，乃甚善耶。

### 117、示禅人

西方大圣人出迦维罗，作无边量妙用，显发刹尘莫数、难思议殊特正因，以启迪群灵，其方便顺逆开遮，余言遗典，盈溢宝藏，及至下梢，始露一消息，谓之“教外别行、单传心印”。金色老子已来，的的绵绵，只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阶梯，不生知见。利根上智向无明窟子里瞥破、烦恼根株中活脱，应时超证，得大解脱。是故竺乾四七、东土二三，皆龙象蹴蹋、师胜资强，机境言句、动用语默，有上上乘根器格外领略，当下业障冰消，直截承荷。于余时自能管带，打作一片，度世绝流，顿契佛地，尚不肯向死水里浸却，唱出透玄妙、越佛祖，削去机缘，划断路布，如按太阿，凛凛神威，阿谁敢近？作家汉确实论量，才有向上向下胜妙理性作用纤毫，即叱之“不是从来种草”；直下十成锻炼得熟、践履得实，始与略放过，犹恐异时落草、负累人、瞎却正法眼。

嗟！见一流拍盲野狐种族，自不曾梦见祖师，却妄传达磨以胎息传人，谓之“传法救迷情”，以至引从上最年高宗师，如安国师、赵州之类皆行此气，及夸初祖只履、普化空棺，皆谓此术有验，遂至浑身脱去，谓之“形神俱妙”。而人间厚爱此者，怕腊月三十日惶惶，竞传归真之法——除夜望影，唤主人翁，以卜日月；听楼鼓，验玉池，觑眼光，以为脱生死法。真诳瞒、捏伪造窠，贻高人嗤鄙。

复有一种，假托初祖胎息，说赵州《十二时别歌》、庞居士《转河车颂》，递互指授，密传行持，以图长年及全身脱去，或希三五百寿，——殊不知此真妄想爱见！本是善因，不觉堕在荒草，而豪杰俊颖之士、高谈大辩、下视祖师者，往往信之。岂知失故步，画虎成狸，遭有识大达明眼觑破，居常众中，惟默观怜悯。岂释迦文与列祖体裁止如是耶？曾不自回照始末，则居然可知矣。

海内学此者，如稻麻竹苇。其高识远见，自不因循，恐乍发意，未入阃奥，揭志虽专，跬步虽远，遇增上慢导入此邪见林，末上一错，永没回转，其流浸广，莫之能遏。因出此显言，庶有志愿于大解脱、大总持可以辨之，而同入无生大萨婆若海，泛小舟济接群品，俾正直妙道流于无穷，岂不快哉！

### 118、示远猷奉议

从上径截一路，直拔超升，无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但此心渊奥，脱去



圣凡阶级，只贵利根上智，于无明具缚窠窟中，不动纤毫，直下顿契廓彻灵明，与有情无情、有性无性同体，与大法相应，发起作用，透古超今，骑声盖色，虚而灵、寂而照，无量无碍不思议大解脱，一一七穿八穴，了无回互，便识落着。所以乃佛乃祖谓之“单传密付”，如印印空，如印印泥，如印印水，万德照然，十方坐断，独证独超，初无依倚；若起见作相，则没交涉也。

今时大有具种性之士，能始末觑破幻缘幻境，猛兽奋志向个边来；亦有久存诚探赜者，然患缺方便力，止以知见解会为明了，殊不知全坐子但是识心，纵解到佛边、穷到修证尽头处，不出指踪在。是故古来作家宗师，不贵人作解会，唯许人舍知见，胸中不留毫发许，荡然同太虚空，攸久养得成熟，此即是本地风光、本来面目也。到此亘古亘今之地，脱离生死有甚难耶？如裴相国、庞居士样，直以信得及，便得力，受用自在，尘缘梦境岂从别处生？若脚下谛实，二六时中更转一切物而无能相，等闲空劳劳地，不生心动念，随自天真平怀常实，便是从宦游干幹，悉皆照透“承阿谁恩力”。既识得渠，则如下水船相似，略左右照顾，扶持将去，自然速疾于般若相应。此禅流所谓“自做工夫，触处无有虚弃底时节。”绵绵长久，办不退转心，不必尽弃世间有漏有为，然后入无为无事，当知元非两种。若怀去取，则打作两橛也。一切时、一切处唯以此为实，在力行之，当截断众流、得大安乐矣。

### 119、示严殊二道人

参须实参，见须实见，用须实用，证须实证，若纤毫不实，即落虚也。此实地乃三世诸佛所证、历代祖师所传；惟此一实，谓之“脚踏实地”。初则须大悟；若只认门头户底，作窠窟，说路布，立机境、照用、取舍、解会，则不彻也。此透生死要径。到腊月三十日，一千二百斤担子，须是自有力量荷负得行，方可翛然独脱。是故无业国师垂示：“临终之际，若一毫凡圣情量未尽、纤毫思虑未忘，便乃轻重五阴去也。”

古人以生死事大，是以访道寻师决择，岂可只学语言、理会古人公案、下得三五百转好语，便当得也！将知聪明黠慧皆为障道之本，要须冥然扣寂，不怕放教身心如土木瓦砾，蓦然翻却业根种子，便乃知非；见学佛、学法如中毒药相似，然后透出佛法，乃体得本分事也。此非小缘。就分是久参之士，尤宜放下，不担着禅道、不轻毁上流，愈透彻愈低细，愈高明愈韬晦，作个百不知、百不会、无用处底人；行不动尘、言不惊众，澹然安闲，常行恭敬，始堪保任；于一切违顺境界，心不动摇，志无改易，达磨谓之“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切宜履践纯熟，以至今古作用机缘，便七达八通，亦不留在胸次；等闲荡荡地，触着便转，捺着便动，拘牵惹绊不得；居千人万人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不是强为，任运如此。更须如末后一语始得。参！

### 120、示道明

此道至玄妙深邃，是以佛祖不容拟议，要直截承当，超出见闻色声之表，单契密领，谓之“教外别行”。然得之奥、用之彻，脱去理障，烹煅净尽，到极则之地，须遇大达善决择之士剔拨，猛咬断线索，始能无佛无祖窠窟，只平白泛泛地于日用之间，透顶透底担荷，无一法当情，无一念可得，等闲作为，向一切境界之中圆融无际，亦无圆可融，亦无融可圆，始行无间道中，游历绝功勋处，唤作“平常心不可得”。似此脚踏实地、无落虚底工夫，绵绵密密，便扫田掠地、拈筴把匙、种种作为，皆入场屋。是故地藏呵僧云：“南方说禅浩浩地”，便道：“争如

我个里种田博饭吃！”准此而推，忍苦捍劳、繁兴大用，虽粗浅中，皆为至实；惟贵心不易移，一往直前履践将去，生死亦不奈我何，何况余事？永嘉道：“上士一决一切了”，信矣。

### 121、示侍者法荣

学道之人能矻矻孜孜，以生死之事居怀，昼三夜三，不惮劳苦，事善知识，求一言半语发药，虽遭呵斥、种种恶境，而力向前；非自宿昔熏成自然种智，必且犹豫，或则退悔。能于此恬然，初无动摇其志愿，亦颇难得。

然此本有之性，现定见闻知觉，父母缘不可生，境界缘不可夺。若随向来知解，即堕业识。若猛摆拨、弃着一边，只守虚静，到一念不生之地，掀翻解路，不落机缘，直下了了，无毫发疑问，便截径承当，无第二头，则玄妙理性尚自脱去，况随世间事物所转耶？是故古人“即心即佛”，得大力量向上，上不立佛祖，如红炉猛焰处透彻，但把得住、作得主，便住山去。此须十年工夫，一色专注，便可趣向入也。赵州云：“你向衣单下坐十年，若不会禅，截取老僧头去。”断定不在言句机境上，只要心休意歇，便彻底安乐耶。

### 122、示道人

当人脚跟下一段事本来圆湛，不曾动摇，观音王佛前直至如今，廓彻灵明，如如平等。只为起见生心，分别执着，便有情尘、烦恼扰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顿休，到一念不生之处，即是本来面目。所以古人道：“一念不生全体现”，此体乃金刚不坏正体也；“六根才动被云遮”，此动乃妄想知见也。

多见聪明之人，以妄心了了，放此妄心不下，逗到歇至不动处，不肯自承当本性，便唤作空豁豁地，却拟弃有着空，是大病。若有心弃一边、着一边，便是知解，不能彻底见性。此性非有，不须弃；此性非空，不须着。要当离却“弃着有无”，直下怗怗地，圆湛虚凝，翛然安稳，便能自信此真净妙心。饕间被世缘牵拖，便能觉得，不随他去。觉即把得住，不觉即随他去。直须长时虚闲，自做工夫，消遣诸妄，使有个自家省悟之处始得。昔人云：“不离当处常湛然，觅即知君不可见。”

### 123、示仲宣维那

岭外祖师曹溪，乃佛种也，发迹新城，开法番禺，如日照世，如麟凤呈祥，海内莫不宗仰。厥后揭扬大巔、三平龙象间出，拔昌黎见刺，为世明炬。是知彼有人焉。盖绝俗离伦，真克家种草也。其跬步志业，如天之高，那肯碌碌遁行逐队耶？

昔兴化谓克宾：“你不久为唱导之师。”云：“我不入者保社。”化征云：“会了不入？不会了不入？”宾云：“没交涉。”乃行令罚钱出院。多少人堕在常情，不然作奇特机关，岂知他家通霄正路，只管望风转摸；要须是个中人方可与曹溪、大巔、三平、兴化、克宾羽毛相似也。且作么生是个中人？凤凰直入云霄外，谁怕林间野雀儿。

### 124、示中竦知藏

岩头道：“大凡扶宗唱教，意在未屑时一觑便透，纵然理论，亦没痕迹。”良哉！真作家手段也。明眼汉才入门来，已辨深浅，更待鼓两片皮、弄泥团，岂有了期？雪峰问投子：“一槌便成时如何？”云：“不是性燥汉。”“不假一槌时如何？”

云：“不快漆桶”。他古人自有如是风范，要离泥水、截葛藤、啮镞破的、雷卷风旋、乘机当阳、劈面快与，乃称临济宗风，亦不辜方来依扣，以言破言、以迹划迹，不堕死水、遑得便行，驱耕牛、夺饥食，意在出生死、越圣凡、平人我、融染净，承当辉天照地大解脱，自利利他，绍圣种族。

不见道：“二祖不往西天，达磨不来东土”。与人去缚解黏、拔楔抽钉，正在密室中，不将实法系缀人，从头与伊槌将去，一人半个眼目定动，堪作种草。若求义路、立解会、治择语句、商较古今，宁可无人扫地，此乃据曲录床本职事也。时中勤勤垂手，继之不勒；若只管推懒，则失却本宗、辜负先圣。

白云师翁云：“未透时一似铁壁，及至透得，元来铁壁便是自己也。”须作得铁壁定始得，然后着着有出身之机，始副岩头点破纲宗体段也。“九尾野狐多恋窟，金毛狮子解翻身。”

### 125、示钱次道学士

人人脚跟具有此一段大事，与众生无异无别；佛觉证圆融，群灵染惑，遂相悬远。是故诸圣出兴，独唱此大法，谓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特接上机；要利根种性，覩面相呈，更不拟议，遑得便行。所以灵山立却榜样，才拈起花，迦叶便笑；若更论他如之若何，则蹉过也。器量既等，无虚授者；自尔源源到今，得证契悟如恒河沙。

只如俱胝见天龙、得一指，鸟窠吹布毛、侍者大悟，岂有许多路布、言途返惑乱其真性？举要而指，唯是灵利上智，以透脱根尘、截断生死为意，向日用中高着眼，觑破万缘，一切胜劣境界了无一实，惟有本来灵明大解脱，亘古洞今，长时活鱗鱗地；一念契合，得无罣碍，便放下人我知见、世智辩聪、喜愠得失，种种执着，坦然一切平怀。

初不妨日逐作用，筑着磕着，俱为本地风光，应物现形，不将不迎，湛然真寂，逗到腊月三十日，便了当得，所谓“把得住，作得主”。岂不见老庞长养，临行谓于頔相公：“但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枕公膝乃行。杨侍郎透彻圆融、立节立朝，下梢启手足，乃云：“沤生与沤灭，二法本来齐；要识真归处，赵州东院西。”不是向结交头得力也？

大凡存诚向慕，本不希闻见、谈柄，正欲确然清身洁意，内守虚闲、外廓闻见，密运慧刃，剗割情欲，返照回光，如灵云见桃花、香严闻击竹，以至“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非风、铃鸣，我心鸣耳。

### 126、示处谦首座

先德垂机立教，初不等闲，必使万世仰法为标准，是故摩竭掩室、少林冷坐、毗耶杜词、善现宴寂。盖有为而为，如北辰据位、百川潮宗、虎视龙骧、风回云合。知有者默识其趣向，不做道理，便可直领、深入其阃奥，即体裁步骤自然<sup>ㄟ</sup>心+口合（按：当为“<sup>ㄟ</sup>心+口合”，契合。<sup>ㄟ</sup>心+口，音 mǐn）。当其初立，似若适会，及已成形声，则不可掩，卓卓惊世，渐渐日新。

至于德峤纵白木棒、济北振奋雷喝、俱胝只立一指头、秘魔擎个铁杈子、象骨辊三球、禾山四打鼓、国师水碗、汾阜牧牛，俱逗逸群绝类作略；而西园烧浴、金牛召饭、天皇饼、赵州茶，极于细微，洞彻渊奥，不负时机，超宗出格，真麒麟头角、师子爪牙，异世仰之，不可跂及。逮发一句、施一机，尤不可意象名模也。

有志之士未发足已蕴此作，蓦地超方，遇缘岂局促笼槛、为循循频频之党哉？

所以于不已中，聊发所蕴，追配古人高风，自不凡尔！然遇赏音，即不徒然；当使垂之竹帛，亦无忝也。故予心腹而为表出之。

### 127、示悟侍者

云门示众云：“和尚子，莫妄想！山是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时有僧问：“学人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时如何？”云门以手面前划一划，云：“佛殿为什么从个里去？”旧时在众参，见说无事禅底相传云：“山是山，水是水，平实更无如许事，拨去玄妙理性，免得凿空，聒挠心肠。所以云门慈悲，开一线路指示，者僧便领览得，出来问；云门便用后面高禅茶糊鹞突伊，遂以手划云：‘佛殿为什么从者里去？’此乃移换它也。所以大凡只说实话是正禅，才指东划西是换你眼睛，但莫信它，但向道：‘我识得你。’”——苦哉！苦哉！

顿却山僧在无事界里，得二年余，然胸中终不分晓；后来蓦地在白云桶底子脱，方猛觑见这情解死杀一切人，生缚人家男女向无事界里，胸中一似黑漆，只管长无明业识、贪名取利、作地狱业，自谓我已无事了也。细原云门意，岂只如此哉？将知醍醐上味，遇此翻成毒药。若是真实到云门田地，安肯如此死杀？则其提振处，并将佛祖大用大机显示，则以手划云：“佛殿为甚从者里去？”千圣应须倒退，便是具大解脱知见底也须饮气吞声。山僧抑不得已，聊且露些，只知音知耳。大凡参学，须实究到绝是非、离得失、去情尘、脱知见，然后可以入此流矣。参！

### 128、示冯希蒙

厌三界火宅，蕴爽迈风度，洁清缘业，从方外游，乃给孤、净名、裴公、老庞趣向，岂非英杰伟特、惊群敌圣者哉？然此段由威音七佛已前、下及穷未来际，万有十虚，把断包摄，悉无透漏；要一举便明，拈着便了，早是钝置也。所以丹霞生知庞老通方，目机铄两，勘辨诸禅，高步丛林，平沉数万珠金，脱却幞头，一味向无间道中行，宁可鬻策篱，赤日里卧街，曾无歉怍，及至逢人，逆拈倒用，莫非踢上头关捩作略。

如今既操此志，根性气度幸自不凡，唯务退损精修，长久不变不转，乃克全体受用。只如划佛殿前草、圣僧顶、烧木佛、一口吸尽西江水、不昧本来人，皆圆机活脱，出没隐显，唯上流作家识其起倒。自余立亡、坐往，俱为余韵，真所谓三界外人，岂火宅所能罗笼也？但使银山长壁立，不须入草更求人。

### 129、示华严居士

“平常心是道”，才趣向即乖，到个里正要脚踏实地，坦荡荡，圆陀陀，孤迥危峭，不立毫发知见，倒底放下，澄澄绝照，壁立万仞，唤甚作心作佛、作玄作妙？一往直前，不起见，不生心，如猛火聚，不可近傍，似倚天长剑，孰敢撓锋？养得纯和冲淡，透彻无心境界，便可截生死流，居无为舍，端如痴兀拍盲，罔分皂白，犹较些子，所谓“绝学闲闲真道人也”。了了回光，深深契寂，乃绝渗漏，自然与向上人不谋而同、不言而喻。若作聪明、立知见、怀彼我、分胜负，则转没交涉。此唯尚猛利快割断，悬崖撒手，弃舍得性命，便当下休歇。只大休处是究竟合杀处尔！

### 130、示无住道人

《维摩经》：“依无住本，立一切法。”《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古德

云：“一切无心无住著，世出世法莫不皆尔！”使有住则胶固，岂复能变通耶？日月住则无昼夜，四时住则失岁功，唯其无住，乃所以流于无穷。是故住于无所住，所以转凡成圣，即无作、无为、无住妙用，于万有中，得大解脱。既达此理、见此道，唯力行不倦，乃真道人也。

### 131、示元长禅人

“佛语心为宗”，达磨传此者矣。而马师为蛇画足、慈悲落草，乃云：“诸人欲识佛语心么？”——已是漏逗了也；更言：“只如今语便是佛语，此语出于自心，便是佛心。”——若举扬正宗，作如是话会，如何出得作家八十四人邪？是故从上来行正令底视之，如将恶水浇泼人，成甚模样？应知这老子太煞屈曲，事不获已。然今学者尚看他底不破，只管落语言、执解会、认光影、做窠窟，好不性燥也。可中有个生铁铸就、手里握得顽石粉碎，眼目定动，拟议不来，一绰便透，更说甚佛语心、如之若何？直饶千佛万祖躬亲，动地放光，如云如雨行棒行喝，雷奔电激，不消个热不采，等闲凡不收、圣不管，更唤甚作生死、菩提、涅槃、烦恼？不如饥来吃饭、困来打眠，此乃稍稍类他家种草也。

所以地藏道：“你南方佛法浩浩地，争如我种田博饭吃。”十成是以此为事；彻到无事，如斩一縠丝，一斩一切斩，把断世界，不漏丝毫，诸见不生，了无渗漏。以长岁月，不动不退，靠之自然成办。香林四十年方打成一片，汾山三十载牧一头水牯。既有此志，深宜长久，乃能堪报不报之恩，是真出家大解脱衲子也。

### 132、示丹霞佛智裕禅师

祖师宗风，步骤阔远，迥出教乘，单提正印。灵山拈瞬，而饮光笑领；龙猛示圆相，而提婆中的；少林觅心，而二祖超证；卢老说偈，而大满付衣钵；人皆以为密传，鞠其端倪，乃是纳败。岂造妙深极之旨止如是而已？要须如天之高、地之厚、海之渊、虚空之广，尚未彷彿，信“过量大解脱人，回天转地，吸海枯竭，喝散虚空，奋大机，显大用，于无边香水浮幢刹外，斩魔外见网，摧佛祖化权，揭示不可示、拈提不可提之奥”，尚未为的，则雪峰鳌山得道、云岩始终不知有，乃戏论尔！应须生铁铸就心肝、杀人不眨眼手段，乃可略露风规，贵慧命流于无穷，差可人意耳。

建炎三年闰月十一日，前云居圆悟禅师克勤书。

### 133、与耿龙学书

妙喜示来教，见砣砣于此，意况甚浓，真不忘悲愿也。而以宗正眼照破义路情解，透见肝胆，何明眼如此！正宗久寂寥，后昆习窠臼、守箕裘，转相钝致，举世莫觉其非，大家随语生解，祖道或几乎息矣！不有超卓颖悟之士，何以规正哉？此皆正念，乃真外护也。

时节扰扰，山居领众亦未可保全，尚未有可乘之便为转身之计尔！杲佛日一夏遣参徒踏逐山后古云门高顶，欲诛茆隐遁，其志甚可尚。今令谦去，山叟为书数语及疏头，亦与辍长财成之，可取一观也。渠欲奉锄，正在高裁也。

克勤启上。

### 134、示杨无咎居士

佛祖出兴于世，以大悲愿力，起无缘慈，唯务引接利智上根、具大器量，堪

委任大解脱上上胜妙玄机，作人所不能为，超群绝众，可以弹指证无生，可以立地越果海。眼观东西，意在南北，如快鹰俊鹞，戛戛腾云，迷风曜日，捎玉兔、拂金鸡，英灵掀豁，乃拈当头末上一着子，似电闪星飞，不容拟议。待伊全体脱去笼罗，直下不费一毫指点，遂乃披襟，透顶透底领略，即两手分付。是故体裁、步骤，如狩龙之得水，似猛虎之靠山，云突突、风飐飐，倾人肝胆、耀人心目，方可谓之本家种草。

所以维摩大士大集会魔王，现首楞严定，魔界行不污菩萨之俦，与夫文殊、普贤、金色头陀之类，皆离伦拔萃，而一旦举花密传，岂常事哉？以至达磨西来、神光瞥地，自尔多没量大人特达精通，只向“动用、瞬扬、语默、舒卷、纵擒、与夺”显发底里，长时已思不露，等闲兀兀地，若百不知、百不会底人，及乎挨拶着，便见惊群动众。虽然，鞠其至趣，初无如许多事，唯直下明妙、一切无心而已。苟能弃去学解、执着，放教闲闲地，圣谛亦不为，自然契合从上来纲宗，便可入此选佛场中，转度未度、转化未化，得不是再来人间世、不依倚一物、无为绝学、真正出格大道人耶！

诏使观察杨公无咎高识远见，博学多能，而于祖道尤深造诣，智鉴机警，未举先知，未言先透。在都下日获参陪。兹沿帝命，使宣抚司，再会锦官，持辱道照临，还索葛藤，因出此纳败云。

### 135、示成都雷公悦居士

如今照了，本心圆融无际，色声诸尘那可作对？迥迥独脱，虚静明妙，要须彻底提持，勿令浮浅，直下高而无上、广不可极，净皤皤、圆垛垛，无漏无为。千圣依之作根本，万有由之建立。应须斗顿回光自照，令绝形段，分明圆证，万变千化无改无移，谓之“金刚王”、谓之“透法身”。

饷间行住坐卧，无不透彻，物物头头，靡有间隔，唤作“干白露净、单明自心”。不可只么守之；守住便落窠窟。却须猛割猛断，十分弃舍，转舍转明，转远转近，抵死打叠，令断却命去，始是绝气息人，方解“向上行履”。若论“向上行履”，唯己自知，知亦不立，释迦、弥勒、文殊、普贤、德山、临济不敢正眼觑着，岂不是奇特底事？一棒上、一喝下、一句一言、若细若粗、若色若香，一时穿透，方称无心境界。养得如婴儿相似，纯和冲淡；虽在尘劳中，尘劳不染；虽居净妙处，净妙收它不住。随性任缘，饥餐渴饮，善尚不起念，恶岂可复为？所以道：“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

---

### 又示

道贵无心，禅绝名理，唯忘怀泯绝，乃可趣向。回光内烛，脱体通透，更不容拟议，直下桶底子脱，入此大圆、寂照、胜妙解脱门，一了一切了。只守闲闲地，初不分彼我胜劣，才有毫芒见刺，即痛划之，放教八达七通、自由自在。长养绵密，千圣亦觑不见，自己尚似冤家，只求得远离、不限傍，翛然澄静，虚而灵，寂而照，猛勇断割，彻底无纤毫挠胸次，王老师谓之“作活计”，赵州“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悠久践履、使纯熟，乃令从上来无心体道，密密作用，自见工夫到下梢结角头，自然如悬崖撒手，岂不快哉！

### 136、示张持满朝奉

克勤自出峡止讷堂，唯念兹在兹，相从者多不告倦，所谓利他乃自利也。要须根本明彻、理地精至、纯一无杂，才有是非，纷然失心。若踏正脉，诸天捧华无路、魔外潜觑不见，深深海底行、高高峰顶立，始得不惊群动众，谓之“平常心”、“本源天真自性”也。虽居千万人中，如无一人相似，此岂粗浮识想、利智聪慧所能测哉？

示谕：“绵密无间，寂照同时，岁月悠久，打成一片，而根本愈牢，密密作用，诚无出此。”应当“当处全真”，则彼我、遐迩触处皆渠，刹刹尘尘皆在自己大圆镜中，愈绵愈密，则愈能转换也。故云门道：“直得乾坤大地无纤毫过患，犹为转句；不见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更须知有全提时节始得。”所以德山棒、临济喝皆彻证无生，透顶透底，融通自在，到大用现前处，方能出没，欲人全身担荷外，退守文殊、普贤大人境界。

岩头道：“他得的人，只守闲闲地，二六时中无欲无依，自然超诸三昧。”德山亦云：“汝但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则虚而灵、寂而照。若毫端许言本末者，皆为自欺。”此既已明，当须履践，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异念才起、拟心才生，即猛自割断，令不相续，则智照洞然、步步踏实地，岂有高低、憎爱、达顺、拣择于其间哉？无明习气旋起旋消，悠久间自无力能扰人也。古人以牧牛为喻，诚哉！所谓要久长人尔！

直截省要，最是先忘我见，使虚静恬和，任运腾腾，腾腾任运，于一切法皆无取舍，向根根尘尘应时脱然自处，孤运独照，照体独立，物我一如，直下彻底，无照可立，如斩一縠丝，一斩一切断，便自会作活计去也。佛见、法见尚不令起，则尘劳业识自当冰消瓦解。养得成实，如痴似兀而峭措，祖佛位中收摄不得，哪肯入驴胎马腹里也！

赵州道：“我见千百亿个尽是觅作佛汉子，于中觅个无心底难得。”又云：“我在南方三十年，除粥饭二时是杂用心处。”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自走作、南泉十八上解作活计，信知从上古人，无不皆如此密密履践，安可计得失、长短、取舍、是非、知解也？同学之中，唯龙门智海，昔常熟与究明，但逢缘遇境，莫不管带，何止此生而已，穷未来际、证无量圣身，也未是他泊头处，但一味退步，切莫作限量也。

### 137、示吴教授

佛祖以禅道设教，唯务明心达本。况人人具足、各各圆成，但以迷妄，背此本心，流转诸趣，枉受轮回，而其根本初无增减。诸佛以为一大事因缘而出，盖为此也；祖师以单传密印而来，亦以此也。若是宿昔蕴大根利智，便能于脚跟直下承当，不从他得，了然自悟“廓彻灵明、广大虚寂，从无始来亦未曾间断，清净无为”妙圆真心，不为诸尘作对，不与万法为侣，长如十日并照，离见超情，截却生死浮幻，如金刚王，坚固不动，乃谓之“即心即佛”。更不外求，唯了自性，应时与佛祖契合，到无疑之地，把得住，作得主，可不是径截大解脱耶！

探究此事，要透死生，岂是小缘？应当猛利、诚志、信重，如救头然，始有少分相应。多见参问之士世智聪明，只图资谈柄、广声誉，以为高上趣向，务以胜人，但增益我见，如以油投火，其炎益炽，直到腊月三十日茫然缪乱，殊不得纤毫力，良由最初已无正因，所以末后劳而无功。是故古德劝人参涅槃堂里禅，诚有旨也。

生死之际，处之良不易；唯大达超证之士，奋利根勇猛，一径截断，则无难。然此段虽由自己根力，亦假方便。于常时些小境界中，转得行、打得彻，不存解，

不立见，凛然全体现成，践履将去，养得纯熟，到缘谢之时，自然无怖畏；只有清虚莹彻，无一法当情，如悬崖撒手，弃舍得、无留恋，一念万年，万年一念，觅生了不可得，岂有死也？是故古德坐脱立亡、行化倒蜕，能得勇健，皆是平昔淘汰得净洁。香林四十年得成一片，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石霜劝人“休去歇去、如古庙里香炉去”。

永嘉云：“体即无生，了本无速。”盖业业兢兢、念兹在兹，方得无碍自在。既舍生之后，得意生身，随自意趣后报，悉以理遣，不由业牵，所谓透脱生死耶！报缘未谢，于人间世上，有如许参涉交互，应须处之使绰绰然有余裕始得。人生各随缘分，不必厌喧求静，但令中虚外顺，虽在闹市沸汤中，亦恬然安稳；才有纤毫见刺，则打不过也。

### 138、示禅人

“末后一句”都通穿过，有言无言、向上向下、权实照用、卷舒与夺，不消个勘破了也。谁识赵州这巴鼻？须是吾家种草始得。

### 139、示韩朝议

乃佛乃祖，直指此大法，于人人跟脚下洞照，如千日并出，但趣外奔逸久，不能自信有如是威德光明，唯务作聪明、立知见，向业惑中，以谓出乎等彝，衒耀自得，向人间世所习，古今博究广观，谓穷极底蕴，殊不知萤火之光岂比太阳？所以古之奇杰之士、颖脱之性，就近而论，如裴相国、杨大年之俦，投诚放下，就宗师决择，划去浮尘知见，大彻大悟，始能超轶，与老禅硕德抗行，履践到临合杀、结角头，自解撒手，克证大解脱，岂小事哉？

今既明敏不减前辈，平时学业才力迈往，于世路久之，虽知宗门有此段缘，谓“不出我所宗尚”，殊不著意。以夙昔大缘，相值欧峰，经年会聚，一闻举扬，即起深信，回光返照，顾人间世如梦如幻，随大化变灭，乃虚妄尔！唯此“千劫不坏、不移易，一切圣贤根本”，乃造物之渊源，印定自己，若一发明，七通八达，何往不自得哉？是知宿世亦曾熏炙，遇缘而彰，见于行事，岂非自信耶？然能自捡点，二六时中学佛法已是杂用心，则去却佛法，乃真净界中行李矣。但请依此，一切不杂，即纯一洞然，无爱憎，离取舍，不分彼我，不作得失，一切法坦然皆我家不思议处、净妙圆明受用之物尔！须令此心长时现前，不堕沉昏，不生聪慧，入平等安闲寂静境界，那有恶作业缘、识情干挠得此本妙光明也？只恐临境界面前，都卢忘失，依前纷乱，则不堪也。

古人修行，亦只以自所证入，时中照了，截断尘劳，教活卓卓地，悠久三、二十年纯熟，超出生死不为难。著力在行处，不只空高谈说之而已。古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盖定慧之力回转业缘，正要惺惺地、勇猛果决，千百生中当受用其余。古人机缘语句，不必尽要会之，但一着分明，则着着如此，千变万化岂移变得渠力用哉？内心既虚，外缘亦寂；着衣吃饭，本自天真，不劳凋琢。若或立胜见、负我能，即祸事也。切须照管，勿作此态。由是可入无我、真实、平等、如如不动、不变、净妙清凉稳密田地矣。志公云：“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

### 140、示曾待制

禅非意想，道绝功勋。若以意想参禅，如钻冰求火、掘地觅天，只益劳神；若以功勋学道，如土上加泥、眼里撒沙，转见困顿。傥歇却意识、息却妄想，则



禅河浪止、定水波澄；去却功用、休却营为，则大道坦然、七通八达。是故僧问石头：“如何是禅？”头云：“碌砖。”僧云：“如何是道？”云：“木头。”此岂意想、功勋所能辩哉？除非直下顿领、截流便透，则禅道历然；才拟作解，则千里万里。要是向来世智辩聪顿然放却、消遣令尽，自然于此至实之地自证自悟，而不留证悟之迹，翛然玄虚通达乃善。

马大师尝举《楞伽经》以“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乃云：“诸人要识佛语心么？只你如今语便是心，心便是佛。故云佛语心乃是宗也，此宗无门乃是法门。”古人大煞老婆，拖泥涉水。若一举便透，犹较些子。或穷研义理，卒模才索不着。

### 141、示宗觉大师

佛语心为宗，宗通说亦通。既谓之“宗门”，岂可支离、去本逐末、随言语机境作窠窟？要须径截超证，透出心性玄妙胜净境界，直彻绵密、稳审、向上大解脱、大休大歇之场；等闲虽似空豁豁地，而力用圆证不拘限量，千人万人罗笼不住。所以迦文老人久嘿斯要，三百余会略不明破，但随机救拔，候时节到来，乃于灵山露面皮拈出，独有金色头陀上他钩钩，谓之“教外别行”。若谳此旨，则威音已前漏逗了也。

点检将来，虽随类化身、千般伎俩、万种机缘，无不皆是个一着子。此岂单见浅闻、存知解、堕机括者所测量？是故从上来，行棒、行喝、辊球、擎叉、吃茶、打鼓、插锹、牧牛、彰境智、据坐、掩门、唤回、叱咄、与掌、下踏，莫不皆于此。唯本色衲子自既了悟透彻，又复遇大宗师恶手段淘汰锻炼，到师子咬人、不随药忌、直截轩豁处，方可一举便知落处，如狮子入窟出窟、踞地返掷，何人可测量哉？

此门不论挹泥涉水、草里辊、打葛藤、眼麻眯三搭不回者；唯是八面受敌、未举先知、未言先契，自然水乳相合，得坐披衣。养得纯熟，待霜露果熟，出头来便与么用，始合祖先本因地发行一周佛事。所以道：“要穷恁么事，须是恁么人；若是恁么人，不愁恁么事。”

---

## 佛果击节录

（摘自《已续藏经》第67册）

### 重刻圆悟禅师击节录题辞

圆悟禅师，电机波辨，色丝妙绝，可谓文武火炉，锻炼学人矣。惜乎集录者，采撷微言，而失之简。加之三豕门五，覩者眼眩焉。顷予友淳公，搜猎竺典，企予祖躅，以弥缝于阙。盖藻镜当台，妍媸可逃乎哉！晨星落落，秦无人也。冀邈乎雾海，早刮目于南针。

元文戊午秋九月谷旦 常州沙门说驴年序

明觉禅师瀑泉集，见存乎大藏中。大古希音，和者鲜矣。圆悟禅师击节乎其

间，教人不觉手舞足蹈。可惜此土之旧刊，不啻失诸刀刁，鲁鱼提纲，谬混着语，两则合作一则。况乎举类多。其所录者疎也。是以读者如箝，岂匪一大欠事哉！黑非佛果耳孙，谬涉字海，猎禅林而获于其鱼兔，盖彼此交奏，稍识正音欤。且如类，则事迹别出一卷，未嫌于怀。绌短不构深泉，曲远难尽其响。罪过弥天，一任诸方贬剥。

关西黑太淳阁笔于东武吉祥之草庐云

是录撰次，不吻合于拈古者，盖所闻纷纭，未经考订，卒录之故欤，今輒仍旧耳。先贤未游刃乎此书，故勾棘难晓也。今有古德之颂者，掇标之，上方未睹善本，蹉<sub>足</sub>（按：同“误”）漏落，偕诸同袍，痴人说梦。不则，遗臭千载。勿吝惊策则幸。

## 佛果击节录卷上

雪窦明觉禅师拈古  
佛果圆悟禅师击节

### 第一则 德山示众

举德山示众云：“今夜不答话（言犹在耳），问话者三十棒（打云：吃棒了也）。”时有僧出礼拜，山便打（忘前失后汉）。僧云：“某甲话也未问（却较些子）”山云：“你是甚处人（换却眼睛）？”僧云：“新罗人（却换德山眼睛）。”山云：“未踏船舷，好打三十棒（大小德山，作这般去就）。”法眼拈云：“大小德山，话作两橛（漆桶夜生光）。”圆明拈云：“大小德山，龙头蛇尾（乌龟钻破壁）。”雪窦拈云：“二老宿虽善裁长补短，舍重从轻（错下名言）。要见德山亦未可（还曾梦见德山么），何故？德山大似握阊外威权，有当断不断、不招其乱底剑（险）。诸人要识新罗僧么（莫是阇黎）？只是撞着露柱的瞎汉（自领出去）。”

师云：古人举一机一境，皆明此事。且世尊未举花已前，是个什么道理？后来所以买帽相头，相席打令。如今只管记忆千端万端，打葛藤，有什么了期！多知多解，转生烦恼。古人或拈古、颂古一则因缘，须是出得他古人意，方可拈掇。只如德山，本是西蜀讲《金刚经》座主，闻南方禅宗大兴。他云“南方魔子如此盛”，遂罢讲散徒，擎将疏钞，欲破禅宗。及至龙潭，言下大悟。后住德山，三日一回搜堂，凡见文字，实时烧却，十二时中，打风打雨。后来出岩头、雪峰，如龙似虎相似。到他打葛藤时，自有奇特处。一日示众道：“汝但无事于心，于心无事，则虚而灵，寂而妙。”又道：“捉空追响，劳汝心神。梦觉觉非，觉亦非觉。”一日，岩头来参，才展坐具，德山以拄杖挑向阶下，岩头下阶收得，便去参堂。来日，却上问讯，侍立次，山云：“你什么处学得这个虚头来？”岩头云：“某甲不敢自谩。”山云：“你已后向老僧头上屙去在。”且道，他见个什么，却不打他？岂不是有奇特处，方可如此？岩头一日来参，脚才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德山便喝，岩头便礼拜。且道他父子见个什么，便如此奇特？

五祖先师道：“他既是开个铺席，为什么却不答话？且道德山意在什么处？这僧也好奇特，跳出众来便礼拜，德山便打，一似鹰拏燕雀，似鹞捉鸠。”只如法眼拈道：“大小德山，话作两橛。”可谓据款结案。圆明拈道：“大小德山，龙头蛇尾。”也是看孔着楔。如今作么生会这公案？若做两橛会，且得没交涉。便作龙头蛇尾会，且得没交涉。既不恁么会，毕竟作么生？且道二老宿为什么却如此拈？诸人

试着眼看。古人道：“狮子咬人，狂狗逐块。”如今作么生见得德山去？

所以拈古十个，拈做十般，要须出他古人意，方唤作拈古。只如傅大士道：“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要知佛去处，只这语声是。”看他玄沙拈道：“大小傅大士，只认个昭昭灵灵。”又灵云见桃花便悟云：“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玄沙云：“谛当甚谛当，敢保老兄未彻在。”且道他意在什么处。

雪窦一似古人，先拈他两人语道，此二老宿虽善裁长补短，舍重从轻，且道甚么处是裁长补短处？什么处是舍重从轻处？此两个分明点检德山，雪窦拈来，为甚么却道“要见德山亦未可”？雪窦后面也只要见德山这些子也难，后来人便邪解道：“法眼圆明，只是裁长补短，舍重从轻。”——只管作露布，有什么交涉！雪窦拈道：“德山似个什么？如阆外将军相似。有威有权，为他有个剑，当断不断时，也不招其乱。”雪窦如此拈，也有错会者不少。雪窦前面拈了，为什么又拈道“诸人要识新罗僧么？只是撞着露柱底瞎汉”。诸人，且道什么处是这僧瞎处？人多情解道：等他德山道“你是什么处人”，当时便以坐具劈面撼。痴人！若如此，德山便放你也？且道毕竟什么处是这僧瞎处？师便打。

## 第二则 雪峰普请

举雪峰一日普请，自负一束藤（劳而无功），路逢一僧，峰便抛下（力尽神疲）。僧方拟取，峰便踏倒（下坡不走，快便难逢）。归举似长生，乃云：“我今日踏这僧快（少卖弄）！”生云：“和尚替这僧入涅槃堂始得（闹市里要一个半个）。”峰便休去（可惜放过）。雪窦拈云：“长生大似东家人死，西家助哀，也好与一踏（阇黎也须急着眼始得）！”

师云：只这雪窦合吃多少？如今且放过一着。雪峰为一千五百人善知识，当时日日普请，运水搬柴，岂似如今兄弟，端坐饱食，不知惭愧。不见云门问僧：“甚么处来？”僧云：“负柴来。”门云：“闲口。”且道他云门意又作么生？诸人试体究看。只如雪峰普请处，踏倒这僧，归举似长生。长生是个活泼泼地汉，便道“和尚也须替这僧入涅槃堂始得”，只这雪峰老汉也好，当时便休去。到这里作么生凑泊？也须是三根椽下，五尺单前，静坐究取始得。看雪窦老婆拈似与诸人，到这里见得去，自然打着南边动北边，才拈起，便眼卓朔地。雪窦拈掇他这因缘，人多邪解，别生知见义路，只管解将去。殊不知，雪窦意元不如此。且道他意在什么处？也好与一踏，且莫错会。

## 第三则 百丈拂子

举百丈再参马祖（不唧溜汉），侍立次，祖以目视禅床角头拂子（两个一场败阙）。丈云：“即此用？离此用（情知泥里洗土块）？”祖云：“你他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也要知你落处）？”丈取拂子竖起（虾跳不出斗），祖云：“即此用？离此用（验人端的处。下口即知音）？”丈挂拂子于旧处（果然只在旧窠窟），祖便喝（轮王髻中珠，不可轻分付），百丈直得三日耳聋（虽然如是，若不酬价，争辨真伪）。雪窦拈云：“奇怪，诸禅德（也不免遭他点检）！如今列其派者甚多（莫欺我儿孙），究其源者极少（雪窦从来点胸），总道百丈于喝下大悟，还端的也无（自是他把不住）？然刀刁相似，鱼鲁参差（曹溪波浪如相似，无限平人被陆沈）。若是明眼汉，瞞他一点不得（明眼汉正好瞞）。只如马祖道：‘你他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人将财试，金将火试）？’百丈竖起拂子（机境未忘），为复如虫御木（正是）？为复啐啄同时（梦见）？诸人要会三日耳聋么（雪窦还会么）？大冶精金，应无变色（错下名言，不是今日）。”

师云：百丈和尚侍奉马祖二十余年，最得马祖提诲。此一则因缘，丛林谓之再参马祖话。人多举，得不同，然宗师家，只拈他着力处。古时尊宿才见僧来，便举起拂子，问佛法或问祖意西来意，多举起拂子，所谓如“狮子教儿迷踪诀，才方跳掷又翻身”了也。须会他宗师家手脚，始得如此奇绝。看他师资相见，如印印空，更无瑕疵。如印印泥，谁辨得他字义？到这里，“道吾舞笏同人会，石巩张弓作者知”。如印印水，涅槃心易晓，差别智难明。只如汾山问仰山：“马祖出八十四员善知识，几人得大机？几人得大用？”仰山云：“百丈得大机，黄蘗得大用，自余皆是唱道之师。”

看他马祖一喝，百丈直得三日耳聋。且道此一喝意作么生？不见适来道，“轮王髻中珠，不可轻分付”。古人那里肯独自用来！且打葛藤，引相似一、二。不见丹霞访庞居士，问灵照云：“居士在否？”灵照敛手而立。又问：“居士在否？”灵照携篮便行。僧又问灵云：“佛未出世时如何？”云竖起拂子。又问：“出世后如何？”云亦竖起拂子。又问雪峰：“佛未出世时如何？”峰竖起拂子。“出世后如何？”峰抛下拂子。僧礼拜，峰便打。到这里，棒头有眼明如日，要识真金火里看。

后来黄蘗才见百丈，丈问：“巍巍堂堂从甚么处来？”蘗云：“巍巍堂堂从岭南来。”丈云：“巍巍堂堂来为何事？”蘗云：“巍巍堂堂不为别事。”一日，黄蘗谓百丈云：“暂别左右，欲礼拜马祖去。”丈云：“马祖已迁化了也。”蘗云：“未审马祖在日，有何言句？”丈遂举再参因缘，黄蘗不觉吐舌。但如此参到至玄至妙处，随分举一毫，便盖天盖地，便能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天下人总不奈你何。古人道：“三日耳聋由自可，三圣瞎驴愁杀人。”且道作么生会他恁么道？汾阳道：“悟去便休，说甚么三日耳聋！”石门聪云：“若不是三日耳聋，争承当得这一喝。”汾阳后来道：“我当时恁么道，犹较石门半月程。”

雪窦拈云：奇怪，诸禅德！如今列其派者甚多，究其源者极少。雪窦拈汾阳、石门，总道百丈于喝下大悟，似则似，争奈鱼鲁参差！若是明眼汉，瞒他一点不得。只如马祖道“你已后开两片皮，将何为人？”百丈竖起拂子，为复是如虫御木？为复是啐啄同时？殊不知，雪窦一口吞尽，亦乃尽神通妙用，拈出似与人。既拈出他，且毕竟如何出他一只眼？你等诸人，要见三日耳聋么？大冶精金，应无变色。这语句沉却多少人了也？雪窦要出气，露一机一境，千古万古扑不破。诸人且莫错过好。

#### 第四则 崇寿指凳

举崇寿指凳子(只是凳子)云：“识得凳子，周匝有余(十方世界外，更有世界在)。”云门云：“识得凳子，天地悬殊(减得一半)。”雪窦拈云：“泽广藏山，理能伏豹(任大也须从地起，更高争奈有天何)。”

师云：无味之谈，塞断人口。且道，古人为甚么至理之言却不举，却指凳子？诸人且道，有什么奇特处？云门道：“天地悬殊。”怀和尚却道：“楠榆木做。”秀圆通道：“四脚着地。”和崇寿一坑埋却！山僧这里不要凳子，只要田地上净洁。所以雪窦拈云：“泽广藏山，理能伏豹。”雪窦道如此，未审是明他语？点他话？是褒？是贬？凡是一拈一提，若是有工夫，自然盖天盖地。

#### 第五则 永嘉遶锡

举永嘉大师到六祖，遶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鱼行水浊)。祖云：“夫沙门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方之家，善收善放)，大德从何方而来，生大

我慢(便不屈人)?”雪窦便喝,乃云:“当时若下得这一喝,免得龙头蛇尾(贼过后张弓)。”又再举遶禅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鸟飞毛落),代六祖云:“未到曹溪,与你三十棒了也(也是无风起浪)。”

永嘉大师,本是讲《维摩经》座主,因讲《维摩经》自悟,说得话惊人。因六祖会中,策禅师游三吴,预座随喜,见他讲得,不同寻常座主见解。因讲散,遂诘其心地,所发之言,并同诸祖。策曰:“仁者悟心,师是谁耶?受谁印可?”觉曰:“我听方等维摩经论,并无师承。于《维摩经》悟佛心宗,无人证据。”策曰:“仁者!威音王已前则得,威音王已后,无师自悟,尽是天然外道。”觉曰:“愿仁者为我印证。”策曰:“我乃言轻。有第六祖师在曹溪,四方云集,并是受法之人。”觉率策同至曹溪印可。永嘉既至曹溪,见六祖坐次,持锡遶绳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六祖云:“夫沙门具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大德从何方来,生大我慢?”永嘉也好,便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六祖本要抛个钩钓永嘉,却倒被永嘉钓将去。两家只管打葛藤,一对一问,千古万古悉皆如此。末后六祖道:“如是!如是!”永嘉便行,祖云:“少留一宿。”故号为“一宿觉”,名玄觉,号真觉。

雪窦拈古有大手脚,更不引问答,直引他初见六祖语。雪窦拈弄永嘉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且得没交涉。雪窦教永嘉下喝,免见后人指注,且道明什么边事?这一喝似个什么?似置一宝珠向面前,若是有钱人便买将去,当时属你也。宗师家拈古有出群处,却再举六祖道,等遶绳床三匝,振锡一下,卓然而立,好向他道,“未到曹溪,已与你三十棒了也”。雪窦前头与永嘉出一只眼,这里与六祖出一只眼。且道雪窦意作么生?

### 第六则 仰山指雪

举仰山指雪狮子云:“还有过此色者么(瞎)?”云门云:“当时便与推倒(不奈船何,打破屎斗)。”雪窦拈云:“只解推倒,不能扶起(将错就错)。”

师云:仰山侍奉汾山,前后二十余年,乃去行化。一日归省,侍汾山,山问:“子称善知识,争辨得诸方来者知有不知有?有师承无师承?是义学是玄学?试说看。”仰山云:“有个验处。但见诸方僧来,竖起拂子,问伊诸方还说这个?不说这个?这个且置,诸方老宿意作么生?”汾山叹曰:“此是宗门中牙爪。”仰山有如此为人手段,所以一日指雪狮子问云:“还有过得此色者么?”且道他意在什么处?莫是明一色边事么?且得没交涉。既不明一色边事,又明个什么?所以道,鹭鸶立雪非同色,明月芦花不似他。巴陵鉴和尚,僧问:“如何是提婆宗?”鉴云:“银碗里盛雪。”雪窦拈拄杖示众云:“把断世界,不漏丝毫,还构得也无?所以云门道,‘直得乾坤大地无丝毫过患,只是转物。不见一色,犹为半提。直得如此,更须知有全提时节。’诸上座,翠峰若是全提,尽大地人并须结舌;放一线道,转见不堪。”以拄杖一时打散。雪窦悟到这般田地,方可为人。老僧道“瞎”,诸人作么生会?云门应时应节,但与推倒,用拈仰山意,又被雪窦拈道,“他只解推倒,不解扶起”,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

### 第七则 香严垂语

举香严垂语云(作什么):“如人上树(还觉满口含霜么),口衔树枝(扑落也),手不攀枝(便有恁么人),脚不踏枝(奇怪),树下有人问西来意(阿谁)。不对,则违他所问(莫道);若对,又丧身失命(伏惟尚享)。正当恁么时,作么生即是(香严又扑落了也)?”时有虎头上座出云:“上树即不问,未上树请和尚道(东家人死,

西家助哀)。”香严呵呵大笑(也是落他继续了也)。雪窦拈云：“树上道即易，树下道即难(旁出一枝)。老僧上树也，致一问来(险)。”

诸方老汉得个见处，直是千般万计，提起为人，更不囊藏被盖，立个喻，令人易晓，却倒成难晓。何故？为慈悲深厚，令人转生情解。若是慈悲浅，却较些子。只如香严垂语道，“若论此事，如人上树，口衔树枝”，这个香严老婆心切，只这问，你若才生树上树下、对与不对处，转生义路，堕在常情，卒难透得。若是顶门上具眼的，终不向对与不对处作解会，未举已前，先知落处。后学之流，须是透过这关捩子，始可出得身、吐得气。若透不过，坐在这里，名为死汉，有什么用处？你看得底人迥别，便知他落处。香严才垂此语，便有虎头上座出云：“上树即不问，未上树请和尚道。”香严呵呵大笑。你道香严笑个什么？若知落处，说什么上与不上！若不知落处，也须退步看始得。若是作者，当机便见；若拟议之间，覷面蹉过。或不落二边，对也不是，不对也不是，作么生却得见古人意去？到这里，若是具通方底手脚，说甚么树上树下，对与不对！如今山僧在这里，是上树是未上树？是对是不对？雪窦拈香严与虎头相见处，却教人致一问来，还有么？“树上道即易，树下道即难”，末后又道，“老僧上树也，致将一问来”，这些子，如马前相扑，眨眼便输。雪窦于节角讪讹处，拈出令人见；罗笼不肯住、呼唤不回头底汉，才闻人举，便知全机大用。善能拈提，看雪窦老汉，也不妨奇特。

### 第八则 鲁祖吃饭

举僧问鲁祖(这面壁汉钝滞杀人)：“如何是不言言(道什么)？”祖云：“你口在什么处(险)？”僧云：“某甲无口(撞着)。”祖云：“将什么吃饭(第二杓恶水来也)？”僧无语(可惜许，将成九仞之山，不进一簣之土)。雪窦拈云：“好劈脊便棒(也是迟了也)。这般汉开口了合不得，合口了开不得(雪窦却须替这僧吃棒始得)。”

师云：鲁祖参马大师，住池州鲁祖山，凡见僧来便面壁，直下省要，只是难构。南泉闻云：“我寻常向人道，向佛未出世时承当，尚不得一个半个。他恁么，驴来去！”一日，南泉到来，抚师背一下，师云：“谁？”泉云：“普愿。”师云：“如何？”泉云：“也是寻常。”祖云：“得恁么多口！”僧问：“如何是双林树？”祖云：“有相身中无相身。”僧云：“如何是有相身中无相身？”祖云：“金香炉下铁昆仑。”又问：“如何是学人着力处？”祖云：“春来草自青。”僧云：“如何是不着力处？”祖云：“山崩石头落，平川烧火行。”鲁祖如此为人，诸公作么生会？试参详看。所以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这僧致个问端，鲁祖便如此答。这僧如此进一转语，不妨奇特；争奈鲁祖是作家炉鞴，有手段底，也出他不得。后来雪窦傍不肯，便云：“好劈脊便打。”大众，好去这里代这僧一转语，免见雪窦恁么道。若是具眼脑汉，终不向言语里作活计。

### 第九则 雪峰古涧

举僧问雪峰：“古涧寒泉时如何(戴得将来)？”峰云：“瞪目不见底(老婆心切)。”僧云：“饮者如何(正是降尊就卑)？”峰云：“不从口入(从什么处入)。”僧举似赵州(也须是这僧始得)，州云：“不可从鼻孔里入(也须是这老汉始得)。”僧却问赵州：“古涧寒泉时如何(放过即不可)？”州云：“苦(不妨难为咬嚼)。”僧云：“饮者如何(更不再活)？”州云：“死(灼然)。”雪峰闻举，云：“赵州古佛从此不答话(也是什么心行)”。雪窦拈云：“众中总道雪峰不出这僧问头，所以赵州不肯(多少人作者语话)。如斯话会，深屈古人(灼然)。雪窦即不然(看雪窦有

甚么长处)，斩钉截铁，本分宗师(分作两边)，就下平高，难为作者(雪窦也出赵州纒绩不得)。”

师云：雪窦拈来也是好心，也是不好心。何故？一手抬，一手搦。僧问雪峰：“古涧寒泉时如何？”峰云：“瞪目不见底。”僧云：“饮者如何？”峰云：“不从口入。”后人只管用作不答话会；作恁么去就，驴年梦见！汾阳谓之借事明己。“古涧寒泉时如何？”“瞪目不见底”，此明他脚跟下事。雪峰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识，依前用他问处，答道：“瞪目不见底。”为他问道脚跟下事，似古涧寒泉相似。这老汉不妨亲切。古人道：“问在答处，答在问处。”不见僧问云门：“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门云：“清波无透路。”且道是同？是别？如今人只随语生解，殊不知，赵州与雪峰相见，州云：“不可从鼻孔里入。”雪峰云：“赵州古佛从此不答话”，已是与他相见。且道这里意是如何？须是打破面前漆桶，始可入作。后人不善来风，走向赵州语下作活计。到这里，若是通方汉，必知此二尊宿落处。雪峰云：“赵州古佛从此不答话。”此一句语，如金如玉，难酬其价。雪峰虽答者僧话，终不去语句里作系驴橛。后人多少错会，妄去中间穿凿，殊不知本宗猷。此事若只在言句上，便不深屈古人，所谓“玉女已归霄汉去，呆郎犹在火炉边”。雪窦道，众中总道雪峰答他话，便成就下平高，难为作者，又是错会。吃雪窦毒药了也。此意与法眼话作两橛一般，只为他一手抬、一手搦。只如赵州勘婆子，且道是勘破？不勘破？且道雪峰是答他话？不答他话？真如拈赵州勘婆子话道：“天下衲僧只知问路老婆，要且不知脚下泥深。若非赵州老人，争显功高汗马。”只如雪窦道，“如斯话会，深屈古人”，且道是屈？是不屈？怀和尚道：“作么生会不答话底道理？赞叹赵州即不无，还知赵州一片玉瑕生么？若点检得出，相如不玷于秦王。”雪窦分明拈了也，而今人却不去见赵州雪峰，却走去咬雪窦语句，去语脉上走，不知他雪窦一手抬一手搦。且道阿谁是斩钉截铁本分宗师？阿谁是就下平高难为作者？到这老（疑为“里”），直饶辨得去，也只是语脉上走。

#### 第十则 西堂烂却

举僧问西堂：“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师低头作应声)？”西堂云：“怕烂却那(也是草里汉)。”又问长庆：“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也不得放过)？”庆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也善东篱西篱)。”雪窦拈云：“何不与本分草料(且道作么生是本分草料)？”

师云：不堕心机意想，如何得平稳去？古人道，“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何故？问即似偷人物了，更云我去彼中，偷得甚物来，乃在这里，贼赃已露。这僧致个问端，一似如此，却将去问西堂和尚云：“有问有答，宾主历然，无问无答时如何？”堂云：“怕烂却那。”古人太煞慈悲，有时孤峰顶上垂手，有时荒草里横身。他道“怕烂却那”，奇特！不妨亲切！这僧却更去问长庆，庆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这僧分明去问，是有问有答了，更说什么如何若何，惹得长庆恁么道，又且得不辜负他来问处。雪窦拈云，“何不与本分草料”，也是骑贼马赶贼。

#### 第十一则 欽山竖拳

举欽山一日上堂，竖起拳头又开，云：“开即为掌，五指参差(打入葛藤窝窟去也)。”复握拳云：“如今为拳，必无高下(也是灵龟曳尾)，还有商量也无(合取狗口)？”一僧出众，竖起拳头(弄泥团汉，有甚么限)，山云：“你只是个无开合汉(也好与三十棒)！”雪窦拈云：“雪窦即不然(也随后打入葛藤去也)。”乃竖拳



云：“握则为拳，有高有下(掇转鼻孔)。”复开云：“开则成掌，无党无偏(争知转却了也)。且道放开为人好？把定为人好(总不好)？开也造车，握也合辙(已在鬼窟里作活计了也)；若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也是阇黎见解)，我也知你鬼窟里作活计(打云：自领出也)。”

师云：看他古人如此老婆心切，千方百计，举扬显示个一段大事，令人易见。中间也有用作示众，用作借事明物，也有悟去者。雪窦因风吹火，用力不多，乃竖起拳头云：“握则为拳，有高有下。”复开云：“开则成掌，无党无偏。且道放开为人好？把定为人好？开也造车，握也合辙。若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我也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古人为此事如是故，故如此。且道是如何？古人同条生则是一，为什么却如此不同？诸人无事试翻覆参详看，是什么道理？若是个汉，一觑便知；其或拟议，便隔千山万水，了没交涉也。

### 第十二则 睦州苕幕

举僧问睦州：“高揖释迦，不拜弥勒时如何(有恁么茆广汉)？”州云：“昨日有人问，赶出院了也(已是第二头)。”僧云：“和尚怕某甲不实(怕死禅和，如麻如粟)。”州云：“拄杖不在，苕幕柄聊与三十(拳头也得，便打)。”雪窦拈云：“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无割城之意(旁观者哂)。”

师云：且道这僧过在甚么处？岂不见石头问让和尚：“不求诸圣，不重己灵时如何？”让云：“子问太高生！何不向下问将来？”头云：“宁可永劫沉轮，不求诸圣解脱。”又僧问洞山：“文殊普贤来参时如何？”山云：“趋向水牯牛里队去。”僧云：“和尚入地狱如箭射。”山云：“全赖子力。”这僧不是寻常底禅和，却云：“怕某甲不实。”是则是，直饶浪击千寻，争奈龙王不顾。睦州道：“拄杖不在，苕幕柄聊与三十。”且道是压良为贱？莫是倚势欺人？切忌错会好。削去是非得失，情解计较，令净裸裸、赤洒洒，自然正见现前，得大自在。古人道，“合恁么时，早是错了也”。雪窦傍相一拶，甚好。拈即许你拈，会即不许你会。何故？睦州只有受壁之心，且无割城之意。往往真个道，睦州只有受壁之心，正落在雪窦继续窠窟里。战国时，秦强赵弱，而赵有连城之璧。秦王闻之，许以十五城易之。赵乃遣蔺相如送璧至秦。秦王但受其璧，竟无割城之意。相如乃以计夺还于赵也。诸人且道，什么处是睦州只有受壁之心处？且甚处是无割城之意处？也须各人着些精彩始得。

### 第十三则 枣树汉国

举枣树问僧：“近离甚处(常程)？”僧云：“汉国(也是)。”树云：“汉国天子还重佛法也无(头角生也)？”僧云：“苦哉！赖值问着某甲(触着便作屎臭气)，问着别人则祸生(似则似，只恐龙头蛇尾)。”树云：“作什么(也要问过)？”僧云：“人尚不见有，何佛法可重(已是祸门)！”树云：“阇黎受戒来多少时(可惜许，拖泥带水)？”僧云：“二十夏(忘前失后)。”树云：“大好不见有人！”便打(郎当葛藤愁杀人)。雪窦拈云：“这僧棒即吃，要且去不再来(旁不甘)。枣树令虽行，争奈无风起浪(便打云：也有风浪，洪波浩渺，白浪滔天)。”

枣树和尚，五代时，在湖南界上。刘王名俨，居广南，僭为汉国。这僧从彼中来。古人出一丛林，入一保社，全以此事为念，不似今人，只管打闾过日，遇人问着，殊不辨端倪，面赫赤地，无言可对，盖谓无蕴藉底工夫也。宗师家见僧便问便勘，看他是个汉，别机宜，辨宾主，一问便知落处。这僧，枣树见来，似有衲僧气息，便问：“近离甚么处？”僧云：“汉国。”树云：“汉国天子还重佛法



也无？”僧云：“苦哉！赖值问着某甲，问着别人则祸生也。”枣树是作家宗师，也不忙，却道：“作个甚么？”僧云：“人尚不见，有何佛法可重！”这僧担一担禅来，枣树当时若便打，免见雪窦点检。也好，老婆心切，却问：“阁黎受戒来多少时？”这懵懂汉却云：“二十夏。”枣树云：“大好不见有人！”捉他空处便打。是则是，犯手伤锋了也。云门勘僧，极是手亲眼辨，一日问僧：“你是甚处人？”僧云：“新罗人。”门云：“你将什么过海？”僧云：“草贼大败！”门云：“你为什么在我手里？”僧云：“恰是。”门云：“一任跳-兆+李跳。”又北禅问僧：“近离什处？”僧云：“资福。”北禅云：“福将何资？”僧云：“两重公案。”禅云：“为什么在我手里？”僧云：“一任和尚收取。”禅便休去。看他古人句中辨别，临时折倒，始为勘僧。只如枣树问僧：“近离甚处？”僧云：“汉国。”树云：“汉国天子还重佛法也无？”僧云：“苦哉！赖值问着某甲，若问着别人即祸生也。”树云：“作什么？”僧云：“人尚不见，有何佛法可重！”树云：“阁黎受戒来多少时？”僧云：“二十夏。”树云：“大好不见有人！”便打。所以雪窦拈云：“这僧棒虽吃了，要且去不再来。”虽然打了，这僧却不瞥地。当时莫伤锋犯手，他若省去，无你撼动处。古人有三度吃六十棒者，且道他意作么生？雪窦云：“这僧恁么唤也唤不回头来。”且道他意作么生？枣树令虽行，且道作么生是无风起浪处？具眼衲僧，试去辨别看。

#### 第十四则 赵州偷笋

**举赵州问婆子：“什么处去(撞着諀头汉)？”婆云：“偷赵州笋去(据虎头也不为分外。又云：也是本分捋虎须)！”州云：“忽遇赵州又作么生(险)？”婆便掌(好打)，州便休(莫道赵州休去，也有陷虎之机)。雪窦拈云：“好掌！更与两掌也无勘处(扶强不扶弱，党理不党亲)。”**

师云：这婆子本为尼，因会昌沙汰，更不复作尼，只是参得好。这个公案诸人无事也好着眼参详看。而今众中有一般禅和家，须待长老入室小参，方可做些子工夫，不然终日业识茫茫，游州猎县，趁温暖处去，却也趁口快说禅。殊不知，当面蹉过多少好事了也。不见岩头示众道：“若是得底人，只守闲闲地，如水上按葫芦相似，触着便转，按着便动。”赵州古佛便是恁么人。这老汉幸自无事，却为他时时有生机处，便要垂手问这婆子。婆子既知是赵州，且道，觑面为什么却道“偷赵州笋去”？州云：“忽遇赵州时如何？”婆子便掌。也是这老汉，惹得婆子与他手脚，他便休去。且道赵州是个什么道理？五祖先师拈云：“赵州休去，不知众中作么生商量？老僧也要露个消息，贵要众人共知。婆子虽行正令，一生不了；赵州被打两掌，咬断牙关。可谓婆子去国，一身轻似叶；赵州高名，千古重如山。”但凡拈古，须似这般手段，见透古人意，方可拈掇他。若不如此，便泥里洗土块。雪窦为他作得这般工夫，见得透前后，便云：“好掌！更与两掌也无勘处。”且道雪窦意在什么处？当时作得个甚么道理，勘得这婆子去？诸人照顾，切忌着掌。

#### 第十五则 保寿开堂

**举保寿开堂，三圣推出一僧(万人众前，不得不恁么)，寿便打(据令而行)。圣云：“恁么为人，非但瞎却这僧眼，亦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临济犹在)！”寿便归方丈(两个弄泥团汉)。雪窦拈云：“保寿三圣，虽发明临济正法眼藏(那里得这个消息来)，要且只解无佛处称尊(讨什么碗)。当时这僧若是个汉，才被推出，便与掀倒禅床(便打)，直饶保寿全大机用，也较三千里(你已在万里崖州)。”**

第二代保寿参前保寿，令参“父母未生已前，如何是你本来面目”，如此数年，

不能省悟。一日别保寿行脚去，寿云：“汝且住，当有证入。”令作街坊，忽于闹市中见二人相争，一人劝云：“你辈得如此无面目！”寿于言下大悟。后前保寿迁化，祝三圣云：“且令作山主，住十年始得开堂。”后三圣作请主，令开堂。开堂日，三圣推出一僧，保寿便打。且道他古人意在什么处？三圣云：“恁么为人，瞎却镇州一城人眼去在！”此处又作么生？禅和家，也须子细试去体究看。莫是保寿不会便归方丈么？是何道理？看他悟底人，爪牙迥自不同。后来僧问：“万里无片云时如何？”寿云：“青天也须吃棒。”临济迁化，三圣作院生，济云：“吾灭后，不得灭却吾正法眼藏。”圣云：“谁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济云：“忽有人问汝，作么生祇对？”三圣便喝，济云：“谁知我正法眼藏，到这瞎驴边灭却！”后僧举此语请益风穴，穴云：“密付将终，全主即灭。”复云：“只如三圣一喝又作么生？”穴云：“可谓入室之真子，不同门外之游人。”临济一宗，风穴亲承，不同小小。后来南禅师道：“百丈耳聋犹自可，三圣瞎驴愁杀人。”看他从上宗风，岂是规模闻听得来？须是桶底子脱相似，大用现前，始有如此作略。

雪窦自蜀出峡，先见北塔，一住十年，已有深证。离北塔，到大龙会中，作知客亦多时。大龙一日上堂，师出问：“语者默者不是，非语非默更非，总是、总不是拈却，大用现前，时人知有，未审大龙如何？”龙云：“子有如是见解。”师云：“这老汉瓦解冰消。”龙云：“放你三十棒。”师礼拜归众。龙却唤适来问话底僧，师便出。龙云：“老僧因什么瓦解冰消？”师云：“转见败阙。”龙作色云：“耐耐！耐耐！”师休去。雪窦后行脚到南岳，举似雅和尚。雅云：“大龙何不与本分草料？”师云：“和尚更须行脚。”后大龙小师在浙中相见，谓曰：“何不与先师烧香？”雪窦云：“昔僧问先师：‘色身败坏，如何是坚固法身？’先师云：‘山花开似锦，涧水湛如蓝。’我诵此因缘，报他恩了也。”后到洞山聪和尚处，又参大愚芝。芝嗣汾阳昭。云峰悦承嗣芝。悦与雪窦游从最久，久参临济正法眼藏宗旨。雪窦最得芝和尚提诲，所以雪窦会临济宗风。云峰悦知雪窦不嗣芝，一日与游山，特去勘他，问云：“入荒田不拣，信手拈来草。触目未尝无，临机何不道？”雪窦拈起一茎禾示之，悦不肯云：“梦也未梦见在！”雪窦云：“你不肯即休。”

雪窦知临济下宗风，所以如此拈因这缘道。保寿三圣虽发明临济正法眼藏，要且只解无佛处称尊。当时这僧若是个汉，才被推出，便与推倒禅床，直饶保寿全机大用，也较三千里。敢问诸人，只如保寿打这僧，是全机？不是全机？只如雪窦道：“这僧当时若是个汉，才被推出，便与掀倒禅床。”当时若便掀倒禅床，被保寿劈脊便棒时又作么生？到这里须是顶门具眼，方可见得他。若未能如此，也须退步体究看，是个什么道理？

## 第十六则 无业妄想

**举僧问无业国师：“如何是佛(可<sub>口</sub>煞新鲜)？”国师云：“莫妄想(苍天苍天)！”雪窦拈云：“塞却鼻孔(知他死来多少时也)。”僧又问：“如何是佛(第二重公案)？”国师云：“即心是佛(满口含霜)。”雪窦拈云：“拄却舌头(哑那)。”**

无业国师，商州上洛人。母闻空中曰：“寄居得否？”觉乃有娠。生而有光满室。出家后讲经律，并涅槃般若等论。及见马祖，祖器之，乃问：“巍巍堂堂，其中无佛。”师于是问曰：“三乘等学，某粗知其旨。常闻禅门即心是佛，实未能晓。”祖云：“即今未晓底心即是佛，更无别佛。”又问：“如何是祖师密传底心印？”祖云：“大德正闹在！且去，别时来。”师才出，祖召大德。师回首，祖云：“是什么？”师便顿悟，乃礼拜。祖云：“脚跟阿师，礼拜作什么？”云居锡云：“什么处是汾州正闹处？”后来答话，只云“莫妄想”，如此者二十年。一日院主云：“和尚休

得也未？”他即云：“院主！”主应之，他云：“这回休得也未？”直至死，亦只云“休得也未”。若道禅真个有一句，教人端的参，如问佛问祖只一般，答何故一百个，答做一百般？只这无业老汉，也大漏逗。雪窦下一句语，极有作略。“如何是佛”，他云“莫妄想”，雪窦云：“塞却鼻孔。”“如何是佛”，云“即心是佛”，雪窦云：“拄却舌头。”正当恁么时，舌头又拄却，鼻孔又塞却，还有转身吐气处也无？便打。

### 第十七则 德山作么

举僧问德山：“从上诸圣向什么处去(何不与本分草料)？”山云：“作么？作么(赚杀一船人)？”僧云：“敕点飞龙马，跛鳖出头来(已是落他纒绩了也)。”山便休去(此机最毒)。至来日，山出浴，其僧过茶与山，山抚僧背一下(且道他意作么生)，僧云：“这老汉方始瞥地(前箭犹轻后箭深)。”雪窦拈云：“然精金百炼，须要本分钳锤(错下名言)。德山既以己方人，这僧还同受屈(一状领过)。”以拄杖一画云：“适来公案且置(看雪窦有什么伎俩)，从上诸圣向什么处去(或有个掀倒禅床，又作么生)？”大众拟议，雪窦一时打趁(打云：你替大众吃)。

师云：德山寻常打风打雨，为什却不打这僧？且道这僧如何？可谓三级浪高鱼化龙，痴人犹戽夜塘水。你道这老汉肯做这般去就么？这僧却道：“敕点飞龙马，跛鳖出头来。”这里合打，且道为什么德山不打，便休去？是以杀人不用刀。这个全无伤锋犯手处，若是活汉方可见得；若不是顶门具眼底，直下卒难摸索。至来日，山出浴，其僧过茶与山，山抚僧背一下。这僧孟八郎，却道：“这老汉方始瞥地。”直饶浪击千寻，争奈龙王不顾。雪窦是作家钳锤。大凡拈古，须平将秤称斗量了，然后批判。他虽恁么拈，不许人恁么会。雪窦拈道：“精金百炼，须要本分钳锤。”只如德山前头也休去，后头也休去，未审作么生是精金百炼？德山真是恶手脚，见这僧不是受钳锤底人，所以休去。雪窦云：“德山既以己方人，这僧还同受屈。”德山如戴角大虫，何故？却以己方人，且道此意作么生？若是具眼者，必不可言句上走。雪窦以拄杖一画云“适来公案且置”，他为什么却拈放一边，却道“从上诸圣向什么处去也？”大众拟议，一时打趁。到这里合作么生商量？看诸人皮下还有血么？

### 第十八则 保福签瓜

举保福签瓜次(幸自无事)，太原孚上座到来(筑着磕着)。福云：“道得，与你瓜吃(无风起浪作什么)。”孚云：“把将来(平地上陷人)。”福度一片瓜与孚(岂是好心)，孚接得便去(递相钝滞)。雪窦拈云：“虽是死蛇，解弄也活(瞥尔承当，已没交涉)。谁是好手，试请辨看(打云：你辨不出，还我瓜来)。”

太原孚上座本是讲经僧，后因一禅客激之，遂悟心要，便云：“我从今已去，更不将父母所生鼻头扭捏也。”因游径山佛殿前立，僧问：“曾游五台么？”孚云：“曾游。”僧云：“还见文殊么？”孚云：“见。”僧云：“向什么处见？”孚云：“向径山佛殿前见。”雪峰闻此语，喜云：“作家禅客，怎生得入岭来？”后到雪峰，峰领众接至上堂。孚一觑，雪峰便下座，孚参堂去。后老宿拈云：“大小雪峰，被孚上座一觑，直得高竖降旗。”后来在雪峰会中作知客，与玄沙辈箭锋相拄，如大虫插翅相似。只如他一觑，雪峰自有个道理。这签瓜话，只是无缝罅，只是疑人。保福云：“道得与你瓜吃。”孚云：“把将来。”若是识端倪底人，见他一似两阵相交，彼此互相好手，各无伤损。不见底人，未免胡乱指注，唤作禅道，不然唤作无事，一时去念言念语，生情解，转打不着。离却此令，又作么生？古人道：“透

关一句，直下孤危，只露目前些子，教你见得便识将去，不识辄莫疑着。这个是向上人行履。”所以道，同道者方知此公案。雪窦拈得天然好，虽是死蛇，解弄也活。如今还有弄得活底么？若构得了，便许独步囊中，七穿八穴。若也未会，一任把定死蛇头。

### 第十九则 南泉示众

举南泉示众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刺孔笼里出头来）。”赵州出问：“如何是物外道（将谓胡须赤，更有赤须胡）？”泉便打（不放过也是本分）。州云：“和尚莫打某甲，向后错打人去在（今日打着一个）。”泉云：“龙蛇易辨，衲子难谩（杀人不用刀）。”雪窦拈云：“赵州如龙无角，似蛇有足（也须恁么始得）。当时不管尽法无民，直须吃棒了趁出（未免令行一半。若要尽令而行，诸公一时吃棒始得）。”

南泉、赵州，一出一入，互相唱和，缁素则有得失，着着无出身处。但去意不到处，正好急着眼看，是什么道理？南泉示众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赵州这老汉有拨转路头处，更具通方底眼，便出众问：“如何是物外道？”惹得这老汉打，僧（按：原作“僧打”，有误，今改为“打僧”，且用逗号点开）却云：“莫打某甲，已后错打人去在。”南泉把不定，随后却向伊道：“龙蛇易辨，衲子难谩。”且道他意作么生？须是通方衲子，方可见得二老汉落处。南泉一日上堂，赵州便问：“明头合？暗头合？”泉便归方丈。赵州便下堂，州云：“这老汉被我一问，直得无言可对。”堂中首座云：“莫道和尚无语，只是上座不会。”州便打首座云：“这棒合是堂头和尚吃。”看他父子一机一境，如两镜相照相似。而今人将妄想意识去测度，争得知他落处！如雪窦拈道：“赵州如龙无角，似蛇有足。当时不管尽法无民，直须吃棒了趁出。”当时即且置，只如今作么生？良久云：放过一着。

### 第二十则 马祖圆相

举僧来参马大师，师画一圆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从上爪牙）。”僧便入（却是个灵利衲子），师便打（也不得放过）。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逆水之波经几回）。”师靠却拄杖，休去（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可惜许，有头无尾）。雪窦拈云：“二俱不了（许他雪窦具眼）。和尚打某甲不得，靠却拄杖，拟议不来，劈脊便打（打云：只为靠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窦许多葛藤）。”

马祖大师见僧来参，便画一圆相云：“入也打，不入也打。”且道此意如何？这僧却是个作家，便入，祖便打。他却难容，便道：“和尚打某甲不得。”这老汉知他是本色衲僧，便恁么休去，招得雪窦点检道：“二俱不了。”只如此便下座，却较些子。末后更道：“拟议不来，劈脊便棒。”只如雪窦恁么道，已是灵龟曳尾。

### 第二十一则 兴化罚钱

举兴化问克宾维那（祸事）：“你不久为唱道之师（莫教坏人家男女）。”宾云：“不入这保社（好彩！这汉皮下有血）。”化云：“会来不入？不会不入（不免惹绊）？”宾云：“没交涉（以剑便挥）。”化便打云：“克宾维那，法战不胜，罚钱五贯，充设饘飧（据令而行，不为分外）。”至来日斋时，兴化自白椎云：“克宾维那，法战不胜，不得吃飧。”即便赶出院（也不为分外）。雪窦拈云：“克宾要承嗣兴化，罚钱出院且置（旁观者不肯），却须索取这一顿棒始得（打云：棒既吃了，作么生索）。且问诸人，棒既吃了，作么生索？雪窦要断不平之事，今夜与克宾维那雪屈。”以拄杖一时打散（刺孔笼里相扑）。

大凡临济下子孙，须明此一段大事始得。这公案须是透得净尽方见，才若拟

议，碍塞杀人。只如兴化问克宾维那：“你不久为唱道之师。”宾云：“不入这保社。”化云：“会来不入？不会不入？”宾云：“没交涉。”化便打云：“克宾维那，法战不胜，罚钱五贯设饘飧（饭）。”这汉讶郎当地也与他出钱。来日斋时，兴化自白椎云：“克宾维那，法战不胜，不得吃饭。”即便赶出。这汉讶郎当地也与他出院。若要扶竖临济正法眼藏，也须是明取这一则公案，始较些子。人多下喝，下拍生情解。我恁么说话，也是漏泄天机了也，到这里作么生会？也须是他父子相投，言气符合，方始见得他克宾维那，为他不与常人一般。才作情解，便落在世谛流布。只为透不得，堕在尘缘中，不识向上人行履处。要须是踏着向上关捩子，自然到他古人自在安乐处。所以道，“你若行时我便坐。你若坐时我便行。你若作宾，我须作主。你若作主，我须作宾。”所以互相建立，若作情解，卒摸索不着。亦似临济迁化，谓三圣道：“吾去后，不得灭吾正法眼藏。”圣云：“谁敢灭却和尚正法眼藏！”济云：“或有人问你，作么生举？”圣便喝，济云：“谁知吾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看他如此，那里有情解得失来？只如兴化向克宾维那问道，你是会来不入？不会不入？克宾道没交涉。且道他意作么生？后人情解道，当初但下一喝，或云以坐具便撼，自然不着出院。——只管议论将去，有什么交涉！后来住院开堂，承嗣兴化。盖谓他踏着向上关捩子，所谓“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受”。那里似如今人，在情想中分得分失来。不见兴化一日有同参来，才相见，化便喝，僧亦喝。化又喝，僧又喝。化拈拄杖，僧又喝。化便打云：“看这汉犹强作主宰在！”直打出法堂。侍者至晚却问：“适来这僧有甚言句触忤和尚？”化云：“他有权有实，有照有用。我将手去他面前探两币，他却不知。似这般汉不打，更待何时！”兴化一日示众云：“若是作家战将，便请单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时有旻德长老出众，礼拜起，便喝，化亦喝。德又喝，化又喝。德便礼拜归众，兴化云：“旻德今夜却较兴化二十棒。”何故？为他旻德会这一喝且不是喝。到这里，看他宗风作略手段，须是他屋里人方可会得。会得了也，只易得他药头，空些子透见。雪窦道：“克宾维那要承嗣兴化。”只这一句，便见得雪窦会得忒好。若不彻骨彻髓，深入虏庭，焉能知得这些子难处？雪窦拈得情也尽，见也除。雪窦但知只拈话便了克宾，知他得几年，为什么雪窦却道，“今夜与克宾维那雪屈”，却以拄杖一时赶散。大众，且道他毕竟作么生（险）？

## 第二十二则 长庆淘金

举僧问长庆：“众手淘金，谁是得者（无手人得）？”庆云：“有伎俩者得（已是第二头）。”僧云：“学人还得也无（孟八郎作么）？”庆云：“大远在（不妨减人光彩）。”雪窦拈代云：“这僧当时便喝（贼过后张弓）。”复云：“有伎俩者得，一手分付（减师半德）。有伎俩者不得，两手分付（方堪传受）。学人还得也无？苍天苍天（一坑埋却，便打）！”

长庆稜道者，平生参请，直是将死生着在额头上，坐破七个蒲团，岂似今日如存若忘。初参灵云，便问：“如何是佛法大意？”灵云道：“驴事未了，马事到来。”后举似雪峰，峰云：“汝岂不是苏州人？”庆云：“某甲岂不知是苏州人！”雪峰举似玄沙，沙云：“恐他因缘不在和尚处。教伊下来，某向他说。”庆到玄沙处，举前话，沙云：“你是稜道者，作么生不会？”稜云：“不知灵云与么道，意作么生？”沙云：“只是稜道者不用外觅。”稜云：“和尚作么生与么说某名，不可不识，乞和尚说道理。”沙云：“你是两浙人，我是福州人，作么生不会？”稜云：“实不会，乞和尚说破。”沙云：“我岂不是向你说也？”稜云：“某甲特地来乞和尚为说，莫与么相弄。”沙云：“你闻鼓声也无？”稜云：“某不可不识鼓声

也。”沙云：“若闻鼓声，只是你。”稜云：“不会。”沙云：“且吃粥去便上来。”稜吃粥，粥了，便上云：“乞和尚说破。”沙云：“不是吃粥了也？”稜云：“乞和尚说破。莫相弄！某甲且辞归去。”沙云：“你来时从那里路来？”稜云：“大目路来。”沙云：“你去也从大目路去，作么生说相弄！”后于雪峰，一日卷帘大悟，有颂云：“也大差，也大差，卷起帘来见天下。有人问我解何宗，拈起拂子蓦口打。”后来示众道：“撞着道伴交肩过，一生参学事毕。大凡参请，须要抵死谩生，用做一件事顿在面前，忽然似长庆恁么桶底脱去，也不妨快活，须是舍长久工夫，始得相应。”一日僧问：“羚羊未挂角时如何？”庆云：“草里汉。”“挂角后如何？”庆云：“乱叫唤。”看他得底人，自然用处七纵八横。这僧致个问头也有气息，却问长庆：“众手淘金，谁是得者？”众中谓之借事问。庆云：“有伎俩者得。”雪窦便出一只眼道：“有伎俩者不得。”这瞌睡汉更道：“某甲还得也无？”雪窦道：“苍天苍天！”且道，他意落在甚处？三日后看。

### 第二十三则 大梅无意

举僧问大梅：“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可<sub>回</sub>熟新鲜)？”梅云：“西来无意(赚杀一船人)。”僧举似盐官，官云：“一个棺木，两个死汉(是贼识贼)！”玄沙闻举云：“盐官是作家(也是火里人)。”雪窦云：“三个也得(如麻似粟，成群作队)。”

师云：虽然如是，雪窦也是普州人送贼。举僧问：“人人有个观音，如何是和尚观音？”，云云。古镜话亦然。西来无意，有底云“未见无闻”，又云“一切皆无”——若作恁么见解，一时坏了。你既道无，又用参请作什么？殊不知古人一期间答，应病与药，截断葛藤。后人只管狂狗逐块。盐官恁么道，且不是无意，通方作者，共相证明，玄沙雪窦，不言而喻。

### 第二十四则临济蒿枝

举临济示众云：“我于先师处，三度吃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贫儿思旧债)，如今更思一顿棒吃，谁为下手(打云：已吃了也)？”僧出众云：“某甲下手(莫莽广)。”济拈棒与(棒头有眼)，僧拟接，济便打(果然！何故？忠人无信)。雪窦拈云：“临济放去较危，收来太速(不得不恁么。不恁么时如何？棒下无生忍，临机不见师)。”

师云：临济在黄蘗会里三年，行业纯一，首座叹曰：“虽是后生，与众不同。”首座问：“上座在此多少时？”(云云)。黄蘗曰：“不得别处去。汝向高安滩头大愚处去”(云云)。大愚托开云：“汝师黄蘗，非干我事。”一日普请锄地，济见黄蘗拄锄而立。蘗曰：“这汉困那！”(云云)。蘗打维那，济连锄曰：“诸方火葬，我这里一时活埋。”到这里，且道与六十棒相见时如何？还知他本分作家么？临济从此一喝起来，如今向剑刃上求人，今人却换作移唤他(按：疑为“唤作移换他”)，有什么气息！临济汾山处见仰山云：“我欲向北去建立黄蘗宗旨。”仰山云：“若到彼中，有二人辅佐你，只是有头无尾。”济到河北住一小院，普化、克符先在彼中。济谓二人曰：“我欲于此建立黄蘗宗旨，汝且须成褫我。”二人珍重，便下去。次日，普化上堂问云：“和尚前日说什么？”济便打。又一日，克符上来问：“和尚打普化作什么？”济亦打。至晚小参，示众云：“有时夺人不夺境，有时夺境不夺人，有时人境俱夺，有时人境俱不夺。”克符出众便问：“如何是夺人不夺境？”济云：“煦日发生铺地锦，婴儿垂发白如丝。”“如何是夺境不夺人？”济云：“王令已行天下徧，将军塞外绝烟尘。”“如何是人境俱夺？”济云：“并汾绝信，独处一方。”“如何是人境俱不夺？”济云：“王居宝殿，野老讴歌。”符礼拜，济便打。



临济宗风，从来捋虎须，致使后代儿孙爪牙卓朔地。他一日示众云：“我于先师处，三度吃六十棒，如蒿枝子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顿棒吃，谁为下手？”须得个茆广汉，大胆出来，拟议之间，济便打。雪窦拈来，眼亲便见，云：“放去较危，收来太速。”

### 第二十五则 师祖珠藏

举师祖问南泉：“摩尼珠，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如来藏(放下着)？”泉云：“王老师与你往来者是藏(打葛藤作什么)。”雪窦云：“草里汉(有些子)。”祖云：“不往来者(两重公案)？”泉云：“亦是藏(有什么共语处)。”雪窦云：“雪上加霜(灼然)。”祖云：“如何是珠(打云：是什么)？”雪窦云：“险(着了也)！百尺竿头作伎俩，不是好手。这里着得个眼，宾主互换，便能深入虎穴(且道具什么眼，直得宾主互换？想阍黎作这般手脚不得)。或不恁么，纵饶师祖悟去，也是龙头蛇尾汉(说什么龙头蛇尾，更好与三十棒。何故？为他只恁么，不能不恁么)。”

师云：获珠吟，拥之令聚而不聚，拨之令散而不散，侧耳欲闻而不闻，瞪目观之而不见。又有者道：南泉老婆心切，古人到这无心境界，恁么道也得，不恁么道也得。识取钩头意，莫认定盘星。草里汉，雪上加霜。雪窦这两橛，且不得随语生解会。师祖问：“如何是珠？”泉召师祖，师祖应诺，泉云：“出去！”祖便悟。雪窦云：“险！”若要亲切，须着个眼看，主宾互换，临机独用，同得同证，有转变出身处始得。举清八路问罗山：“仰山插锹叉手，意旨如何？”山云：“清尚座！你还曾梦见仰山么？”

### 第二十六则 镜清问僧

举镜清问僧：“赵州吃茶去，你作么生会(明珠不合弹雀儿)？”僧便出去(似则似，是则不是)。清云：“邯郸学唐步(一手抬，一手搦)。”雪窦拈云：“这僧不是邯郸人，为什么学唐步(扶强不扶弱)？若辨得出，与你吃茶(且喜没交涉)。”

师云：邯郸乃是赵国，其人善行，宋人往学之，不成，唐捐其功(云云)。故云“邯郸学步，匍匐而归”(云云)。雪窦错会庄子意(云云)，不免将错就错。南禅师颂云：“相逢相问知来历”(云云)。雪窦大意，只拈他二人相见处。

### 第二十七则 云门法身

举僧问云门：“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天下衲僧疑着)？”门云：“向上与汝道即不难，作么生会法身(惯得其便)？”僧云：“请和尚鉴(看)。”门云：“鉴即且置，作么生会法身(第二阵施旗枪来也)？”僧云：“恁么恁么(分疏不下)。”门云：“这个是长连床上学得底，我且问你，法身还吃饭么(忒<sub>口</sub>日然无佛法身心。若是我当时，只向他道“草贼大败”，便走)？”僧无语(这汉饱吃了饭，却作这般去就)。雪窦拈云：“将成九仞之山，不进一簣之土(山僧适来也道了也)，过在什么处(打云：只是吃饭汉)？”

师云：僧问仰山：“法身还解说法也无？”仰山推枕头话(云云)。汾山闻云：“寂子用剑刃上事。”又举陈操尚书问衲僧本分事(云云)。“请和尚鉴”，这僧不妨奇特；争奈云门是作家，向虎口里横身。“恁么恁么”，更僻在闲处，便见者草贼大败。雪窦恁么拈，人道什么？

### 第二十八则 三圣金鳞

举三圣问雪峰：“透网金鳞，以何为食(担枷过状，自己也不知)？”峰云：“待汝出网来，即向汝道(钝滞杀人)。”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一任足字跳)！”峰云：“老僧住持事繁(时人尽道雪峰有陷虎之机，要且不然)。”雪窦云：“可惜放过，好与三十棒，这棒一棒也饶不得(为什么如此)，直是罕遇作家(便打：你也未是作家)。”

师云：问透网金鳞，以何为食？若是担板汉，决定向食处作活计。作家宗师，不妨奇特，待汝出网来即向汝道。且道是曾出网来？不曾出网来？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云云)，此语也毒，雪窦犹自道“未在，好与三十棒”，其意要显本分草料，向雪峰头上行。诸人若要转变自在处么？不然辜负雪峰。雪窦便打，是有过？是无过？你若辨得出，拄杖子属你。

### 第二十九则 伏牛驰书

举伏牛为马祖驰书到国师处，师问：“马祖有何言句示人(当时便喝，免见葛藤)？”牛云：“即心即佛(苍天苍天)。”国师云：“是什么话(灼然不放过)？”良久再问：“更有什么言句(好便与一喝)？”牛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漏逗不少)。”国师云：“犹较些子(也只是随邪逐恶)。”雪窦代云：“当时便喝(已是第二重公案)。”牛却问：“和尚，此间如何(也好)？”国师云：“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鎌(更是葛藤)。”雪窦云：“是什么语话(不是雪窦也不知落处)！也好与一拶(拶即不无，且道雪窦意落在什么处)。见之不取，千载难忘(打云：着)。”

师云：伏牛是马祖下八十四人之一数，与丹霞为方外知音，通儒书讲教。国师垂问伏牛，只合便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为什么先道“即心是佛”？可谓作家禅客，不辱宗风。雪窦代云：伏牛等国师问马祖有何言句，便下一喝。诸人若辨得这一喝，下面一落索一时辨得。国师道“犹较些子”，雪窦代云：“便喝。”不可道国师不是，雪窦更要向上行。前头“即心是佛”，后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伏牛却问，国师云：“三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鎌。”俱是心，雪窦代伏牛出气，不妨是作家钳锤，番覆(按：同“反复”)看，方见雪窦有工夫，得其妙处。诸人若向雪窦也好与一拶处参得彻，许汝有回互转变处。

### 第三十则 玄沙过患

举玄沙问镜清：“我不见一法，为大过患。你道不见什么法(和尚自屎不觉臭)？”清指露柱云：“莫是不见这个法(第二头承当)？”玄沙云：“浙中清水白米从你吃，佛法则未在(招他恁么道)。”雪窦云：“大小镜清，被玄沙热瞒(只这雪窦也无出身处)。我当时若见，但向他道，‘灵山授记也未到如此’(只恐你承当不下)。”

师云：镜清住越州镜湖三十年，举一宿觉乡人话。玄沙问得漏逗(云云)，镜清答得郎当。何故如此？只为伊识破来处，如排两阵，彼此相向，只对些子机锋。举《涅槃经》中，“菩萨摩訶萨不见一法过于瞋者，六根本中唯瞋最毒”，玄沙云：“不见什么法？”问得言中有响。“莫是不见(云云)？”答处早转变了也。镜清道“莫是”二字，大有淆讹；争奈镜清皮下有血，玄沙眼里有筋，二俱好手，两不相饶。此皆从上来命脉，浙江将为锻炼语。

### 第三十一则 报慈问僧

举先报慈问僧：“近离什处(也要验过)？”僧云：“卧龙(实头人难得)。”慈云：“在彼多少时(好与一拶)？”僧云：“经冬过夏(也好个坦荡汉)。”慈云：“龙



门无宿客，为什么在彼许多时(也好验过)?”僧云：“狮子窟中无异兽(两头三面)。”慈云：“汝试作狮子吼看(拈一放一)。”僧云：“若作狮子吼，即无和尚也(虽然落草，却有主宰)。”慈云：“念汝新到，且放三十棒(彼此钝滞)。”雪窦云：“奇怪！诸禅德，若平展则两不相伤(递相钝滞，有什么用处)，据令则彼此俱险(一时丧身失命)，还点捡得么(打云：险)?”

师云：此个公案，宾主相见，如排刀鎗大阵，却用特石，毕竟却不失血脉。“狮子窟中无异兽”，料掉没交涉，却有活处。云“念汝新到，且放汝三十棒”，死中得活，从头都放过。何故？合用处却不用，不用处又却活泼泼地。雪窦拈“平展则两不相伤”，龙门无宿客已是平展，且道，甚么处是险处？

### 第三十二则 船子丝纶

举船子颂云：“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有么？有么?)。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劳而无功)。”雪窦云：“这老汉劳而无功(已在言前)。或若云门道‘一句合头语，万劫系驴橛(正中这汉毒药)’，又作么生免此过(用免作什么)?”良久云：“莫道水寒鱼不食，如今钓得满船归(终是有心)。”

师云：船子和尚三颂，唯此一颂最为深妙。举洛浦龙潭答木平话，举夹山见船子话。“一波才动万波随”，山僧道“有么有么”，毕竟作么生?“夜静水寒鱼不食”(云云)，合头语，本是船子语，后来云门爱举，雪窦用作云门语。既是船子语，为什么却有合头话？雪窦见他语堕在这里，所以与他开一线道活路。

### 第三十三则 投子一言

举投子问巨荣禅客：“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诸方耳目，何用要见山僧(莫谤人好)?”僧云：“到这里不施三拜，要且不甘(见机而作)。”子云：“出家儿得恁么没碑记(和尚惯用此机)!”僧遶禅床一匝而出(将为胡须赤，更有赤须胡)。子云：“有眼无耳朵，六月火边坐(贼过后张弓)。”雪窦云：“也不得放过(作么生)。才转，便与擒住。”喝云：“是谁不甘(咄)?若跳得出，不妨是一员衲僧(你也跳不出了也)。”

师云：巨荣禅客，诸方常有问答话，收放作家，争奈投子是奇人，钩头有饵，吃着则丧身失命，可谓得逸群之用，钓得来，锤得破。有般底，呼得来，遣不去，毕竟干戈作乱。子云：“出家儿得恁么没碑记!”盖无知见，这僧也是淆讹，却不礼拜，遶禅床而出。若是别人，无奈他何。投子也不忙，云：“有眼无耳朵，六月火边坐。”这僧有无转变作用(云云)，投子末后一句盖是从上来人行履。这个唯赵州会得投子意；若是诸人，当时被投子擒住。合下什么语？

### 第三十四则 祖师六尘

举祖师云：“六尘不恶，还同正觉(眼见耳闻有什么过)。”雪窦云：“拄杖子是尘，有什么过(这老汉，又要第二杓恶水在)?过既无，应合辨主(第三头藏身露影)。所以道，粪扫堆上现丈六金身，且拈在一边(作家宗师，终不藏身露影)；赤肉团上壁立千仞，又放过一着(弄精魂汉，有什么限)；直饶八面四方，正好连架打(打云：已落第八头)。”

师云：《信心铭》(云云)，见闻觉知无障碍，声香味触常三昧。云门云：“一切处不是三昧。有声香味触体在一边，声香味触在一边，见解偏枯。”又云：“即此见闻非见闻，更无声色可呈君。”洞山云：“尘中不染丈夫儿。”云门云：“拄杖子但唤作拄杖子，一切但唤作一切。尘劳之俦为如来种，六尘只得不唧[口]留。二乘

等人如焦谷芽，不复再生。”又本仁道：“色不是色，声不是声，六尘皆然。”毕竟如何？还同正觉，智与理冥，境与神会(云云)，心如境亦如，无实亦无虚。过既无，拄杖头上须辨个主宾，不可僬僬侗侗。粪扫堆上现丈六金身，见悟本语；赤肉团上壁立千仞，是临济语。雪窦道：“此二人俱未有主在。”

### 第三十五则 本生拄杖

举本生以拄杖示众云(也是一场狼藉)：“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时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时作主宰(尖上更加尖)。且道，老僧为人在什么处(当时若与本分草料)？”时有僧出云：“不敢妄生节目(是即是，太帘纤)。”生云：“也是阇黎不分外(未是好心)。”僧云：“低低处平之有余，高高处观之不足(似恁么衲僧，一个半个则得，千个万个无处觅)。”生云：“节目上更生节目(也不放过)。”僧无语(灼然！龙头蛇尾)。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据款结案)。”雪窦云：“这僧也善能切磋，争奈弓折箭尽(也有些子)！然虽如此，且本生是作家宗师，为人在什么处(若不是作家，争解恁么道)？拈起也，天回地转，应须拱手归降(那里得这消息来)；放下也，草偃风行，必合全身远害(打云：也须吃三十棒始得)。还见本生为人处也无(拗折拄杖子，作么生为人)？”雪窦复拈起拄杖子云：“太平本是将军致，不许将军见太平(口如橛担，眼如木突。且道拄杖子在什么处？瞎汉)。”

师云：诸人且道拄杖子为人在什么处？且道拈起是？不拈起是？若是顶门上有关底汉，朕兆未萌前荐去即得；若向正令已行后作主宰，卒摸索不着。僧云“不敢妄生节目”，也是个圆陀陀底汉。“节目上更加节目”，且道是罚？是赏？僧无语，生云：“掩鼻偷香空招罪犯。”当时合下得个什么语，免得本生恁么道？看他宾主相酬，两口剑相似。雪窦道：“这僧也善能切磋，争奈弓折箭尽。”别人只拈到这里，雪窦有余才，拈起则天回地转，应须拱手归降，放下也草偃风行，必合全身远害。本生会瞻前顾后，不失血脉。本生公案，雪窦拈得也好。不见道，“太平本是将军致，不许将军见太平”。

### 第三十六则 安国伊兰

举安国问僧：“得之于心，伊兰作旃檀之树(逢强即弱)；失之于旨，甘露乃蒺藜之园(遇贱即贵)。我要个语，具得失两意(乃竖起拂子云：且道唤作拂子？不唤作拂子？)。”僧竖起拳云：“不可唤作拳头(不可唤作拳头，唤作什么？弄泥团汉)。”国云：“只为唤作拳头(也是两个无孔铁锤)。”雪窦云：“无绳自缚汉！拳头也不识(三个也得。师云：虽然如是，尽是义学沙门)。”

师云：安国承嗣雪峰。此是忠国师塔铭语云：“得之于心，伊兰作旃檀之树；失之于旨，甘露乃蒺藜之园。举正人说邪法，邪法即为正；邪人说正法，正法即为邪。”得之于心，伊兰作旃檀之树，逢强即弱。失之于旨，甘露乃蒺藜之园，遇贱即贵。我要个语，具得失两意。是时会中也有恁么人，此个下语，不失宗旨。雪窦依样画猫儿，三个一时恁么，教山僧作么生？

### 第三十七则 玄沙见虎

举玄沙与天龙入山见虎(口口力)，龙云：“前面是虎(好个消息)。”沙云：“是汝(漏逗不少)。”雪窦云：“要与人天为师，面前端的是虎(山僧也恁么，天下人恁么，用祖师作什么)。”

师云：天龙与玄沙入山，见此机缘，有什么省处。举雪峰下有孚上座见虎云：

“某甲甚怕怖。”峰云：“是你屋里事，怕作什么？”要明尽大地是沙门一只眼，坐断天下人舌头，识取这个时节。不见道，“一尘才起，大地全收。一毛头狮子，百亿毛头一时现。”莫道物为己。南阎浮提有四种重障，若人透过，不落阴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虎不是虎，物不是物。若乃情尽，无不皆是，更无是物，皆同一体作用。云门道：“尽乾坤大地无一纤毫”（云云）。若向这里见得玄沙，便乃见玄见妙，见佛见祖，见颠见狂，山是山，水是水，虎是虎，物是物，各归本位，各着平实处，也为人不得。须是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恁么不恁么，不恁么却恁么，更买草鞋行脚三十年，是有坐断，是无坐断，也未在。且道毕竟作么生？参！

佛果圓悟禅师击节上

## 佛果击节录卷下

雪窦明觉禅师拈古

佛果圓悟禅师击节

### 第三十八则 洞山三顿

举洞山初和尚到云门，门问：“近离什么处（常程途）？”山云：“查渡（实头人难得）。”门云：“夏在什么处（第二头箭锋也须着眼）？”山云：“湖南报慈（可日熟不瞒人）。”门云：“几时离彼中（三重公案）？”山云：“去年八月（只为脚不踏实地）。”门云：“放汝三顿棒（天下衲僧只知有恁么事，殊不知有不恁么事）。”山至来日，却上问讯：“昨日蒙和尚放三顿棒，不知过在什么处（果然摸打-丁+索不着）？”门云：“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商量去（可惜许）？”山于此大悟（还曾梦见也未）。雪窦拈云：“云门气宇如王（不妨孤危峭峻），拶着便冰消瓦解（草里辊）。当时若据令而行（令人常忆庞居士），子孙也未到断绝（你也替他吃棒）。”

师云：大洩真如和尚爱教人看这因缘，拈人情解。云门道：“近离什处？”山云：“查渡。”此放一顿棒。又云：“夏在什处？”山云：“湖南报慈。”此是放一顿棒。“几时离彼中来？”山云：“去年八月。”此是放一顿棒。只管情解道，分明是三顿棒，且喜没交涉。又有一般道，洞山实头，所以放他三顿棒。又有底道，当时便好一喝。——若论如何若何，更是狂见。一时不恁么，毕竟作么生？所以古人道，“承言须会宗，勿自立规矩”。雪窦要打他道：“饭袋子！江西湖南便恁么商量？”正好打！云门虽然养子方知父慈，拈他情解便会。只为云门语好，便发得悟处。有本收削去“商量”二字，只云“江西湖南便恁么去”。一悟后，便道：“我已后向十字街头卓个庵，不蓄一粒米，不种一茎菜，接待十方知识，与他拈却炙脂帽子，脱却鹞臭布衫，令教洒洒落落，个个做无事道人去。”一如临济当时去见大愚，只被大愚拈他情见，便会得彻。且道，这个是如何？古人一言一句，转凡成圣，点铁成金，所谓“粉骨碎身未足酬，一句了然超百亿”。后来僧问：“如何是佛？”便只道：“麻三斤。”看他那里是安排得来？祖师门下一觑便见，那里有许多般？千圣万圣挨拶，教人见到这里。虽然点破纲宗，要且意在未病（按：当作“嗣”。“未嗣时”指“未生之前”。下同）时。明眼汉没窠臼。所以岩头道：“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向未病时，一觑便见，廓天一路相似，灵利汉疑着处，一点便会。雪窦拈云，“云门一似霸王相似”，因什么拶着便冰消瓦解？雪窦嫌云门老婆心如此，当时真个好打。到这里，拈则许你拈，会则不许你会。若只恁么

会，又错了也。当时劈脊便打，赶出去，已放过了也。教他后来道“如何是佛？麻三斤”，前也不着村，后也不着店，天下人不奈何。或若奈何时如何？鼻孔撩天。

### 第三十九则 大慈示众

举大慈示众云：“山僧不解答话，只是识病（自病教阿谁识）。”时有僧出（须是放过），大慈便归方丈（且道这僧患什么病）。雪窦拈云：“大凡扶竖宗乘，须是辨个得失（果然）。且大慈识病不答话；时有僧出，便归方丈（膏肓之病决不可医）。雪窦识病不答话，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这一服药，医得什么病）。诸方识病不答话，有僧出，必然别有长处（不可只守他途辙去）。敢有一个动着大唐天子，只三人（打云：如麻似粟）。”

师云：杭州大慈，乃马祖下尊宿，蒲坂人，顶骨耸高，其声如钟。一日示众云：“大慈不解答话，只是识病。”且道这僧病在什么处？法眼道：“众中唤作病，在目前不识。”玄觉云：“且道，大慈识病？不识病？此僧出来，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逐日行住坐卧，不可总是病。若言不是病，出来图个什么？”大慈后来示众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说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洞山闻云：“我即不恁么。”僧云：“和尚作么生？”山云：“说取行不得底，行取说不得底。”云居云：“行时无说路，说时无行路。说不行时，合行什么路？”洛浦云：“行说俱到，即是本分事无。行说俱不到，即本分事在。”不见赵州小参示众云：“今夜答话去也。有解问者，试出来看。”时有僧出礼拜，州云：“适来抛砖引玉，却引得个墜子（按：原作“擊子”，誤，今改作“墜子”）。又资福云：“隔江见资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与三十棒，何况过江来。”只如大慈如此示众，便有僧出，大慈见不堪与语，便归方丈。古人下钩钓鯢鲸，岂与你捞虾搯蛄来。你若是个汉，才上来，却与你辨明。且道大慈意毕竟作么生？诸人试去子细参详，看时作么生？雪窦拈云：“大凡扶竖宗乘，须是辨个得失。”雪窦既如此拈，且道什么处是辨得失处？雪窦自云：“识病不答话，或有僧出，劈脊便棒。”且道此意又作么生？这个与古人齐肩并驾。往往更加出古人，方可敢拈公案。自家既参不透，向什么处见古人？向什么处下手拈掇？雪窦拈得好。且到“诸方识病不答话，有僧出，必然别有长处”，敢问诸人，且道作么生是诸方长处？诸公拈一条拄杖到处行脚，他时或被人推向曲录木床上坐，或有人出来，且作周向识病。“大唐天子只三人”这一句，乃周朴诗，雪窦穿作一串，拈大慈拈诸方。只这雪窦也有些子点胸，且道什么处是他长处？如是不肯天下人，这个老汉有衲僧拄杖子，又有金刚眼睛，也有七事随身。若是不得底人，布袋里老鸦，虽活如死。得底人如虎插翅戴角相似，自然不受人罗笼。周朴赠大沲诗云：“禅是大沲诗是朴，大唐天子只三人。”

### 第四十则 黄蘗闭门

举赵州州（按：此第二个“州”字，疑为“到”）黄蘗（两个老贼），蘗见来，便闭却方丈门（孟尝门下），州云：“救火！救火（果然不谬为朱履客）！”蘗便出擒住云：“道！道（两重公案）！”州云：“贼过后张弓（遭这汉手脚）。”雪窦拈云：“直是好笑（旁人有眼），笑须三十年（为什么如此）。忽有人问雪窦笑个什么（更问作什么）？笑贼过后张弓（打云也未放过）。”

师云：赵州到黄蘗，蘗便闭却方丈门，一似电光石火相似。若是懵懂禅和，见人才闭却门，却必无奈何。看他赵州与黄蘗，二俱作家，神通游戏，妙用自在。赵州却云：“救火！救火！”这老贼，黄蘗当时便打两掌，他也不奈何。什么处是贼过后张弓处？惹得雪窦道，“直是好笑，笑须三十年”。雪窦笑不是好心，笑中

有刀。

#### 第四十一则 镜清方便

举僧问镜清：“学人未达其源，乞师方便(放下着)。”清云：“是什么源(拶)?”僧云：“其源(着)。”清云：“若是其源，争受方便(却将恶水蓦头浇)!”雪窦云：“死水里浸却，有什么用处(作么生是活水里底)!”侍者问清：“适来是成褊伊?”清云：“无(铁弹子，好个消息)。”者云：“是不成褊伊?”清云：“无(金刚圈子，也好消息)。”者云：“和尚尊意如何?”清云：“一点水墨，两处成龙(终是打葛藤)。”雪窦云：“犹较些子(同坑无异土)。雪窦不是减镜清威光(有什么威光)，要与这僧相见(还识这僧么)。是什么源?其源。三十年后与你三十棒(打云：如今须吃)。”

师云：镜清一十七岁行脚，参见雪峰。峰问：“什么处人?”清云：“温州人。”峰云：“却与一宿觉同乡人。”清云：“且道一宿觉是什么处人?”雪峰笑乃器之。只如这僧问镜清：“学人未达其源，乞师方便。”清云：“是什么源?”僧云：“其源。”清云：“若是其源，争受方便!”且道镜清是有指示?无指示?还会他道“一点水墨，两处成龙”么?不可也教山僧和泥合水去也。一日，有僧请益次，清揖坐，僧云：“礼拜了，后有少事。”僧礼拜了，清问云：“有甚么事?”僧云：“不落四威仪，请师道。”清云：“更礼三拜。”僧至明日上问：“某甲过在什么处?”清云：“语不离窠臼，焉能出盖缠。片云生晚谷，迷却几人源。”雪窦云：“不是减镜清威光，要与这僧相见。”雪窦寻常末后爱品弄，所以道，三十年后与你三十棒。诸人无事，也试去参详看，落着处如何?

#### 第四十二则 香林衲衣

举僧问香林：“如何是衲衣下事(闍黎还曾行脚么)?”林云：“腊月火烧山(千重百匝，滴水滴冻)。”雪窦拈云：“腊月烧山，万种千般(相随来也)。翘松鹤冷(左眼半斤)，踏雪人寒(右眼八两)。达磨不会(犹较些子)，大难大难(有什么难)。”

师云：僧问：“如何是衲衣下事?”香林道：“腊月火烧山。”云门道：“腊月二十五。”看看腊月尽，香林子承父业。何故如此?只为他家有本分事在。若是灵利汉，向举处便会，多少直截。所以道，“大丈夫，秉慧剑，般若锋兮金刚焰。”又道，“譬如掷剑挥空，莫论及与不及。”若是个本色衲僧，那里取别人口头辨来。古人道，“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拔钉楔”。雪窦具眼便道：“腊月烧山，万种千般。”雪窦向藕丝孔里包含大千沙界，故云“我为法王，于法自在”。“翘松鹤冷，踏雪人寒”，恐人便向言句里作活计，转生情解，末后盖覆将来，却云“达磨不会，大难大难”。诸人还会么?且参三十年，悟去也不定。

#### 第四十三则 本仁示众

举本仁示众云：“寻常不欲向声前句后，鼓弄人家男女(也打葛藤不少)。何故?且声不是声(犹较些子)，色不是色(两重公案)。”时有僧问：“如何是声不是声(只恐跳不出)?”仁云：“唤作色得么(果然)?”僧云：“如何是色不是色?”仁云：“唤作声得么(又恁么去也)?”僧礼拜(果然)，仁云：“且道，为汝说?答汝话?若向这里辨得，许汝有个入处(什处得这一落索来)。”雪窦拈云：“本仁也甚奇怪(见什么)，要且贪观天上月(也是乱指注)。既非声前句后，且作么生入(从这里入)?”

师云：本仁高安人，嗣洞山价。大汾秀拈云：“本仁只知横千，不知竖万。如



何是声不是声？莫逐音响。如何是色不是色？莫逐青黄。且他问声前句后[按：《禅林类集》卷六、《教外别传》卷十五作“且从伊向声前句后”。“问”一作“向”]，觅个安身处，自然别有生涯。雪窦意如此。大凡垂示，不须这诘处，方钓得他这僧出来。争奈本仁是作家宗师，能据虎头收虎尾，直得壁立千仞。这僧出来，也不妨奇特。虽然如是，也须照顾始得。

#### 第四十四则 国师三唤

举国师三唤侍者(也是热发)，雪窦着语云：“点即不到(着)。”侍者三应(也是草里出头来)，雪窦着语云：“到即不点(过)。”“将为吾辜负汝，谁知汝辜负吾(这老汉作恁么去就)！”雪窦着语云：“瞒雪窦不得(也被瞒了也)。”云门道：“作么生是国师辜负侍者处(老老大大，面皮厚三寸)？会得也是无端(因什么随他脚跟转)。”雪窦云：“元来不会(咄)。”门又云：“作么生是侍者辜负国师处(承当得也未)？粉骨碎身未报得(辜恩负德作什么)。”雪窦云：“无端无端(自领出头)。”

(按)此则与下则《投子抑逼》是连在一起提唱的。

#### 第四十五则 投子抑逼

复举僧问投子：“国师三唤侍者，意指如何？”投子云：“抑逼人作么(乱叫唤)？”雪窦云：“踪跟汉(也是鬼窟里作活计)！”僧问兴化，化云：“一盲引众盲(以己方人)。”雪窦云：“端的瞎(两个也得)。”僧问玄沙，沙云：“侍者却会(烂泥里有刺)。”雪窦云：“停囚长智(捉贼)。”僧问赵州，州云：“如人暗中书字，字虽不成，文彩已彰(老贼)。”雪窦便喝(放过即不可)。僧问雪窦，雪窦便打(也是贼过后张弓)，也要诸方点捡(放你不得)，乃成颂云：“师资会遇意非轻(辊芥投针)，无事相将草里行(也是无端)。负汝负吾人莫问(天下人跳不出)，任从天下竞头争(阿喇喇，闹聒聒)。”

师云：诸人，各各自有个国师，各各自有个侍者，无事请辨看。法眼云：“且去别时来。”雪窦云：“瞒我不得。”玄觉征云：“什处是侍者会处？”僧云：“若不会，争解恁么应？”觉云：“你欠会在。”又云：“于此见得，便见玄沙。”翠岩芝云：“国师侍者总欠悟在。”而今作么生会？

#### 第四十六则 云门示众

举云门示众：“老胡生下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周行七步(白浪滔天)，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讨什么屎臭气)。’当时若见，一棒打杀与狗子吃(也是贼过张弓)，贵图天下太平(干戈竞起)。”雪窦拈云：“便与掀倒禅床(也是第二机)。”

师云：云门大师，但发一言半句，惊天动地。雪窦是他家屋里儿孙，知有恁么事。诸公，合作个什么伎俩，见得雪窦去？

#### 第四十七则 智门草鞋

举僧问智门：“如何是佛(却问着个干屎橛)？”门云：“踏破草鞋赤脚走(一等是拖泥带水)。”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元来有向上向下)？”门云：“拄杖头上挑日月(摩酰首罗)。”雪窦拈云：“千兵易得，一将难求(予不谈父德)。”

师云：雪窦拈古，着着有出身之路，纵横自在，不向死水里浸却。是他有这般手段，不顾危亡，便恁么拈弄。何故？为是他识得智门根源，所以恁么拈出，教人不要作情解。今之参学兄弟，只管去记持言句，有什么交涉！你不看这僧问

处、智门答处如何？切须子细，着些子工夫，参来参去，决定见得。

#### 第四十八则 雪峰五棒

举僧礼拜雪峰，峰打五棒（是则是，不惜眉毛太<sub>回鹘</sub>）。僧云：“某甲有什么过（这汉皮下还有血么）？”峰又打五棒（前箭虽轻，后箭深）。雪窦拈云：“雪窦不曾与人打葛藤（犹在）。前五棒，日照天临；后五棒，云腾致雨（定龙蛇、别缙素不无，雪窦拄杖子还将得来也未）。你若辨得，也好与五棒（打云：果然）。”

师云：你诸人还会么？因什么不打四棒，不打六棒？僧后参岩头，头打五掌，且道与五棒是同是别？一等是放行，不妨奇特，用得妙；如人善射，箭箭中的。“前五棒，日照天临”，万象不能逃影。“后五棒，云腾致雨”，这僧觅过，雪峰又打，且道是云？是雨？雪窦要与人抽钉拔楔。大汾秀云：“这僧脑门着地，过犯弥天，雪峰轻恕，犹自不知罪名，再犯不容，更道日照天临，云腾致雨，惑乱后学，可谓‘曾被雪霜苦，杨花落也惊’。”

#### 第四十九则 径山一点

举马大师令智藏持书上径山（书中不知有什消息），山接书，开，见一圆相（道什么），于中下一点（也把不住）。国师闻，举云：“钦师犹被马师惑（是精识精，是贼识贼）。”雪窦云：“径山被惑且置，若将呈似国师，别作个什么伎俩，免被惑去（拄杖子未折在，尽大地人总须吃棒）？有老宿云：‘当时坐却便休（也是将南作北）。’亦有道：‘但与划破（转见勿交涉）。’若与么，只是不识羞（一切人笑你）。敢谓天下老师，各具金刚眼睛，广作神通变化，还免得么（也是后无老宿）？雪窦见处，也要诸人共知（看他雪窦败阙）。只这马师当时画出，早是自惑乱了也（只如雪窦怎么分疏，还免得惑也未）。”

师云：钓鳌时下一秦<sub>回鹘</sub>。保福云：“什么处是惑处？作么生得不惑去？”五祖戒云：“两彩一赛。”又云：“三人指路拟何为？”大汾喆云：“还识马师、径山么？一点水墨，两处成龙。”国师云：“钦师犹被马师惑。”可谓千里同风。不见道，“手执夜明符，几个知天晓？”又有云：“画圆相本无事，不合下一点。不然，作禅会，唤作大圆镜智。”人人尽是狂见，不识羞！十四祖龙树尊者，于法座上隐身，现圆相，提婆云：“此是我师现圆相义。”昔日国师，有一百二十种圆相，传与耽源，源后与仰山，山烧却。源云：“般若多罗讖云：‘小小沙弥有大机’。”汾仰宗以境智，只这圆相又过如举拂子、竖指、行棒、行喝。雪窦怎么拈，可见古人意。

#### 第五十则 睦州担板

举睦州唤僧：“大德！”僧回首（两个瞎汉），州云：“担板汉（汝与他同参）！”雪窦拈云：“睦州只具一只眼（莫谤睦州好）。何故？这僧唤既回首，因什却成担板汉（正是担板）？”

师云：且道睦州落在什么处？这僧落在什么处？僧问：“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州弹指一声云：“会么？”僧云：“不会。”州云：“上来讲赞无限，良因虾蟆跳上梵天，蚯蚓蓦过东海。”有新到僧来，方礼拜，州叱之：“阇黎因何偷我常住果子？”僧云：“学人才到，和尚因何却道偷常住果子？”州云：“赃物现在。”且道，作么生是这僧担板处？直是难参！雪窦分明与你拈了也。

#### 第五十一则 巴陵示众

举巴陵示众云：“祖师道，‘不是风动，不是幡动（千戈竞起）’。既不是风幡，

向什么处着(眉毛眼睛上)?有人与祖师作主,出来与巴陵相见(者老贼寐语作么)。”雪窦道:“风动幡动(也是干戈),既是风幡,向什么处着(已在言前)?有人与巴陵作主,亦出来与雪窦相见(这老贼亦寐语)。”

师云:这个是拈古格则。师复举卢能初见五祖事,后到四会县,被猎人擒去,守网四个月,又引二上座议风幡话,印宗问云,忽然大悟。雪峰云:“大小祖师,龙头蛇尾,好与三十棒。”太原孚侍立,齧齿,峰云:“老僧与么道,合吃三十棒。”保福云:“作贼人心虚,萧何致(按:“致”一作“制”)律。”五祖戒云:“着什来由?”又云:“不合道末后语,只为个心之一字,错认光影。”

### 第五十二则 则川摘茶

举则川与庞居士摘茶次,士云:“法界不容身,师还见我么(漏逗汉!有什么难见处)?”川云:“若不是老僧,泊与庞公答话(是则是,忒煞不近人情)。”士云:“有问有答,盖是寻常(劈口便掌)。”川不管(也是不近人情),士云:“适来莫怪相借问么(好与一掌)?”川亦不管(也是不近人情),士喝云:“这无礼仪汉,待我——举似明眼人去在(引得狼来屋里痴)!”川拈茶蓝便归(赖有末后句,若无末后句,谁敢唤作则川)。雪窦云:“则川只解把定疆封,不能同生同死(雪窦也是据款结案),当时好与捋下幞头,谁敢唤作庞居士(未免旁观者哂)!”

师云:虽然只是打净洁球子,也打得好。末后为什么却不答他话?作家相见,有始有终。有者道:“泊与庞公答话,被公作乱一上。识法者惧,则川所以如此。”雪窦道:“只解把定疆封。”且莫向雪窦句下错会。你且道,则川是答他话?不答他话?若会得去,拍拍都是令。或有向你道:“作么生是则川把定疆封处?作么生对他?”虽然恁么拈,不许恁么会。殊不知,当机觑面提,觑面当机疾。

### 第五十三则 云门裂破

举僧问云门:“一言道尽时如何(道什么)?”门云:“裂破(南瞻部洲,北俱卢洲)。”雪窦弹指三下(也是随语生解)。

师云:挑囊负钵,拨草瞻风,到一方一所,见有本分正眼宗师,放下复子,便与他老汉锥札,看是如何,可住不可住。这僧致个问端,向一言道尽处问他云门。这老汉不忙,向道“裂破”。奇特云门,有如此机锋,亦要这僧不向情解上见,故如此答。后来雪窦恁么,也不是好心。

### 第五十四则 睦州钵囊

举僧问睦州:“一言道尽时如何(两重公案)?”州云:“老僧在你钵囊里(放憨作么)。”雪窦呵呵大笑(犹较些子)。

师云:睦州寻常机如掣电,有衲僧巴鼻。这僧如此问,睦州如此答,且道与云门答处是同是别?若道是别,佛法有两般;若道是同,为什么问处则一,答处两般?须是透到无疑处方见彻。修心未到无心地,万种千般逐水流。雪窦呵呵大笑,是什么道理?试辨看。

### 第五十五则 雪峰三下

举僧问雪峰:“声闻人见性,如夜见月。菩萨人见性,如昼见日。未审和尚见性如何(三段不同)?”峰打三下(斩钉截铁)。其僧复问岩头,头打三掌(同途不同辙)。雪窦云:“应病设药,且打三下(说得道理)。若据令而行,合吃多少(打云:只打一掌)?”



师云：寻常闻人说无迷无悟，只是建立无中唱有，且喜勿交涉。据实见处，昼见日，夜见月，未必为奇特。三下三掌，若唤作棒，有什么交涉！为什么只打三下？雪窦道：“据令而行，合打多少？”放过一着。

### 第五十六则 南泉出世

举南泉山下有一庵主，行僧经过，谓庵主云：“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礼拜(与别人说即得，与庵主说则祸生)？”主云：“非但南泉，直饶千佛出世，亦不能去(果然)。”泉闻，令赵州去看(也须是这老贼始得)。州见便礼拜(直得风行草偃)，主不管(没奈何)。州从西过东(鸟飞毛落，鱼行水浊)，主亦不管(雪上加霜)。州又从东过西(只得恁么)，主亦不管(三重公案)。州云：“草贼大败！”拽下帘子便行(只得恁么)。归举似南泉，泉云：“我从来疑着这汉(两个一状领过)。”雪窦拈云：“大小南泉赵州，被个担板汉勘破了也(扶强不扶弱)。”

师云：庵主虽然恁么，且只会打净洁球子。不如南泉赵州，有为人底钳锤。古人出一则语，须是头尾相覆。他一向不管，且道得个什么道理便恁么？也须是脚踏实地，到那无事处，方始恁么。赵州见便礼拜，末后云“草贼大败”，拽下帘子便行。且道勘得他么？若勘不得，南泉赵州皆古佛，间生他眼在什么处？泉云“从来疑着这汉”，恁么道是许他？是不许他？须是顶门具眼，肘后有符，方知落处。雪窦拈云“大小南泉赵州被个担板汉勘破”，你且道他作么生是担板处？试着眼看。

### 第五十七则 钦山恁么

举岩头、雪峰、钦山到德山。钦山问：“天皇也恁么道，龙潭也恁么道(浑仑吞个枣)，未审和尚作么生道(险)？”德山云：“你试举天皇、龙潭底看(拶着这屎床鬼子)。”钦山拟议(驾与青龙不解骑)，山便打(本合是德山吃)。钦山被打，归延寿堂(也则令行一半，直教气息一点也无始得)云：“是则是，打我太煞(贼过后张弓)！”岩头云：“汝恁么，他后不得道见德山来(肘臂不向外)。”雪窦云：“诸禅德，钦山致个问端，不妨奇特，争奈龙头蛇尾(知他几时向鬼窟里作活计来)。你试举天皇龙潭底看，坐具便撼(停囚长智)。大丈夫汉捋虎须也是本分(不用说道理)。他既不能，德山令行一半(果然)。令若尽行，雪峰、岩头总是涅槃堂里汉(打云：阇黎也须入涅槃堂始得)。”

师云：岩头担锄头行脚，到处只做园头。雪峰担策篱木杓行脚，到处作典座。钦山将熨斗剪刀针线行脚，到处与人做衣。到个所住处，三人互为宾主，作小参，举公案，钦山承当不得，后来却到洞山契证，法嗣洞山。举三人参德山话，钦山致个问头也好，被德山一拶，直得忘前失后。德山便打，为他未彻在，灼然是承当不得。钦山既是落节，后人已知德山大开门户，去这里胡答乱答，总被生机一拶，诸人又作么生？钦山归寮云：“是即是，打我大𢶏(音 shà, 通“煞”，甚)！”岩头云：“汝恁么，他后不得道见德山来。”雪峰、岩头欲识拽过教乘，这汉依前担板。岩头若不是蕴藉将来，争解恁么道！大凡拈公案，须是见得破公案，识得缝罅。雪窦解把定、放行，回转拈得，不妨有通变处。翠岩芝云：“钦山只顾其前，不顾其后。如今作么生与钦山出一口气？”大沲拈云：“德山门下草偃风行，大沲即不然。待问未审和尚作么生？拈棒劈脊便打。”且道德山是？沲山是？会么？横按镢钁全正令，太平寰宇斩痴顽。

### 第五十八则 玄沙问僧

举玄沙问僧：“近离什么处(也要知他来处)?”僧云：“瑞岩(这僧往往举瑞岩去也)。”沙云：“瑞岩有何言句(第二杓)?”僧云：“长唤‘主人公(还识羞么)’，自云‘喏(弄泥团汉)’，‘惺惺着，他后莫受人瞒(自瞒了也不知)’。”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特(若不别识，争辨真伪)，却云何不且在彼中(事生也)?”僧云：“瑞岩迁化了也(死而不吊)。”沙云：“如今还唤得应么(作什么)?”僧无对(打云：由在)。雪窦云：“苍天!苍天(好一坑埋却)!”

师云：且道古人三十四年唤作什么?无人识得他，却唤作弄精魂。有云“昭昭灵灵建立”，且喜勿交涉。会则途中受用，不会则世谛流布。唯有玄沙、风穴会得好。穴云：“自拈自弄有什么难!”玄沙云：“甚奇特!”既是弄精魂，为什么却有奇特?如今还唤得应么?这一句奇特，这里着得一只眼，亲见瑞岩。所以雪窦云：“苍天!苍天!”

### 第五十九则 长庆羚羊

举僧问长庆：“羚羊未挂角时如何(阍黎乱走作什么)?”庆云：“草里汉(果然)。”僧云：“挂角后如何(你还识得渠么)?”庆云：“乱叫唤(草绳自缚)。”僧云：“毕竟如何(苍天苍天)?”庆云：“驴事未了，马事到来(拈一放一)。”雪窦云：“宁可碎身如微尘，终不瞎个众生眼(错下名言)。长庆较些些子(未梦见在)。有般汉，设使羚羊未挂角，也似万里望乡关(正说着阍黎)。”

师云：长庆自悔话，后悟云：“苦哉!苦哉!疑我十五年。”后因卷帘悟道。有言云：“我有一棒到你，你也须知来处始得。”举云居“六六三十六”，赵州“九九八十一”。长庆胜如赵州、云居底。雪窦道：“宁可碎身如微尘，终不瞎个众生眼。长庆较些些子。”意在提向上事。长庆是个中人。

### 第六十则 圆明示众

举德山圆明示众云：“但有问答，只竖一指头(依样画猫儿)。寒则普天普地寒(苍天苍天)。”雪窦云：“什么处见俱胝老(瞎)?”“热则普天普地热(更添怨苦)。”雪窦云：“莫错认定盘星(也有些子)。森罗万象，彻下孤危，大地山河，通上险绝(无转身处)，什么处得一指头禅(打云：在这里)?”

师云：德山第九代圆明禅师，有时上堂举一则语，可谓惊群。一日，上堂云：“三千里外且喜勿交涉。”以拄杖一时趁下。诸公看他示众，如金如玉相似。此一则公案亦好，雪窦见便要穿圆明鼻孔，末后句，可谓得大自在。

### 第六十一则 南院诸圣

举僧问南院：“从上诸圣向什么处去(入地狱去)?”院云：“不上天堂，即入地狱(分得一半)。”僧云：“和尚作么生(好与三十棒)?”院云：“还知宝应老落处么(放过这汉)?”僧拟议，院以拂子蓦口打(向道当断不断，反招其乱)。复唤僧近前，云：“令合是汝行。”又打一拂子(却不瞒人)。雪窦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来处(莫道不知来处好)。雪窦道个瞎，且要雪上加霜(须然锦上铺花，争奈灵龟曳尾)。”

师云：还知宝应老落处么?古人向虎口里横身，为人第一机里，将金刚王宝剑斩断了也。争奈不会!当时这里着得一只眼，不妨奇特。雪窦云：令合是这僧行，争奈拂子在和尚手里。当时唤回打一拂子，随手打云：“瞎!”

### 第六十二则 雪峰相见

举雪峰示众：“望州亭与你相见了也(隔)，乌石岭与你相见了也(隔)，僧堂前与你相见了也(隔)。”保福问鹅湖：“僧堂前相见且置，望州亭、乌石岭什么处相见(也要验过)？”鹅湖骤步归方丈，保福便入僧堂(红霞穿碧海，白日遶须弥。虽然如是，也是灵龟曳尾。何不与么去)。雪窦云：“二老宿是即是，只知雪峰放行，不知雪峰把定(若是雪峰把定，雪窦也无出气处)。忽有个衲僧出，未审雪窦作么生(竿头有意)？岂不是别机宜、识休咎底汉(争奈浅水无鱼)？还有望州亭乌石岭相见底衲僧么(徒劳下钩)？”良久云：“担板禅和，如麻似粟(持钵不得，诈道不饥)。”

师云：且道雪峰垂此一钩，伫望多少事，却被无出头。所以他只得恁么道，也是丧车背后掉药袋。二人是他屋里人，相见处也不妨奇特。虽然如是，也是灵龟曳尾。或有个出来问：“雪窦作么生？”不免德山令行一半。当时雪峰会中，一时偃刀避箭。

### 第六十三则 国师净瓶

举僧问忠国师：“如何是本身卢舍那(顶上有圆光的不是)？”忠云：“与老僧过净瓶来(光现也)。”僧将净瓶至，忠云：“却安旧处着(两头三面)。”僧复问：“如何是本身卢舍那(伶俐衲子)？”忠云：“古佛过去久矣(不免打葛藤)！”云门道：“无朕迹(犹较些子)。”雪窦云：“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争得无(争奈拗折拄杖子)！还会么？云在岭头闲不彻，水流涧下大忙生(赖有末后句，若无末后句，何处有雪窦也)。”

师云：古人岂是辜负人！若咬得破，一切处都是；如人解射，箭不虚发，步步俯就为人。当时不过净瓶，合作得个什么？云门云：“无朕迹。”我爱韶阳新定机，一生与人抽钉拔楔。雪窦扶忠国师一半，直得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 第六十四则 茱萸看箭

举赵州访茱萸(两个老贼)，才上法堂，萸云：“看箭(干戈相待)！”州云：“看箭(两个无孔铁锤)！”萸云：“过(可惜许)！”州云：“中(死)！”雪窦拈云：“二俱作家，盖是茱萸、赵州(随[卷-炎+委][卷-炎+叟]作什么)。二俱不作家，箭锋不相拄(索性恁么判断)。直饶齐发齐中，也只是个射垛汉(这个垛子不堪射，是中是过？僧云：“是过。”便打)。

师云：赵州老汉行脚，到处绕闹。才到云居，居云：“老老大大，何不讨个住处？”(云云)，及到茱萸，如前问(云云)。又举探水话。雪窦拈云：“只消个二俱作家，末后太慈悲。若道知，是慈悲；不知，是毒药。何故？闻道看箭，是作家，一云过，一云中；是不作家，直饶齐发齐中，也只是个射垛汉(云云)，不妨难射。引三平见石鞏颂云：“解擘当胸箭，因何只半人。为伊途路得，所以不全身。”法灯颂云：“古有石鞏师，架弓箭而坐”(云云)。引石鞏问西堂：“你还捉得虚空么？”堂以手撮虚空一下，鞏云：“你不会捉。”堂云：“师兄作么生捉？”鞏云：“你近前来。”堂近前，鞏遂扭堂鼻孔云：“恁么捉虚空始得。”

### 第六十五则 临济赴斋

举临济与普化去施主家斋(又有两个老贼)，济云：“毛吞大海，芥纳须弥(不妨奇特)，为复是神通妙用？为复是法尔如然(更参三十年)？”化踢倒饭床(手忙脚乱作什么)，济云：“大粗生(犹有这个在)！”化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却好与一掌)？”济休去(可惜许)。至来日，又同赴一施主斋(云粗刺只云一

般)，济复问：“今日供养何如昨日(又恁么去)？”化又踢倒饭床(孟八郎汉)，济云：“大粗生(验人端的处，下口便知音)！”化云：“瞎汉！佛法说什么粗细(也须尽情始得)！”济吐舌(放过即不可)。雪窦拈云：“两个老贼，吃饭也未了(也须是正贼，验过始得)，好与三十棒(你替他吃棒)。令虽行，且那个是正贼(山僧不是)？”

师云：引普化摇铃因缘。毛吞巨海(云云)，出《维摩经》，云“住不可思议大解脱菩萨”。“为复神通”(云云)，化踢倒饭床作么生会？须是大解脱人始得。若是粘皮着骨，决不奈何；临济普化佛法，争得如今盛行！雪窦道：两个老贼吃饭也不了，且道什么处是不了处？三十棒赏罚分明，且道那个是正贼？脑后见腮，莫与往来。举三圣瞎驴话。大沲秀云：“古人忍死待来，因什么正法眼藏向这瞎驴边灭却？临济行计速速，三圣又却忽忽。由斯父子情忘，遂致后人失望。若不得流水，还应过别山。”一僧参临济，未人事，乃问：“礼拜即是？不礼拜即是？”济便喝，僧礼拜。济云：“这贼。”僧亦云：“这贼。”便出去。济云：“莫道无事好。”首座在后侍立，师回，问：“还有过也无？”座云：“有。”济云：“宾家有？主家有？”座云：“二俱有过。”济云：“过在什么处？”座便出去。济云：“莫道无事好。”南泉云：“官马相踏。”

#### 第六十六则 三角示众

举三角示众云(不免打葛藤)：“若论此事，眨上眉毛早是蹉过(瞎汉)。”麻谷出云：“蹉过即不问，如何是此事(无孔铁锤)？”角云：“蹉过(也是当机不辨)。”谷便掀倒禅床(且道明个什么边事)，角便打(箭锋相拄，犹较些子)。雪窦拈云：“两个有头无尾汉，眉毛未曾眨上(什么处是眉毛未曾眨上)，说什么此事蹉过(拈向一边，且道是蹉过？不是蹉过？)！”有僧问：“眉毛为什么不眨上(你与他同参)？”雪窦便打(自领出去)。

师云：南泉云：“道非物外，物外非道。”赵州出云：“如何是物外道？”泉便打(云云)。举三角示众云(云云)。一出一入，一挨一拶，如人把手上高山，未免旁观者哂。这里若争胜负，有得失，卒摸不着。要辨不辨底机，要会不会底事，须是顶门具眼，肘后有符，始知得此公案。非雪窦拈，其余人难为拈掇。眉毛未曾眨上，正好参究。

#### 第六十七则 岩头跨门

举岩头参德山，才跨门，便问：“是凡是圣(好个消息)？”山便喝(可惜许)，岩头便礼拜(也未是好心)。洞山闻云：“若不是巖公，大难承当(旁人具眼，争奈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岩头云：“洞山老汉，不识好恶。我当时一手抬，一手搦(也不得放过，争奈已败阙了也)。”雪窦拈云：“然则德山门下草偃风行，要且不能塞断人口(也有些子)。当时才礼拜，劈脊便打(也是贼过后张弓)，非唯剿绝洞山，亦乃把定豁老(而今争奈闍黎何)。还会么？李将军有嘉声在，不得封侯也是闲(不免说道理)。”

师云：德山岩头初相见，便以此问问他(云云)，岩头礼拜有些子諠讹。作么生会德山休去？又举托钵话(云云)，又且道这休去如何？作么生是一手抬一手搦处？他父子相投，时节若至，其理自彰。且道，雪窦要剿绝他，作么生是衲僧门下各有一坐具地，纵横自在？所以道，“我为法王，于法自在”。

#### 第六十八则 太原顾视

举太原孚上座参雪峰，才到法堂，顾视雪峰，便下看知事(好与三万六千棒)。雪窦云：“一千五百人作家宗师，被孚老一觑，便高竖降旗(也是将错就错)。”孚来日入方丈云：“昨日触悞和尚(第二回重纳败阙)。”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可惜放过)。”雪窦云：“果然(遭他雪窦点检)。”僧问云门：“作么生是触悞处？”门便打(更不消得)。雪窦云：“打得百千万个有什么用处！直须尽大地人吃棒，方可扶竖雪峰(山僧一时悚然)。且道太原孚具什么眼(猫儿屎孔眼)？”

师云：世尊拈花，迦叶微笑，“吾有正法眼藏，付与摩诃大迦叶”，盖为黄河从源头浊了，所以如此。且孚上座至，看知事，若是向上人，举着便知落处。太原孚一觑，有底道“努眼光”——古人意不在与么。若无奇特处，雪峰肯许他？寻常口似悬河，作么生便休去？不见道，“通方作者，相共证明”，又云“是贼识贼”。呈眼光一下，似则似，犹隔一重在。引去堂前，峰指日，他为什么却摆手？有般人见指日，便道光明烜赫。雪窦道：“果然雪峰不打。”僧问云门：“作么生是触悞处？”云门为什么却打这僧？因风吹火，用力不多。

### 第六十九则 云门三病

举僧请益云门玄沙三种病人话。门云：“你礼拜着。”僧礼拜起，门以拄杖便捏(合得多少麻痒趣末)，僧退后，门云：“你不是患盲(杳然患盲)？”复唤近前来，僧近前，门云：“汝不是患聋(杳然患聋)？”乃云：“还会么？”僧云：“不会。”门云：“汝不是患症(杳然患症)？”僧于此有省(也须是钻破混沌始得)。雪窦便喝云：“这盲聋瘖症汉，若不是云门，驴年去(因风吹火，用力不多)！如今有底，或拈槌竖拂，不管教近前，又不来(只者便是譚讹处)，还会么？不应，诸方还奈何得么(打云：有什么难奈何处)？若不奈何，汝这一队驴汉，又堪作个什么(也是第二机)？”以拄杖一时打趁(放过一着)。

师云：地藏云：“桂琛见有口眼耳，和尚作么生接？”沙云：“你去。”又僧问：“三种病人话，还许学人说道理也无？”沙云：“许。”僧珍重便行。举法眼云：“我闻先师举三种病人话，我便会。如今人只为言语所隔不能会。”雪窦末后道：“若不奈何，汝这一队驴汉，又堪作个什么？”殊不知，雪窦已是盲聋瘖症了也。

### 第七十则 鼓山示众

举鼓山示众：“若论此事，如一口剑(道什么)。”时有僧问：“承和尚有言，若论此事如一口剑。和尚是死尸，学人是死尸(斩)，如何是剑(是则是，无出身处)？”山云：“拖出这死尸(兼身在内)。”僧应喏，归衣钵下打迭便行(左之右之，不妨是奸人细作。剑在什么处)。山至晚问首座：“问话僧在否(若在，朝打三千，暮打八百)？”座云：“当时便去也(赖是灵利衲僧)。”山云：“好与三十棒(人人尽道贼过后张弓，争奈现成公案)。”雪窦云：“诸方老宿总道鼓山失却一只眼(往往不能坐天下人舌头)，殊不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且道赏得个什么)。虽然如此，若子细点检将来，未免一坑埋却(打云：已埋了也)。”

举鼓山九重城里圣箭话(云云)，“直下犹难会，寻言转更赊。若论佛与祖，特地隔天涯”。须知鼓山不跨石门底句。举示众云：若论此事如一口剑，僧问得奇特，此唤作弄泥团汉。且道死尸在谁边？剑在阿谁边？若这僧有权有实，有杀有活，也大譚讹，鼓山当时合打，为什么不打？去了却问首座，方打。雪窦恁么拈，且得不错会。若有得有失，雪窦一时埋却则且置，雪窦向什么处安身立命？

### 第七十一则 睦州毛端

举睦州问武陵长老：“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尘，作么生（那里得这一落索来）？”陵云：“和尚问谁（过）？”州云：“问长老（中）。”陵云：“何不领话（两重三重旧公案）？”州云：“我不领话？汝不领话（两个都卢铁面皮）？”雪窦拈云：“堕也堕也（放过即不可）！”复云：“这个葛藤，老汉好与划断。”拈拄杖云：“什么处去也（打云：也与划断了也）？”

师云：“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尘，作么生？”“和尚问谁？”——也不妨奇特，作么生摸打—丁+索他？当时若不是睦州，难奈何他！“云问长老”——且道：毕竟勘得破？勘不破？武陵毕竟辨得？辨不得？“和尚何不领话？州云：我不领话？汝不领话？”——太煞諠讹！如镜清问僧：“近离什么处？”云：“石桥”（云云）。若人透得这一重，千人万人罗笼不住。睦州辨得他，一出一入，丝来线去，一等是打葛藤，不妨奇特。“雪窦拈云：堕也堕也。”——只消个“堕也”一句。何故？师子返踪，武陵功不浪施。末后“复云：这葛藤，老汉好与划断。拈拄杖云：什么处去？”——铅刀一割。

### 第七十二则 仰山坐次

举仰山坐次，大禅佛翹一足云：“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唐土六祖亦如是，天下老和尚亦如是，某甲亦如是（这弄泥团汉，通个消息不妨奇特，只恐有头无尾）。”山下禅床，打四藤条（也须是截铁斩钉始得）。雪窦云：“藤条未到打折，因什么只与四下（言犹在耳）？须是斩钉截铁汉始得（打云：是几下）。大禅佛后到霍山，白云‘集云峰下四藤条，天下大禅佛参（少卖弄）’。”山云：“打钟着（须是与他本分草料）。”禅便走（三十六计）。雪窦云：“这汉虽是见机而变，争奈有头无尾（也是据款结案）。”

师云：当时若不见机而变，何处更有大禅佛。闍黎只管唤作什么。或有人问，甚处是有头无尾处？什么是见机而变处？你若手忙脚乱，老僧在你脚底下。举归宗下亦有大禅佛云“我悟也，我悟也。师姑元是女人做。”翹一足云：“且道是什么消息？”若不是脚踏实地，争敢轻开大口。拈仰山着力处，藤条未到折（云云）。后到霍山，至“走入来要辨主人家”——霍山若辨他，作家相见须是恁么去。“打钟着”——且道见个什么道理便走？盖伊识得主人家，所以便行。雪窦道“须是斩钉截铁汉始得”——这汉见机而变处，是有头无尾处，须是自点捡子细始得。

### 第七十三则 智门般若

举僧问智门：“如何是般若体（硬纠纠地）？”门云：“蚌含明月（通身是眼觑不破）。”僧云：“如何是般若用（烂泥相似）？”门云：“兔子怀胎（通身是口说不得）。”雪窦云：“非唯把定世界，亦乃安贴家邦（是即是，德山门下即得）。若善能参详，便请丹霞独步（作么生是丹霞独步）。”

师云：北塔因缘，欲知佛性义，当观时节因缘。据古人得个妙处，一言一句，为人不妨奇特。云门下尊宿，一句是三句。北塔既究到这里，后人只管粘皮差骨。昔日云门北斗话，并祚和尚般若体话，众中浩浩地商量。今时人或闻一句半句，不以为事。蚌含明月，乃中秋月夜，蚌含月光以生珠。盘山垂语云：“心月孤圆，光含万象。尽十方世界，只是般若光。光未发时，无佛无众生。”雪窦云：“非唯把定世界”（云云）。兔子怀胎，兔子无雄，中秋月夜吞月光而孕，从口产子。答得安贴家邦——举体露金风，钵里饭，桶里水，银碗里盛雪，珊瑚枝枝撑着月。宗师眼目须至如此。复举玄沙示众云：“十方世界不漏一丝毫。”

#### 第七十四则 乌臼参堂

举乌臼问玄、绍二上座：“近离什处(一口吞尽)？”僧云：“江西(不妨好个消息)。”臼便打(是则是，太粗生)。僧云：“久闻和尚有此机要(赖是知落处)。”臼云：“汝既不会，第二个近前来(还容得人拟议也无)。”僧拟议(果然恁么去)，臼亦打(作家宗师，就中难得)，云：“同坑无异土，参堂去！”雪窦云：“宗师眼目须至恁么(自达磨西来，唐土讨一个也难得)，如金翅擘海直取龙吞(能取譬喻)。有般汉，眼目未辨东西，拄杖不知颠倒(故是杜撰长老)，只管说照用同时，人境俱夺(便作座主见解)。”

师云：乌臼乃马祖下名望尊宿。玄、绍二公，亦是通方作者。录中有问答因缘(云云)。复举公案“便打”，过在什么处？须是情尽见除、无依倚，方见他古人全机处。玄绍二上座也识破也，便云“久闻和尚有此机要”——作么生是他机要处？“参堂去”——有什么共语处！直须是情尽，此是本分草料，难为咬嚼。他通方作者，方知落处。“汝既不会，第二个近前来。僧拟议(云云)，参堂去”——若作无语会，是错此公案，是从上提纲者格则。雪窦云“如金翅鸟擘海直取龙吞，有一般汉”(云云)，雪窦破人情见，有云“拈棒便打处，是照用同时，人境俱夺”，错会了也。

#### 第七十五则 雪峰天使

举雪峰问僧：“见说大德曾为天使来是否(和尚得恁么耳目长)？”僧云：“不敢(只管吃棒)。”峰云：“争解恁么来(果然拈起拄杖子)？”僧云：“仰慕道德，岂惮关山(已是放过了也)。”峰云：“汝犹醉在，出去(放行此令)！”僧便出(果然)，峰乃召大德，僧回首，峰云：“是什么(且道是什么)？”僧亦云：“是什么(箭锋相拄)？”峰云：“这漆桶(天下衲僧跳不出)！”僧无语(可惜许)。峰却顾谓镜清云：“好个师僧，向漆桶里折倒(杀人不眨眼汉，更卖弄好手)。”清云：“和尚岂不是据款结案(撞着个作家)？”峰云：“也是我寻常用底。忽若唤回，道‘是什么’，被他道‘这漆桶’，又作么生(夺却雪峰枪头子)？”清云：“成何道理(扶强不扶弱)？”峰云：“我恁么及伊，汝又道据款结案。他恁么及我，汝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么时节？其间何故有得有不得(雪峰拄杖子，被镜清夺了)？”清云：“不见道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药(智过于师，方堪传授)。”雪窦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气相合。知者谓粉骨碎身，此恩难报(酌然)；不知者，谓扶高抑下，临危悚人(大有人恁么会)。毒药醍醐，千载龟鉴(何止千载，尽未来际，风行草偃)。还会么？这漆桶(咄！便打：还我话头来)！”

师云：这僧作贵官来，舍缘出家行脚。峰云“汝犹醉在”——寻常雪峰为人，如金翅擘海，直取龙吞。故云尽大地撮来如米粒大，岂不是如金翅擘海直取龙吞？雪峰恁么道，且道这僧什么处是构雪峰处？复举二僧到雪峰托庵门话，彼中末后无语，却毒；这里末后有语，却伤锋犯手。是时镜清作侍者，辨得他宾主相见处。雪峰拈问镜清，一开一遮，一收一放，峰折倒他不下。岂不见道“虽是死蛇，解弄也活。”清云“成何道理”——何故？雪峰道即有分，者僧道即无分。峰云“我恁么及伊，又道据款结案。他什么及我，又道成何道理。一等是恁么时节。其间何故有得有不得。”镜清便与念呪一遍，“醍醐上味，为世所珍；遇此等人，翻成毒药”(云云)。千圣传来不堕诸数，直须独脱，一切处罗笼不得。若谓得去，天下衲僧被你一时穿却鼻孔。又赵州道，“拈一茎草作丈六金身用，将丈六金身作一茎草用”。又雪窦云，“看他父子相投。言气相合。知者谓粉骨碎身，此恩难报。不知者，谓扶高抑下，临危悚人”——出去，这漆桶！何处是抑下悚人？举龟鉴



事——末后撮作一束，教人易会。

### 第七十六则 大随普贤

举僧辞大随，随问：“什么处去(不可不知去处)？”僧云：“峨眉礼普贤去(峨眉去即便休，礼拜普贤作什么)。”随竖起拂子云：“文殊普贤总在这里(事生也)。”僧画一圆相，抛向背后(元来是屋里人)。随唤侍者，将一贴茶与这僧(钝滞杀人)。云门别云：“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幽州犹自可，最苦是新罗)。”雪窦云：“杀人刀，活人剑，具眼者辨取(也是衲僧茶饭)。”

师云：大随参六十余员善知识，在福州安禅师会下，作板头二十年(云云)。大随竖起拂子，僧画一圆相，这僧是沩仰下禅客，画圆相抛向背后——且道是奇特？不是奇特？大随唤侍者，将一贴茶与他——是赏？是罚？是肯他？是不肯他？云门别云“西天斩头截臂，这里自领出去”——举外道论义负堕即斩，若会云门意，识得大随雪窦。

### 第七十七则 云门新罗

举云门问新罗僧：“汝是什处人(既知更问作什么)？”僧云：“新罗人(实头人难得)。”门云：“将什么过海(是他始得)？”僧云：“草贼大败(犹较些子)。”门云：“为什么在我手里(第二杓来也)？”僧云：“恰是(也较些子)。”门云：“一任~~足事~~跳(可惜许)。”雪窦云：“云门老汉龙头蛇尾，放过这僧。为什么在我手里(也是停囚长智)？恰是，劈脊便打(打云：也不移一时)。”

师云：且道打他作么？若道是过，眉须堕落。这个验人。这僧也是作家，“将什么过海”，落在第二头。

### 第七十八则 北禅资福

举北禅问僧：“近离什处(与前一般)？”僧云：“黄州(不可不实头)。”禅云：“夏在什么处(更饶一路)？”僧云：“资福(有事相借问)。”禅云：“福将何资(入草也)？”僧云：“两重公案(也不得放过)。”禅云：“争奈在我手里(却似云门弟子相似)！”僧云：“在手里即收取(与新罗僧同参)。”禅便打(作家宗师，天然有在)。这僧不甘，随后趁出(尽令而行，始是本分)。雪窦云：“奇怪！宛有超师之作(也不消得，据款结案)。还知这僧么？只解贪前，不能顾后(直饶解顾前后，打了也是趁出)。若在雪窦手里，棒折也未放在(打云：未折在)。”

师云：北禅是云门弟子。“福将何资”——大凡勘辨，须是趯翻方勘得。“争奈在我手里”——所以道生擒活捉。

### 第七十九则 睦州示众

举睦州示众云：“我见百丈不识好恶(也有些子)，大众方集，以拄杖一时打下(正令当行)，复召大众，众回首(龙头蛇尾)，丈云：‘是什么(有什么共语处？是则是，忒煞不近人情)？’黄蘗和尚，大众方集，以拄杖一时打下(也是正令当行)，复召大众，众回首(两重公案)，蘗云：‘月似弯弓，少雨多风’——犹较些子(摸打-丁+索不着)。”雪窦云：“说什么犹较些子，直是未在(也是山僧曾道来)！若据雪窦众集，一时打下便休(有什么缁纁，有什么譚讹)。或有个无孔铁锤为众竭力(也未是闍黎分上事)，善能担荷(只恐承当不得)，可以笼罩古今，乾坤把断(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雪窦蓦拈拄杖云(险)：“放过一着(龙头蛇尾作什么)。”

师云：睦州嗣黄蘗。云岩在百丈二十年为侍者，后嗣药山。到药山，山问：



“百丈有何言句？”举前话，至“是什么，有什么共语处”，山云：“有此奇特事。”睦州会拈，先去头边道云“我见百丈不识好恶，大众方集，以拄杖一时打下，复召大众，众回首，丈云‘是什么？’”又拈“犹较些子”——睦州意作么生？这些子全机，提来硬纠缠地。雪窦善担荷，蓦拈拄杖云：“放过一着。”且道雪窦前头为人？后头为人？无事试定当看。

### 第八十则 玄沙圆相

举玄沙见鼓山来，作一圆相（是即是，太煞起模画样生）。山云：“人人出这个不得（撞见作家，也须分明举似）。”沙云：“情知汝向驴胎马腹中作活计（此犹是天下人摸打—丁+索不着处）。”山云：“和尚又作么生（浑无丈夫气息）？”沙云：“人人出这个不得（被他夺却枪头了也）。”山云：“和尚怎么道得，某甲怎么道为什么不得（只管吃棒）？”沙云：“我得汝不得（识什么好恶）。”雪窦拈云：“只解贪观白浪，不知失却手桡（只如雪窦又作么生。打云：人人出这个不得）。”

师云：备头陀作一圆相，直须子细参究，直是奇特，只恐你错会，“情知汝向驴胎马腹里作活计”。若透得过，方知玄沙重重慈悲，粉骨碎身，此恩难报。举玄沙“不见一法为大过患”（云云），相似“我得汝不得”，赤心片片。举外道问佛说“不定法”公案，正是这个样子，直是绝情尘意想，不拘是非得失，打得脱落洒洒地，然后可以与此相合无误。

### 第八十一则 南泉卖身

举南泉示众云：“王老师卖身去也，还有人买么（奇怪）？”一僧出众云：“某甲买（约得一个）。”泉云：“不作贵不作贱，作么生买（太煞諠讹）？”僧无语（可惜许）。卧龙代云：“和尚属某甲（收）。”禾山代云：“是何道理（不得翻款）？”赵州云：“明年与和尚作一领布衫（此语最毒）。”雪窦云：“虽然作家竞买，要且不解输机。且道南泉还肯么（直饶肯，也是阶下汉）？雪窦也拟酬个价，直令南泉进且无门，退亦无地（少卖弄）。不作贵不作贱，作么生买（看雪窦有什么伎俩）？别处容和尚不得（将为多少奇特）。”

师云：着槽厂去，客作担板汉。卧龙道“和尚属某甲”，禾山云，世间无比。赵州骤步阔脚，拳踢手搦，难为摸[扞]索，机轮转处，作者犹迷。所以古人道，向上提纲非情尘所测。雪窦道“别处容和尚不得”——输机，庆藏主犹自贬剥他。

### 第八十二则 茱萸一橛

举茱萸把一橛竹上堂（两个三个，成群作队作什么）：“还有虚空里钉得橛么（这老汉热发作什么）？”时有灵虚上座出云：“虚空是橛（已是随语生解了也）。”萸便打（好打），灵云：“莫错打某甲（犹自口喃喃）。”萸便休去（可惜许）。雪窦云：“若要此话大行，直须打了赶出（堪作什么？且道意在什么处）。”

师云：举香严上树话，举洩山有句无句话。古人踏着上头关楔子，不恁为人通个消息，是奇特处。灵云：“虚空是橛。”——虽然为众竭力，争奈祸出私门。“莫错打某甲。”——临危不变始惊群。胡钉铰见赵州，“只这缝尚不奈何”——是这般底，正好打。若明此意，千千万万人罗笼不住。

### 第八十三则 夹山生死

举夹山与定山同行语话次，定山云：“生死中无佛，则无生死（只得一边）。”夹山云：“生死中有佛，则不迷生死（也只得一边）。”互相不肯，同上大梅，相见

了，具说前事(这汉自家金刚王宝剑在什么处)。夹山问云：“未审那个亲那个疏？”梅云：“一亲一疏(作家宗师)。”夹山云：“那个亲(犹自不惺惺)？”梅云：“且去明日来(两重三重)。”夹山来日又问(云云)，梅云：“亲者不问，问者不亲(直得雨淋头)。”夹山后住院云：“我当时在大梅，失却一只眼(贫儿思旧债)。”雪窦云：“夹山毕竟不知换得一只眼(也须是八面受敌，不妨玲珑)。大梅老汉当时闻举，若以棒一时打出(且道打他作什么)，岂止划断两人葛藤，亦乃为天下宗匠(已在言前，不劳重举)。”

师云：且道大梅打他作么生？二人同论生死为大事，研究要到极则处。不见永嘉道：“不是山僧逞人我，修行恐落断常坑。”夹山明日又上来问——有多少诤讹。梅云：“亲者不问，问者不亲。”——似马前相扑，却推在夹山身上。辨龙蛇兮眼何正，擒虎兕兮机不全。

#### 第八十四则 保福羚羊

举僧问保福：“雪峰平生有何言句，得似羚羊挂角时(险)？”福云：“我不可作雪峰弟子不得(三千里外，望风启告)”雪窦云：“一千五百个布衲，保福较些子(随邪逐恶作么，直下未梦见在)。”

师云：明眼汉没窠臼，不将实法系缀人家男女，直得似羚羊挂角相似，方为得人，无声色，无踪迹，亦摸不着。——有咬猪狗底手脚，明剥剥地，所以雪窦恁么拈。

#### 第八十五则 巴陵祖意

举僧问巴陵：“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同则总同，别则总别)？”陵云：“鸡寒上树，鸭寒下水(也是说道理)。”僧问睦州：“祖意教意，是同是别(不同不别)？”州云：“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也是说道理)。”雪窦云：“问既一般，答亦相似(争奈水乳不分)。其中有利他自利，瞒人自瞒(自利利他即得，瞒人自瞒未得)若点检分明，管取解空第一(已点检了也，还有解空底么)。”

师云：举座主问白马夹山事。此个公案，须是具眼底人方解见透。巴陵、睦州，宗既不同，为什么答处皆显？英灵衲子，试请辨看。

#### 第八十六则 赵州答话

举赵州示众云：“今夜答话去也，有解问者出来(惯开饭店子，不怕大肚汉)”时有僧出，作礼(也是作家)。州云：“比来抛砖引玉，引得个墜子(若不得这老汉，争辨得他真伪)。”法眼举问觉铁嘴：“先师意作么生(这老汉出世也，为人眼在什么处)？”觉云：“如国家拜将。乃问：‘甚人去得(打葛藤去也)？’”时有人出云：“某甲去得(与这僧同参)。”云：“汝去不得(赵州再生)。”法眼云：“我会也(你道真个会，只是诈明头)。”雪窦云：“灵利汉闻举便知落处(两个俱诈明头)。虽然如此，放过觉铁嘴(若不放过，向他道什么)。大宗师语不虚发，出来必是作家，因什么抛砖引墜(若是雪窦，抛砖引得个什么)。诸禅德，要识赵州么(看雪窦分疏不下)？从前汗马无人见，只要重论盖代功(争奈杓柄在他手里)。”

师云：德山小参不答话，与赵州小参答话，是同？是别？又法眼问觉铁嘴(云云)，又法眼是会来故问，要验觉铁嘴(嘴)，举庭前柏树子话。有者错会“无庭前柏树子话”。举喻，“是什么人去得？”云：“某甲去得。”云：“汝去不得。”——更隔不得，若稍迟钝，即不是。法眼云：“我会也。”——饮气吞声。因什么引得个墜子——雪窦弄险。末后忒煞老婆心切——从前汗马无人见，只要重论盖代

功。

### 第八十七则 耽源辞师

举耽源辞国师，归省觐马祖，于地上作一圆相，展坐具礼拜(已吃三十棒了也)。祖云：“子欲作佛去(是何心行)。”源云：“某甲不解捏目(宾主俱失)。”祖云：“吾不如汝(前箭犹轻后箭深)。”雪窦云：“然猛虎不食其子，争奈来言不丰(若不是雪窦，也辨他不出)。诸人要识耽源么？只是个藏身露影汉(朝打三千，暮打八百，未为分外)。”

师云：这汉礼拜了便休，更画圆相作什么！有云建立——且喜勿交涉。“吾不如汝”——此语最毒，宁可吃剑。“某甲不解捏目”——是来言不丰。

### 第八十八则 洸仰田中

举洸山问仰山：“什处来(箭锋洸险不可挂)？”仰云：“田中来(有话在)。”洸云：“田中多少人(不问争知)？”仰插锹子，叉手而立(撞壁磕墙，好劈耳掌)。洸云：“南山大有人刈茅(左转右转)。”仰拈锹子便行(虽然见机而变，已与三十棒了也)。玄沙云：“我当时若见，便与踏倒锹子(已是第二头)。”镜清云：“不奈船何，打破戽斗(果然)。”僧问明招：“古人意在插锹处？叉手处(大有人恁么卜度)？”招唤某甲(瞌睡汉)，僧应喏(寐语作么)，招云：“还曾梦见仰山么(三生六十劫，也未梦见在)？”雪窦云：“诸方老宿咸谓插锹话奇特也，大似随邪逐恶。若据雪窦见处，仰山被洸山一问，直得无绳自缚，去死十分(也分踈不下，还有跳得出底么？也不消踏倒锹子便行)。”

师云：仰山插锹叉手，洸山当时好与劈胸一踏，养子之缘，只道得个“南山大有人刈茅”。玄沙道：“我当时若见，便与踏倒锹子。”镜清道：“不奈船何，打破戽斗。”举德山四家录，清八路事会，八面受敌。明招云：“还曾梦见仰山么？”这个为之向上转。若论战也，个个立在转处。亦不走向两头，亦不坐断两头。道得有出身处，又明得出古人意，活鱗鱗地，如虎戴角相似。雪窦一时拈却了也。仰山被洸山(云云)，还有救得仰山底么？打云：“过。”

### 第八十九则 雪峰覆船

举雪峰问僧：“近离什么处？”僧云：“覆船(可惜许)。”峰云：“生死海未渡，为什么覆船(这老汉持聋作哑作什么)？”雪窦代云：“久响雪峰，待者老汉拟议，拂袖便打(好与三十棒)。”其僧当时无语，归举似覆船，船云：“何不道渠无生死(打葛藤)？”僧再至雪峰，举此语(传言送语汉)，峰云：“此不是你语(验破了也，一场懨懨)。”僧云：“是覆船怎么道(果然)。”峰云：“我有二十棒寄与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吃，不干闍黎事(阎罗王不吞铁丸，诸鬼不怕。从自己胸襟流出，不妨奇特)。”雪窦云：“能区能别，能杀能活。若也辨得，天下横行(闹市里有一个半个，还辨得么)。”

师云：药山化主到甘贄行者(云云)，灌溪到末山(云云)——古人持聋作哑验人。雪窦云“久响雪峰”(云云)——有双关意，有擒雪峰底钳锤，又有出覆船底活路。雪峰作么生便知是覆船语？“我有二十棒”(云云)——二十棒自吃，为人底宗匠，不惜眉毛，能区能别，能杀能活。

### 第九十则 保福扶犁

举保福问长庆：“盘山道：‘光境俱亡，复是何物(面前背后)？’”洞山云：“光

境未亡，复是何物(面前背后)?’据二老宿，总未得剿绝(二老宿且置，闍黎又作么生得剿绝)。作么生道得剿绝去(毕竟由阿谁)?”庆良久(苍天苍天)，福云：“情知汝向鬼窟里作活计(这些子，天下衲僧若知，便请丹青独步)。”庆云：“你作么生(理长即就)?”福云：“两手扶犁水过膝(当时也好与一撈)。”雪窦云：“俱亡未亡总由我，保福因什么道未得剿绝?酌然能有几个(拄杖在什么处)?诸人又作么生道，免得长庆在鬼窟里(用免作什么)?柳絮随风，自西自东(泥里洗土块，尖上更加尖)。”

师云：盘山垂语(云云)，释迦老子常光一寻，诸人有多少?福云“情知你向鬼窟里作活计”——这些子不妨难会。“两手扶犁水过膝”——长庆当时也好向他道“也是鬼窟里作活计”。若参得出，亲见保福。雪窦拈云“酌然能有几个”——这里有个好处，末后着个理论。“柳絮随风，自西自东”——你且道是为诸人拈?且道是明长庆?且道是明保福?且道是明盘山?且道是明洞山?若知得落处，放行也由你，把定也由你。

### 第九十一则 大梅鬬鼠

举大梅闻鬬鼠鸟声，谓众云：“即此物非他物(自领出去)，汝善护持，吾当逝矣(自带累犹可，累他作什么)。”雪窦云：“这汉生前葬鹵，死后颠顶(也有些子)。即此物非他物，是何物(打破漆桶，与你相见)?还有分付处也无?了有般汉，不解截断大梅脚跟，只管道贪程太速(正在万里崖州)。”

师云：大梅初参大寂，问：“如何是佛?”大寂云：“即心是佛。”师即大悟。唐贞元中，居于天台山，余姚南七十里，梅子真旧隐。时盐官会下一僧，入山采拄杖，迷路，至庵所，问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时也?”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师忽一日上堂云：“来莫可抑，去莫可追。”从容间，复闻鬬鼠鸟声，师云：“即此物非他物，汝善护持，吾当逝矣。”言讫示灭。智觉禅师延寿赞曰：“师初得道，即心即佛。最后示徒，物非他物。穷万法源，彻千圣骨。真化不移，何方出没。”鬬鼠，乃生死鸟也。什么处是葬鹵处?是何物?雪窦与你提开。

### 第九十二则 赵州般若

举赵州问大慈：“般若以何为体(道什么)?”慈云：“般若以何为体(蹉过也不知)。”州呵呵大笑(天下衲僧跳不出)。至来日，州扫地次，大慈却问：“般若以何为体(穿过了也)?”州放下扫帚，呵呵大笑(天下衲僧跳不出)。雪窦云：“前来也笑，后来也笑，笑中有刀(杀得人，活得人)，大慈还识么(莫管大慈，只诸人识么)?直饶识得，未免丧身失命(闍黎性命在什么处)。”

师云：杭州大慈和尚嗣马祖。一日，赵州问：“般若以何为体?”慈云：“般若以何为体。”赵州笑大慈。——不是好心。至来日，大慈要拔本，问赵州：“般若以何为体?”州放下扫帚笑。——用揜旗夺鼓手脚，用得滑头。

### 第九十三则 德山托钵

举德山一日饭迟，自掌钵至法堂前。雪峰见云：“这老汉，钟未鸣，鼓未响，托钵向什么处去(只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山便回(且道是什么心行)。峰举似岩头(是个汉始得)，头云：“大小德山，不会末后句(一个太慈悲，一个太落草)。”山闻，令侍者唤岩头至方丈问：“你不肯老僧那(也是这两个老贼始得)?”岩头密启其意(你且道当时说什么)。山至来日上堂，与寻常不同(王三许与李八商量)。岩头到僧堂前，抚掌笑云：“且喜老汉会末后句，他后天下人不

奈何(也是火里人作伴)。虽然如是,只得三年(灵山授记未到如此)。”明招代德山云:“咄咄!没处去,没处去(只见锥头利,不见凿头方)。”雪窦云:“曾闻说个独眼龙,元来只具一只眼(过在什么处)。殊不知,德山是个无齿大虫。若不是岩头识破,争得明日与昨日不同(雪窦眼更亲)?诸人要识末后句么(雪窦错下名言)?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头出头没,还我金刚王宝剑来)。”

师云:张无尽颂:“鼓寂钟停托钵回,岩头一拶语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授记来。”德山无语最毒。举龕上座来参,问“或若心境一如底人来时如何?”(云云)。举三圣参云“不用展炊巾”(云云),“设有”(云云)。休去举公案了。岩头云“大小德山”下(云云)——当时若作雪峰,向他道什么免得岩头此语?且道是德山会不会?岩头密启其意——此语好参。明招恁么道,要免岩头话,又却遭雪窦点检。雪窦道“明招则具一只眼也明在”,何故?不合平地上起骨堆。什么处是只具一只眼处?什么处是岩头识破处?有底只管去今日明日处作活计。“诸人要会末后句么?只许老胡知,不许老胡会。”——也是灵龟曳尾。

#### 第九十四则 雪峰古镜

举雪峰一日见猕猴,乃云:“这猕猴各各佩一面古镜(这老汉平地上起骨堆作什么)。”三圣便问:“历劫无名,何以彰为古镜(已落他纒绩了也)?”峰云:“瑕生也(是两个草里汉)。”圣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犹较些子)!”峰云:“老僧住持事繁(又恁么去)。”雪窦云:“好与三十棒(过在什么处)。这棒放过也好(元来识进退),免得将错就错(也是将错就错了也)。”

师云:古镜阔一丈(云云),人人有一面古镜。圣云:“历劫无名,何以彰为古镜?”——入理深谈。峰云:“瑕生也。”——雪峰为人在什么处?看他三圣作家,云:“一千五百人善知识,话头也不识!”——他顶门具眼,用本分作略,大丈夫汉须至恁么。不入虎穴,争奈虎子?雪窦拈出来要人共知,云:“好与三十棒”,又云:“放过也好。”——且道是什么道理?

#### 第九十五则 洞山衣钵

举僧问洞山:“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为什么不得他衣钵(钝滞祖师)?”山云:“直饶道本来无一物,也未合得他衣钵(自救即得),且道什么人合得(他不曾作这般去就)?”僧下九十六转语,皆不相契(力尽神疲),末后云:“设使将来他亦不要(且道他具个什么眼)。”洞山深肯(好与三十棒)。雪窦云:“他既不受是眼,将来底必应是瞎(酌然是瞎),还见祖师衣钵么(用祖师衣钵作什么)?若于此入门,便乃两手分付(用入门作什么)。非但大庾岭头一个提不起,设使阖国人来,且款款地将去(只如闍黎,还见祖师衣钵么)。”

师云:五祖当时也是将错就错,权且分付,等他道“本来无一物”,好劈脊便打。作么生合得他衣钵?雪窦向头上道“他既不受是眼,将来底必应是瞎”。“设使将来,他亦不要”,皆下语(云云)。善取不如恶取。今时人越道奇特语,展转不是(云云)。雪窦云:“将来底必应是瞎。”山僧道:真个瞎意作么生?若向这里得脱去,相次得他衣钵也。

#### 第九十六则 投子三星

举僧问投子:“依稀似半月,髣髴若三星(也是盐铁判官)。乾坤收不得,师于何处明(自屎不觉臭)?”子云:“道什么(可惜许)?”僧云:“想师只有湛水之波,且无滔天之浪(招得他什么道)。”子云:“闲言语(洎合放过)。”雪窦云:“投

子古佛，不可道不知(杳然)。若点检将来，直是天地悬隔(只为他不用本分草料)。才问，和声便打(也是第二头)。”

师云：横铺三点，应天上之星辰；偃卧一钩，表海中之明月。举僧问龙牙：“如何是本来心？”牙云：“道者，老僧二十年也无。”举僧问大觉：“龙牙道，老僧二十年也无，意旨如何？”觉云：“罢拈三尺剑，休弄一张弓。”仁宗皇帝问大觉：“有节非干竹，三星遶月宫。一人居日下，弗与众人同。”诏阳云：“大哉大哉！”投子云“闲言语”，这语胜如行棒。雪窦云“投子是古佛”，须知有行棒底正令，为什么却道“直是天地悬隔”。宗师眼目，要处辨个缁素事，须得恁么。

### 第九十七则 洛浦伏膺

举洛浦久为临济侍者，到夹山，问：“自远趋风，乞师一接(已入他烟焰里了也)。”山云：“目前无阇黎，此间无老僧(抓钩搭打-丁+索)。”浦便喝(犹较些子)。山云：“住！住！阇黎，且莫草草忽忽。云月是同，溪山各异(闪眼便着)。截断天下人舌头即不无，争教无舌人解语(那里得这一落索来)？”浦无对(可惜龙头蛇尾)，山便打(打得不济事)。雪窦云：“这汉可悲可痛，钝滞他临济(也有些子)。他既云月是同，我亦溪山各异(争奈贼过后张弓)，说什么无舌人不解语，坐具劈口便掇(雪窦为旁人按剑)！夹山若是个知方汉，必然明窗下安排(总若便截却舌头，又作么生)。”

师云：洛浦是赵州銍城人，初参临济，济问：“近离甚处？”云：“銍城。”济云：“有事相借问得否？”云：“元安不会。”济云：“打破大唐国里，觅个不会底人难得。”兴化为侍者，乃云：“和尚恁么勘僧，如将弹弓就地上弹死雀儿，有什么用处？”济云：“你又作么生？”化云：“何不道老僧罪过。”后浦为侍者，济勘一座主：“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且道是同？是别？”主云：“明得即同，明不得即别。”浦云：“这里是什么所在，说同说别？”济休去。座主去后，济回却问：“适来是你，什么祇对？”浦便喝，济便打(云云)。传灯明，初承嗣石楼，住京口，举公案“争奈无舌人能解语”，兴化闻云：“但知作佛，愁什么众生。”有云：临济为他致见洛浦如此，殊不知神方秘诀，父子不传。自是洛浦承当处莽卤，雪窦忍俊不禁，为他临济雪屈。

### 第九十八则 香严仙陀

举僧问香严：“如何是王索仙陀婆(山僧不曾要人点茶)？”严云：“过这边来(未解应在)。”雪窦云：“钝滞杀人(也有些子)！”僧又问赵州：“王索仙陀婆时如何(应喏)？”州乃曲躬叉手(也是两重公案)。雪窦云：“索盐奉马(从古判到如今)。”

师云：此语在敲磕转处些子。如何是王索仙陀婆？且道在宾家处？在主家处？若辨得出，方具参学眼。

### 第九十九则 风穴离微

举僧问风穴：“语默涉离微，如何通不犯(斩)？”穴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鲜(隔)”。曾有僧问雪窦，雪窦对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着)？”复云：“因风吹火，别是一家(少卖弄)。”“伤鳖怒龟，必应有主(须还古人始得)”。

师云：《宝藏论》：“语默涉离微，路逢达道人，不将语默对。”意虽一般，言有巧拙。语默涉离微，穴云：“长忆江南三月里，鹧鸪啼处百花鲜。”且道是答他？不答他？若道是答他话，有什么交涉？若道信口答他去，又作么生得应机去？但

于事上觅，莫向句中求。雪窦云：“劈腹剜心又且如何？”与“趯倒茶炉”话同。复拈“因风吹火，别是一家”，风穴答话，他随后答一转语，“伤鳖恕龟，必应有主”，临济下有四宾主句，全主到来放行，却答他有全主即放行。

### 第一百则 古德沙水

举古云：“眼里着沙不得，耳里着水不得（打净洁球子）忽若有个汉，信得及，把得住，不受人瞒（虽然不是本色衲子，放过一着，只恐不恁么），佛祖言教是什么热碗鸣声（却有个奇特处）！便请高挂钵囊，拗折拄杖（也是做得去始得），管取一员无事道人（是则是，犹有这个在）”。又云：“眼里着得须弥山，耳里着得大海水（却是个作家汉），一般受人商量（和光顺物，有什么难），佛祖言教，如龙得水，似虎靠山（谩得你千个万个），却须挑起钵囊，横担拄杖（走杀阇黎），亦是一员无事道人（脚跟下已与三十棒了也）。”复云：“恁么也不得，不恁么也不得（雪窦方始寻得屋里路），然后没交涉（自知较一半）。三员无事道人中，要选一人为师（一时赶向无生国里，阇黎也不要打）。”

师云：说禅说道，是什么热碗（碗）鸣声！若恁么说话，无事禅底却有出气处。毕竟是那个不堪为师？打叠前后，教成一片，方见雪窦拈古。你若随这三个不唧口留汉，赚杀一生人去。却作么生？汝等诸人，各各讨一条活路始得。

佛果击节录卷下(终)